武侠与歷史

255

封面說明

臥佛寺臥佛

臥佛寺位於北京西山山麓之北，原爲唐代兜率寺，元代重修，改名爲「大昭孝寺」。清雍正間，復改名爲「十方普覺寺」，但一般人俱稱之爲「臥佛寺。」寺內第三殿卽「臥佛殿」。殿內供有銅佛一尊，長一丈五尺五寸，作臥狀，一臂直伸，一臂曲肱而枕。此爲當年釋迦世尊患病，於娑羅樹下向十二大弟子有所囑咐時之狀。故臥佛寺內亦植有娑羅樹。

Lip Life® LIPSTICK

ONE APPLICATION
LASTS ALL DAY

美國

麗妃唇膏

嬌艷名貴·保不脫色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武侠与歷史

第二五五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九月廿四日出版

髣髴仙踪……………散髮生 4

仙劍神龜……………文采風 13

韋皐與玉簫……………疑史樓主 20

俠盜白金龍……………羅 天 26

忠義不屈……………張 靈 33

丹心一劍……………琴 心 36

脂粉梟雄……………方達明 46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 陵 61

玉女銀鳳……………冰 鴻 68

天龍八部……………金 庸 80

狂波俠影……………岳 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武俠長篇小說

髣髴仙踪

散髮生著

第五十一回：

利害總難憑　弄假成眞　咎由自取
存亡如有定　將虛作實　事在人爲

話說俏羅刹同意與百丈同逃，並立誓不傷害百丈性命。百丈卽笑道：「高寨主果是爽快人。解除攝心法，極爲簡單。在身上佩一發光之物，光亮須在方逸淸的唸珠珠光之上，且必須耀眼生輝，則攝心法卽不能生效！」俏羅刹道：「一時何來此物？」百丈道：「此洞中明珠甚多，光白光綠者有毒，光藍光紅者卽可用。」

俏羅刹大喜道：「能避攝心法，我必能救你。」一語未畢，已遠遠聽到人聲，俏羅刹馬上站在石榻六七尺處，呆立有如木雞，可急得百丈長嘆連聲。

話說百丈剛將破除攝心法的方法及明珠指出，外面已聽到人聲，且是一女一男，想是方逸淸與毒神一同進來了。俏羅刹忙卽立開一點，裝出被攝心法所制之狀。祗急得百丈長歎連聲，仍是低聲道：「你能將她推近我身邊，也是救我之道。」僅此一語之後，又抱起那假俏羅刹，閤目低眉，不再出聲。

頃刻之間，果是方逸淸帶領毒神胡千素進來。百丈忙道：「千素兄久違了！」胡千素面露驚疑之色，道：「你果是百丈老和尙！」

方逸淸望望俏羅刹的情狀，竟也向百丈問道：「怎的你未曾用過這顆丹元？」百丈應道：「你有甚麼好東西給我！胡兄來得正好，念在舊交，希望你能幫我一件事。」

毒神眼望着方逸淸，又轉望着俏羅刹，最後才望到百丈，道：「小弟當儘力而爲。應該祝賀你力挫四凶，這一下，百丈禪師已穩坐武林第一把交椅了。不祇第一把交椅，當稱得起武林至聖了哩！」

百丈長嘆道：「兩敗俱傷！早知如此，也不宜亟亟從事了。現在，元神已傷，有意請逸淸暫時辛苦些時，暫充丹元，我體力稍復，爲她尋獲于虎登，她也可立卽復原。不想她竟推三阻四，胡兄，本門之事，你知道得最多，而且，近年又知你傳了逸淸極多功夫，十分感激。這事，還請胡兄代向逸淸說說。」

百丈可不知于虎登正是毒神胡千素急要找回之人，如讓百丈死了逃生，他當然要找于虎登，豈非又爲自己樹一大敵？剛才在外面，毒神正是與方逸淸討價還價。毒神不念那天險被方逸淸所害的舊惡，祗要方逸淸好好交出于虎登就一切不究。因爲毒神果是得到了百丈的通知前來的。而這通知是忽然在毒神的房裏發現的，也不知何人所投，毒神最初料到必是百丈或方逸淸的弟子，趁毒神外出，私自投下。

方逸淸要先見毒神，却在追問是否眞有此事。毒神既不知那投信的來歷，可使得方逸淸對百丈更有所顧慮了，以爲百丈必另有尙未使出的神通。因而，想到如要解決百丈這一生的大患，此時就必須與毒神聯手。所以，將百丈可能藏了于虎登的事，向毒神透露出來，也將

一切責任推到了百丈身上。

毒神雖是百丈的老朋友，可是，既與方逸清姘住於前，復又有于虎螯問題於後，這時可也心懷鬼胎，如百丈不諒前事，自然對自已有所仇恨；將來，爲了于虎螯，也不難鬧得須大打出手。以百丈的修爲，毒神可還不敢與他對抗哩！此時要解決百丈，似是最好的時機，但，百丈於傷重之後，又在方逸清監視之下，仍能通知自已，顯見得百丈尙未到垂死末路，必還另有一套本領，在這套本領尙未探知虛實之前，可也不宜卽便翻下臉來，以免弄巧反拙，反爲百丈所害。

想了一想，百丈不能容，方逸清也同樣不能容，這時候的唯一妙策是使百丈與方逸清衝突起來，在他們兩敗俱傷之後，自已才可檢到便宜。百丈既要自已勸勸方逸清，也就順水推舟的道：「老神仙遇了活神仙，你們本是神仙眷屬，武功無分彼此，眞氣也可失而復得，大嫂就不如順從了百丈老和尙的意旨吧！」

方逸清瞪大眼向毒神望一望，又復向俏羅剎道：「侄兒，我們的話，你不要聽！你不要聽！坐回原處去吧！」俏羅剎知道方逸清又是施的攝心法，佯裝被攝，緩緩移開脚步，到她原先坐下的地方，慢慢坐下。祗聽得毒神笑道：「你這攝心法，可眞嚇得不少人，連老夫的這條老命也險些喪了，眞是了不起，了不起！」

俏羅剎是早已留意到毒神頸上與胸上各掛有一顆稀世奇珍的夜明珠，照眼生輝，想來他是一定不畏攝心法的了。又聽得百丈道：「胡兒，你給我勸一勸逸清！」方逸清忙道：「這也用得着要別人勸說？我有苦衷，你總不見諒，眼前這顆丹元，爲甚你試也不試？」

百丈冷笑道：「明是故意爲難於我，還要說我的不是。你離開之後，她已醒轉，要我從何試起？如非我尙有一點能耐，早已喪命在她手上了。想不到借刀殺人，竟用到我這開派人身上了。」

方逸清也恍然有悟，她離開洞外已久，攝心法當已不能控制俏羅剎，俏羅剎必是一度曾經轉醒。以俏羅剎的剛强凶狠之性，動手殺掉百丈，實在意中，而百丈居然未被俏羅剎殺死，則百丈必尙有極强的自衞之力。不由得不又對百丈生了畏懼之心。忙道：「現在我將她送上

如何？」

百丈道：「我已査淸了她的內力修爲，雖是造詣頗深，却與本門的修習內則不合。」方逸淸道：「怎的不合？她練的正是玉女玄功，與我當年同出一源！」

百丈道：「同源分派，各有奇逢，她本身已有陰陽相生之道，又怎能與你當年相比？」百丈此言，原是胡亂謅出，作爲推搪之辭，不想在方逸淸聽來，却大有道理。她與俏羅刹纏鬥過多次、俏羅刹內力不竭，確非全憑玉女玄功，因此更不得不相信百丈所言是實。

方逸淸不畏俏羅刹，而對百丈能逃出俏羅刹的殺手，不得不胆戰心驚。百丈如非尙留有極高的能爲，怎能看淸俏羅刹的內力實況，而自保性命。

因此更加下了決心，不但自已不能爲他犧牲眞氣，即使是俏羅刹，也不應勉強用爲他的供應品，以免虎背上揷翅，貽自身無窮之患。即道：「既是如此，我爲你外出另找丹元。」也不待百丈答語，即向俏羅刹說：「倸兒，且到外面去休息休息！」

俏羅刹知方逸淸用的是攝心法，也正想借此機會看淸這魔窟的環境，依言即行，起立方逸淸在前，俏羅刹在後，即要走出這一石穴。百丈連聲道：「胡兄，請留住逸淸，我還有話待說。」胡千素此時也並不想百丈恢復原有武功，但心中也有方逸淸的同一恐懼，不知百丈是否留有最後的毒手。祇得敷衍道：「賢伉儷的事，惟有慢慢相勸。但不知老和尙喚我前來，有何見敎？」

百丈眼望着方逸淸帶同俏羅刹離去了，知道再喚也是無用，望着毒神胡千索長歎道：「事既如此唯請胡兄作一見證，我不負逸淸，逸淸誤我！而我想知道的是逸淸對胡兄眞情相待？抑是也如同對我一樣，僅作她習修的踏脚石，走過就忘情了？」

胡千素想不到百丈正面談到這問題上了，不免心中有愧。但這事也不容狡辯，祇得硬起頭皮道：「老和尙當時全無消息，都以爲已是西去了。逸淸逃至蠻荒，也是她必須找一歸宿。想不到她以怨報德，最後仍盜了我一樣重寶，逃回中土，我就是因此追趕前來。恩情早斷，我不過想索回寶物而已。一朝到手，即回蠻荒，請老和尙不念舊事，則我當以助你爲報！」

百丈道：「寶物？是否你的百毒眞詮？」毒神嘆道：「百毒眞詮，已傳給她十之八九，她已用不着盜了，她將我千辛萬苦，找得的一名衣鉢傳人，誘拐外出，要用來作爲她九轉還丹的丹元。豈不是要使我毒神門無後！」百丈即道：「是否即于虎盌？」毒神道：「正是！」

百丈微笑道：「原來于虎盌是你的衣鉢傳人，怪不得有如此功力！」百丈不知于虎盌的出身，而毒神已自方逸淸口中得知于虎盌可能爲百丈所藏，聽得百丈深讚其功力，更能證實方逸淸所言非謬。忙道：「于虎盌下落，老和尙有所知聞否？」百丈道：「我已微有所聞，你如能助我恢復部份眞氣，得能行動自如，我必爲你找到于虎盌。但切不能將于虎盌交給賊淫婦。」毒神大喜道：「我原是追討于虎盌而來，又豈會將于虎盌交給她。」

剛說到此處；已聽得外面一聲冷笑，並道：「好主意！好主意！不過，我方逸淸也不是隨便可聽你們支使的。話旣說明了，百丈，你我關係非淺，而我仍是爲的重振野狐禪門，即使你百年之後，仍是爲你留下大名，永垂不朽，又何必要勾通外人，自毁基業。野狐禪門今後存亡斷續，繫於我方逸淸一人身上，難道這一點你也想不通了？將于虎盌交我，使我完成最後的九轉還丹；玉液大還丹神功，即能威鎭武林，即使你殘廢終身，本門仍會將你作祖師爺看待，豈不强過你獨善其身？何況，四老鬼門人及各方高手正環伺左右，你要逃出生天，已是難上加難，何必再作太多的痴心妄想。毒神有後，與你何關？」

這段話，雖是對百丈不敬不忠，但，也不能說不是有大道理存乎其中。百丈自想，現在就取得方逸淸的眞氣，不過是療傷補氣，得有再修再煉的基礎，至於要將玉液大還丹再度修成，也勢非三五年不可，這三五年中，又豈能輕易逃出四老鬼門下的毒手？毒神見百丈面有猶疑，即道：「老和尙，我們總算多年深交，毒神門有後，必深感你的大德，你將于虎盌交給我，我們一同回到蠻荒，人不知鬼不覺，我

再爲你物色丹元，則三五年後，你仍可稱雄於天下，又何必再受制於婦人女子！」

方逸清一聲怒叱，已閃進洞來，罵道：「胡千素，你竟敢破壞本門的大計？離間本門夫婦的感情？你走不走？快快給我滾出去！」

毒神冷笑道：「來由我來，去由我去。你的這點本領，可還不能在我面前抖威風。上次被殷胥老賊所誤，險些中了你的毒手，今天，你還有何能耐在我面前施威？」

方逸清是知道毒神的厲害的，自己的玉液大還丹尚未竟全功，在武功方面，至多能與毒神打個平手，而施毒之法，尙不及毒神甚遠；攝心法也在他面前無能爲力。不過，如果毒神將百丈說動了，百丈眞將于虎螯交給了毒神，則自己的大功虧於一簣，對當前的局面可無必勝的把握了。

這時候，忽然想到俏羅刹，以俏羅刹的武功，雖不能卽勝毒神，如與自己合手，必可擊敗毒神無疑。想到卽做，一躍而出，將正安置繡房小洞裏的俏羅刹牽了出來，並道：「侄兒，毒神胡千素，惡貫滿盈，本師相助於你，先除此大害！」

俏羅刹知道這是方逸清利用攝心法要自己出手傷害毒神，勝固可喜，敗亦與她無傷。但，俏羅刹是雄心萬丈，正欲獨覇武林的人物，如能擊敗毒神，也是一大快事，何況方清逸必會從旁相助。也就裝得完全聽命一樣，與方逸清奔入百丈洞中。

這時，毒神胡千素正站在石榻前，與百丈輕言細語。百丈見到方逸清與俏羅刹一同進來，卽便開聲道：「逸清，就依你的，將這個俏羅刹給我好了，我也不用耗損你的眞氣了。」想不到毒神已向百丈進言，稱譽俏羅刹內功修爲甚是了得，得此眞元，也必不會在方逸清之下。

毒神忽向百丈獻出此計，知道方逸清對自己必不會放過，加上俏羅刹正爲她的攝心法所攝，可供其驅使，方逸清加上俏羅刹，自己就難討到好處了。所以，百丈也向方逸清改變聲口，討取俏羅刹。

俏刹羅聽到百丈忽然改變初衷，不與自己合作逃走，反而妄想奪取自己的眞元，這一氣眞非小可，本當上前卽將百丈斃了，想到眼前有毒神與方逸清兩人，如他兩人合手起來，自己是決難取勝的，卽使能逃出，也可說毫無所獲。不如且看方逸清的態度如何。

方逸清也不答百丈的話，眼望着毒神道：「你們有了商量，必有了另些歹惡主意。」卽向俏羅刹道：「侄兒，先將這毒神斃了！拔劍。」

方逸清的攝心法是僅控制其精神意志，而無損於武功的，卽使俏羅刹果眞受制，仍能使出本門最高的武功，爲方逸清效命。俏羅刹裝得完全在被攝之中一樣，卽自身上，拔出雙劍，一縱身就向毒神刺來。毒神識得貨，手無寸鐵，忙卽側身相避，而右袖飛舞，一陣淡淡的輕烟已撲向俏羅刹。

俏羅刹身懷有扁鵲先生的無畏香袋，萬毒難侵，但也佯作退步。方逸清一聲冷笑，已自後面發來一顆奪魄彈，解去了毒神的毒烟。毒神竟哈哈大笑道：「班門弄斧，你且儘量使來。」可是，俏羅刹的風雲劍法使了開來，聲挾風雷，威勢正是驚人。毒神手無寸鐵，憑袖風難於遮擋，順手將榻邊的假俏羅刹提了起來，硬擋俏羅刹的來招。

這假俏羅刹身無寸縷，外面的長袍已爲百丈穿上了，伏在石榻上時，尙不大碍，被毒神提起揮舞，使這尙是黃花閨女的俏羅刹也羞得滿面通紅，而且劍鋒也不敢直落了。在毒神之意，這假毒神是方逸清的弟子，她必會有投鼠忌器之心。不料方逸清竟向俏羅刹道：「侄兒放手劈去！」明是要俏羅刹不必顧慮這已屬氣如游絲，動彈不得的弟子了。

俏羅刹心想：「好狠毒的師父！」劍去輕盈，從斜刺裏取毒神，而將自己一部份要害暴露在毒神手指所及之處，毒神是一流宗主，豈會放過這機會，一面大笑，一面手指輕揮，已指近了俏羅刹左肩以下的幾處大穴，方逸清看得情急，三顆毒彈，已向毒神急射而來，毒神將假俏羅刹迎住那三顆毒彈，手指已點到俏羅刹的秉風、天宗兩穴，方逸清要搶上相救，也已來不及了。

想不到俏羅刹柳腰輕擺，左劍後斜，借在分厘之間，毒神的兩提

手指已差點被削到，逼得不能不立即收手。這一招，可使毒神與百丈都大感意外。獨有方逸清忽然想起，這正是俏羅剎新學到的忘形功裏的招式。即想到如此天資，即學即用，且用得恰到好處，將她留在人間，終於是本人的大患。口裏却大聲讚了一個「好」字，並道：「用不着顧慮，從速將毒神除掉。」

這時，方逸清的三顆毒彈已彈中在假俏羅剎身上，雖未立即死亡，也總難逃時刻了。俏羅剎看到她的身軀立即由白轉紅，由紅轉紫，毒神也忽然一甩手，將假俏羅俏遙遙拋擊方逸清，方逸清並不接住，身軀畧畧移開，讓假俏羅剎叭嗒一聲，落在地上，當然已絕無活命了。方逸清望也不望一眼，只催俏羅剎用力進攻。

俏羅剎雖以狠毒聞名，却對自己的弟子，如非違命，總是愛護有加，對方逸清就是更加上怒加怒，惱上加惱了。手上果已對毒神加緊出擊，毒神對俏羅剎的能為已有了戒心，却笑向百丈道：「老和尚，看到沒有？小弟之言是不錯的吧！」

百丈即向方逸清道：「逸清，速着這女娃住手，就將她交給我作丹元好了。胡兄總算是多年老友，就讓他回去吧！不要自傷和氣。」方逸冷笑道：「留下毒神，終非本門之福，且讓我侄兒試一試身手，你也可知道幾十年來，武林中也作育了不少後輩的。」

百丈無可奈何，望着俏羅剎與毒神作殊死之鬥。毒神的武功，已是一流之上，而俏羅剎手有雙劍，竟已穩佔上風，不過，要想將毒神傷害，仍非十招八招可致。毒神也看到了這塲面對自己始終不利，却向百丈道：「老和尚，小弟對你已無能為力了。但，我仍可為你清理門戶，你還是將于虎龕交給我吧！」

百丈也想到自己此時唯一的生望繫於于虎龕，說穿了這秘密，自己也無生路了。即道：「于虎龕實是為四老鬼所藏，我不過知其所藏之地而已，如假我以天年，我必能將于虎龕找到。」方逸清即冷笑道：「到此地步，仍是如此自私。」

方逸清與毒神，都是曾經聽到百拜童子親口說出知道于虎龕下落的，早已相信于虎龕為四高人所藏，但自百丈出現，方逸清在百丈口中，又隱約似像于虎龕係為百丈所救出，這話，也告訴了毒神，作為離間毒神與百丈的本張。現在，百丈又推說于虎龕是為四高人所藏，前言不對後語，當然不能使毒神與方逸清入信。

毒神即道：「老和尚，一世英名，毀於自己門下，傳將開去，也是遺臭萬年。何不好好交結一個託孤的朋友，我毒神必盡全力，為你清除門戶。將來使于虎龕率我二人為師，合毒神門與野狐禪門為一，也不枉你一生心血。」

毒神的這幾句話，眞使百丈有些感動了。眼見得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舊情婦，對自己已全無情義可言，這半生不死的殘命，也終必送在她手上，如能答應毒神，也還是為自己留下英名於身後的上好辦法。當然這已是最後的絕命打算了。想到會與俏羅剎共商逃出洞的事，果眞能與俏羅剎逃了出去，自己仍可再修再煉，也不難恢復元神，再修玉液大還丹，報盡今日之仇。這當然是上上之策。不過，看到俏羅剎為方逸清所攝，有方逸清在塲，俏羅剎即不能恢復神志，此計就永無實行的可能。

思之再三，最好是毒神能捨棄俏羅剎而攻擊方逸清，祇要他們離洞些時，俏羅剎有極短的時間恢復神志，她就可摘壁上的明珠，懸在身上，方逸清就不能將她再攝服了，看俏羅剎的能為，不一定就在方逸清之下，這是由她現在與毒神狠鬥的招式中可以看到的。祇可惜一時難於想到使毒神直取方逸清的方法。

俏羅剎越鬥越勇，毒神有些招架遲緩之狀。不斷使出的毒物，又必為方逸清所尅制。毒神激得大怒大罵。百丈即乘機道：「胡兄頃間所言有理，但，賊淫婦在塲，我有話也不便奉告，你現在與一個並非自主之人，浪費精神，正是讓一旁的漁人得利。何不擒賊擒王，一舉兩便？」

這是百丈明明提醒毒神先取方逸清了。方逸清冷笑連聲道：「本想念及昔日之情，留下你這條狗命，你却要借毒神來傷害於我，這可怪不得我了！」一擺身，已進身到離石榻不及五尺之處，向百丈怒目而視，百丈以為她就要出手傷害自己了，這時的百丈，坐在石榻之上

方逸淸被百丈抓住，加白狐狸幫忙，方逸淸竟無法逃開，百丈咬住她的鼻子吮吸。

，根本不能移動，剩下一雙手，也是僵僵硬硬，不大靈活，眞氣早經耗盡，僅自假俏羅刹身上獲得的一點眞氣，用來保全殘喘，已屬不够，如果拚此還手，不僅不是方逸淸之敵，且可使自己立時氣絕身亡。

祇得忙叫道：「胡兄，且將賊淫婦擋一擋！」

毒神胡千素，也想到了百丈所云擒賊擒王的至理，立即閃開俏羅刹一招，滑到了石榻之前，其實他們的言語，俏羅刹無一句不是聽得淸淸楚楚，讓毒神與方逸淸動起手來，正是求之不得，所以，毒神之能够閃開，也是全由俏羅刹故意將招式用偏，放開胡千素的出路。而俏羅刹此時對胡千素所用招式，有的是本門風雲劍法，有的是難於辨解的忘形功，這一招之失，連方逸淸也看不出是故意讓開，竟連聲催道：「侄兒，加勁攻上，不要放鬆！」

俏羅刹也裝着仍然受攝，故意擺開招式，動作遲緩，像是即要發出最厲害的一招。

毒神搶到石榻之前，大袖揮動，直撲方逸淸。方逸淸對毒神，硬拚硬，確還不敢托大，幸而有俏羅刹在後，自已擋住他三兩招，待俏羅俏蓄勢運氣之後；毒神就難逃她的殺手了。

毒神的想法却又不同，明知俏羅刹是被方逸淸所攝，才會聽了方逸淸指揮，如

果將方逸清逼開，俏羅逸就會醒轉，那時候，告知她防護攝心法之法，毒神與俏羅剎並無宿怨，則必能雙雙合手，反敵為友，共制方逸清。因之，雙袖急進，使的全是劇毒大招。

方逸清並非弱者，招式稜厲，也不遜於毒神，毒神深恐俏羅剎自後殖上，機不可失，雙袖一收之間，長袍已經卸下，迅即一揮，已使出了他的成名絕活：「丟盔卸甲。」

方逸清知道厲害，豈敢硬接：一記「流水含蘋」，倒退兩步；躲過了毒神的正鋒，左手渾出了母魄渾，右手發出了子午蛾，這子午蛾，是由特別劇毒浸入極小的鐵菱角上，中者卻無可治。不過，對方是毒神，這些毒物是不能中傷的，方逸清也不過是借此將毒神阻上一阻，以便俏羅剎自後攻了上來。

可是，俏羅剎仍是在那裏裝腔作勢，並未移動一步；方逸清再催道：「侄兒快上！」俏羅剎未上，毒神反而向方逸清追上了。手上的這件長袍，不僅風聲旋動，威力逼人，就是所含毒氣，方逸清也不能不特別小心抗拒。自己既不敢硬接，唯有再退。這洞內面積不大，方逸清卻不退出洞外，而是繞壁而行。

方逸清轉得快，毒神也追得快，直到毒神將方逸清追動了，俏羅逸才自後追來，而速度又卻與毒神一樣，總保持有一點距離，傷不了毒神毫髮，為了俏羅剎自後追來，毒神對方逸就追得更快。方逸清躲招還招之時，仍不斷喚「侄兒快追！」

三個人的車輪式追逐，為毒神所不願，也為百丈所不願。每次經過石榻邊緣時，百丈雙眼老注在方逸清身上。俏羅剎記起百丈說過，能將方逸清推倒在他身邊，他自有制住方逸清的能力，讓百丈纏住方逸清，自己一人可也不易將毒神置於死地。想到現在，百丈與毒神都與方逸清翻臉了，自己也不必一定要假裝彼織，堂堂皇皇，聯甲則乙敗，聯乙則甲敗，倒不如給方逸清與毒神來個晴天霹靂，讓他們在驚駭中自擇生死！

就當毒神正將方逸清追得還招已有不支之處；俏羅剎忽柔聲道：「你想生，還是想死？」俏羅剎此言一出，其餘三人，都是一怔。方逸清忙高聲道：「侄兒，不要三心二意，快追上毒神下手！」俏羅剎一聲輕笑，道：「老和尚，我們先商量的話，還算不算數？」

百丈見俏羅剎忽然清醒，心中大喜，忙道：「算數！算數！一定！一定！」毒神道：「老和尚，你們早有商量？還將我當不當朋友？」

百丈又道：「老朋友！老朋友！」這時，三人正又轉到將近百丈的石榻了，俏羅剎原是在最後，陡的一斜身，反而越過了毒神而近了方逸清，就在這一轉之際，手起霹靂掌的「一螺點翠」，朝方逸清身側一擊，方逸清正被後面毒神的長袍將近追到，又為俏羅剎的忽然清醒而大感惶惑之際，雖然對俏羅剎的這一掌來得太突兀與迅速，仍然身向石榻一閃，將俏羅剎的掌風閃過了，可不想俏羅剎的這一掌，不過是要先逼方逸清退近石榻，招後更有狠招相繼而來。

這是一招「綠浪搖川」，掌力直而揚，方逸清雖發出龍黎掌硬接，可不知此時的俏羅剎，得于虎饕真氣於前，習萬線娘忘形功於後，這一掌之力，已與方逸清平時功力相等了，而方逸清此時仍須用一份力量阻住毒神袍風，則對俏羅剎的後掌就不能相稱了，一聲清脆的掌風互碰，方清逸仍被揚起，直跌上石榻，百丈正是蓄勢等待這機會，雙手一圈，將方逸清抱個正着。

祗聽得百丈口中噓噓兩聲，石榻之下，忽然跳出一隻又肥又大的百狐狸，也迅速的朝方逸清身上一撲，四隻脚將方逸清纏得貼緊。百丈大笑道：「逸清，請酒不飲飲罰酒！」即道：「胡兒高寨主，多蒙相助，終身不忘大德，請暫退避些時。」方逸清在百丈懷中大肆掙扎，百丈本身，原是絲毫無力的了，不想被這白狐狸纏實了，以方逸清的修為，竟是無法擺脚，可知這狐狸必非凡品了。

這白狐狸的出現，大出俏羅剎意料之外。她早料到這白狐狸必是方逸清所豢養的，且有極高能為，連百拜童子也無法生擒，可料不到在此危急之際，不聽主人的命令，反而聽從百丈的指揮，這就有些想不透了。同時也想起了自己與百拜童子的爭執，如果能將這白狐捕獲回去，至少可給那目中無人的百拜童子一番教訓。

俏羅剎是心高氣傲之人，想得到，就必要做得到，這時，已看到

百丈已騰出了一隻，將方逸清的衣服，片片撕開，方逸清雖是亂嘛亂踢，却始終被白狐狸箍住，動彈不得。

俏羅剎正在考慮如何生擒白狐狸之時，毒神胡千素笑道：「老和尙，恭喜你。小弟改天再來拜見！」說畢卽已閃身而去。俏羅剎還未想到是否要追趕毒神，但見方逸清已一口咬住了百丈的鼻子。他們原是面對面，用到口咬，可見方逸清已是技窮無術了。

百丈本已無復人影，所謂鼻子，也不過是鼻子部份尙有些皮肉而已。就在這一瞬之間，百丈一昂頭，滿面鮮血，方逸清口裏已咬斷了百丈的一大塊皮肉。但百丈不惜被咬掉這塊皮肉而猛然昂首，却也是借這瞬息之便，一口咬住了方逸清的鼻子。方逸清五官正常，被百丈咬住鼻子，忙吐了口中的皮肉，又想再咬百丈，料不到百丈不僅一口卽將方逸清的鼻子咬住，而且在方逸清的鼻子傷口處緊緊吮吸自方逸清傷口流出的鮮血。

更可怖的是那頭白狐狸，自方逸清頸後張開大口，正正咬住方逸清的全條粉頸，祇要用力合口，方逸清卽會身首異處。同時，百丈的一隻手已將方逸清的下裳扯開了不少。俏羅剎這時才記起假俏羅剎全身赤裸的醜態，知道他們現在要做什麼了，不由得羞到連耳根子也紅透了，來不及再想甚麼，卽行退出穴外。

人雖出到穴外，心裏却想的是白狐狸必須生擒，這兩隻老畜牲必須殺掉。但又想到自己曾經立誓不殺百丈，而此時除方逸清之外，又無別人在場，看此情形，可能百丈逐去方逸清的眞元，方逸清是不能傷害百丈的了。如果卽行外出，找尋助手，則時間又不許可。

一面想，却未忘記摘取那些壁上的明珠，依着百丈所說的顏色，將那些所有發着紅色藍光的明珠，一一自壁間摘下，總共摘到將近二三十顆，納入懷中，忽然手觸一物，不禁大喜，身上正帶來了用玉天羅改的羅剎網，這羅剎網，當然是擒捕白狐狸的最好武器，就便想到進到大穴內將白狐狸捉入網內，當非難事，因為白狐狸正欲纏住方逸清，決不會逃避。但又想到一旦捉出白狐狸，方逸清就可脫身了，自已仍難順利走脫。

雖不知玉液大還丹的修習法，却知道這是一種極無恥極下流的武功，由於假俏羅剎在百丈懷中已被吸得形同死屍，則方逸清落入百丈之手，也不須多久，必是大傷元氣，在大傷元氣之餘，自已就儘可將她置之死地。

再一轉念，百丈如得到了方逸清的元氣，是否卽會恢復他原有的武功？卽使僅能恢復幾成！看他敢於與四高人作對，這就可以壓倒自已了。

於是，應於何時動手，均屬有利也復有害。想了一刻，又想進洞去看看動靜，却又不願見到他們的醜態。

俏羅剎主意未定，忽聽得方逸清大叫道：「百花侄兒！快來，我有話說。」這聲音是用力拚發出來的，顯然不是用的攝心法。大致方逸清已知道攝心法對俏羅剎無用了。

俏羅剎心想：「她正在作殊死的掙扎，當然是想我前去相救。要我相救，等於妄想，方逸清也自會心知肚明。此時竟說有話相告，可能她們在火併之中，會揭出一些內幕，打動我相救於她的決心，或者，也與百丈一樣，會提出一些彼此有利的條件。這却非去聽聽不可。」

於是，先將幾顆明珠，納入髮際，再用幾根長髮束緊，以防萬一，並將羅剎網藏於掌底，羅剎網輕而且薄，仍然可持雙劍，再將週身眞氣運行一遍，自覺全無異兆，而于虎龕的那股眞氣，在使完一輪忘形功的武功之後，居然漸漸與自已的眞氣相合，也較前運用得更為自如了。

一功準備停留，心中仍是默唸本門的大悲咒，一步一步，踱進石穴。

一眼望到百丈已將長袍甩開，全身赤裸，方逸清也祇剩下一片片的衣裳。幸而那隻肥大的白狐狸仍然將他們握緊，却遮擋着他們的全身，可見的僅是頭部與足部而已。

方逸清與百丈兩人，都是血流滿面，那白狐狸竟伸着長舌在他們臉上舐吃流出的血點。能看到本來面目的，僅有眼部以上，方逸清的

額上已露蒼白之色，百丈因不成人形，可看不出他的顏色。方逸清見到俏羅剎果然露面，即道：「侄兒，我已臨到絕境，我如身故，你也無法離開此洞。且老魔頭刼得我的眞元之後，至少暫復兩三成功力，已非你所能制了，你就會步我的後塵，落入同一命運。」

方逸清說得很急促，而百丈仍然咬住她的鼻端，並未鬆口，所以並未發話，可知這時候的百丈正進入急其緊張的階段。

俏羅剎道：「我如何救你？」方逸清道：「趕走這白狐狸，我就可以自救了！」

俏羅剎笑道：「何以為報？」方逸清道：「倖獲餘生，自當遠遁，再不與中原武林為敵了！」

俏羅剎不禁心中好笑，看你這情形，又豈能再與中原武林為敵？不過，俏羅剎也眞怕百丈恢復得三兩成武功，眼前即是自己的大患。他雖曾與自己商議逃生之策，野狐禪門的諾言豈可輕信？何況，當時是他自己不能行動，有得三兩成武功，足以制住自己時，確也難逃他的魔手了。此時即使救出方逸清，方逸清原氣已傷，決不足為害，反可制住她而逼出野狐禪門的許多內幕哩！

有此一想，即向百丈問道：「百丈老和尙，你有何高見？」

這時候，祇見百丈渾身顫動，並不作答，方逸清反而急叫道：「高寨主，請快動手，終身不忘大德！」

俏羅剎知道事在緊急，挺起雙劍，向石榻移近，那隻白狐狸，確通人性，雙目烱烱，望住俏羅剎。俏羅剎也知道這白狐狸並非易與，就怕牠忽然脫身而逃，雖是救得了方逸清，要再生擒這畜牲，可就不大容易了。

雙劍作勢，其實是暗中用內力貫注在羅剎網之上。一劍向白狐狸虛晃，却見白狐狸突的擺出一條長而粗壯的狐尾，不避俏羅剎的來勢，反用狐尾襲擊俏羅剎的肩貞穴，使俏羅剎不得不撤劍自保。僅祇這一招，已可知白狐狸的厲害。

俏逸剎可也未料到白狐狸四足不能鬆開，却還有一條尾巴可作兵器，心下又好氣，又好笑。

儘管白狐狸的厲害，可也不放在俏羅剎眼底，較費手脚的是俏羅剎要與百拜童子比一比，不傷害白狐狸的一根毫毛。且又怕白狐狸一旦竄開，勢難追捕。

這時近在咫尺，已見到百的一丈隻獨眼，睜得很大，全身激動。方逸清額上，汗如雨點，不斷長流，仍是勉強的道：「快將這狐狸剌死！」

這原是輕而易舉的事，偏是俏羅剎所求的是要生擒而不傷其毫毛。

俏羅剎也知事不可緩！不能讓百丈吸盡方逸清的眞元。躲過了狐尾，改用蝕骨指，一點白狐狸，再點百丈，三點方逸清。俏羅剎的蝕骨指，早已令人聞名落胆，而此時的功力又憑空添了幾成，對這三個均無還手之力的人與畜，眞是應手即奏奇功。

白狐狸的四隻脚忽地鬆了開來，俏羅剎忙即撤開羅剎網，將她收入網裏。

方逸清正用全付功力，對付百丈，經俏羅剎點上蝕骨指，陡覺一震，但，她究是武功修為深厚之人，一震之後，趕忙自閉穴道，並即竭盡餘力，向後一倒，却被她倒離了百丈的糾纏。

百丈已吸得了方逸清的部份眞氣，雙手已較前稍為靈活，也敢於移動位置了，對俏羅剎的這一指，雖是當場一震，也仍能自閉穴道，可是再無力將方逸清抱住。不禁長嘆道：「高寨主，你誤了我的大事！」

方逸清已自石榻上滾落地上，勉強掙扎，撐起身來。搖搖晃晃的即向穴外而去。俏羅剎也認眞佩服這兩隻人妖的無上深功。在這傷神失元之際，受下自己的蝕骨指，居然尙能起立，可說是俏羅剎從來未曾見過的。除非蝕骨指未能點中，一經點中，痛澈心脾；勢必癱瘓在地，但俏羅剎這時則自信甚强，無論如何，這兩人都是不足為患了。

要知後事，

請閱下期。

仙劍神龜

武俠中篇小説

文采風・文

鳳簫・圖

括蒼山位於雲南苗疆之區，莽莽羣峯連綿百餘里，山高林密，坡陡谿深，山境遍佈，猛獸羣集，據說從來沒有人敢於踏遍羣山，因此有許多地方仍然人跡罕至。但是，在括蒼山之最深處，一座高聳入雲，陡削筆直的石峯之上，却隱居着兩大小兩四個人。他們就是灑江大俠路叔平及其兒子路春華，金筆秀士郎鐵英及其女兒郎芷筠。

路叔平和郎鐵英二人，都是江湖上的俠義之士，再加上他們年紀相若，意氣相投，於是結爲生死兄弟。自此二人聯劍江湖，不知爲人間抱盡多少不平，濟過多少危困。有一次他們路過峨嵋山，無意中發現了上古劍仙太乙眞人遺傳下來的一部太乙秘錄，兩人翻開一看，見昔上所載的盡是深奧無比的武功，大喜之餘，便相約回家攜同妻小，覓一荒僻的深山野嶺潛心修練，以免被江湖異客聞風前來搔擾。豈料他們甫抵家門，太乙秘錄出世的消息已經爲人所知，就在他們離家不久之後，一羣黑道奸梟早在前面一座密林之中埋伏着，雙方一經接觸，立時展開一場惡戰。由於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都攜有嬌妻幼子，而他們的夫人又都不懂武功，一旦血戰發生，頓時無法彼此兼顧。因此接戰不及盞茶時間，路、郎兩位夫人已經死在亂刀之下。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心胆俱碎，目眦盡裂，當下每人夯下挾着一個孩子，大喝一聲，分別揮動手中寶劍和金筆，瘋狂似地向羣惡殺去。雖然對方有十多個人，但路、郎二人的武功極高，且又在憤恨之際，所以一下子便殺了三四個人。餘下的見二人如此神勇，心裏已怯了幾分，但由於太乙秘錄的誘惑力太大了，因此他們不肯就此退走，繼續苦苦纒住二人厮殺。

路叔平既名灑江大俠，其武功自非泛泛可比，只見他那美玉也似的俊臉上，泛起層層殺機，手中一把青鋼劍更是使得有如出洞靈蛇一般。郎鐵英手中一柄三尺長的金筆，閃耀出陣陣金光，直冲霄漢，不愧有金筆秀士之稱。兄弟二人一劍一筆，並肩作戰，直殺得羣兇節節後退。再過盞茶時間，又有三四人地倒不起。餘下的六七人見狀之下，已經無心戀戰，打算脫身而去。但路、郎二人因妻子被殺，仇恨滿腔，那裏肯讓他們輕易脫身！所以齊齊大喝一聲，劍筆一陣狂揮，又有三四人倒在血泊之中，賸下的三個人胆裂魂飛，丟下手中兵刄，抹頭向外便跑。路、郎二人冷笑一聲，不約而同地脫手把劍筆擲了過去，當堂又有二人慘叫一聲，被劍筆貫穿了後背，倒地而死。待等路、郎二人上前拔出寶劍和金筆之後，餘下一人已跑得無影無踪了。依郎鐵英之意，還想追上前去，把這最後一人也殺了，以替妻子報仇。但路叔平想到秘密已經洩露，很可能還有第二批人馬前來劫奪太乙秘錄，故此止住了郎鐵英，叫他火速把妻子屍體掩埋好，然後趕快逃走，以免再遇到敵人，窮於應付。郎鐵英這才止住身形，與路叔平一起，含淚匆匆把兩位夫人屍體就地掘了一個土坑掩埋好，便又匆匆向前趕路。

爲了避免再蹈覆轍，路、郎二人化裝成兩個江湖賣解的老人，帶着春華與芷筠兩個孩子轉輾趕路。總算避過了那些欲想刼奪太乙秘錄者的耳目，來到了括蒼山中。路叔平素聞括蒼山連綿百里，險峻非常，現在既已來到這裏，便決定覓一人跡罕至的地方隱居下來。兄弟兩人足足在山中走了十多天，才尋到這個冲天而立的筆直石峯，於是一人揹着一個孩子，緩緩地攀着突出的岩石，向上爬去。如此足足爬了三個時辰，才算登上了峯頂，而兩人却已累得手足酸軟，氣喘如牛了。

休息了好一會，才起來打量這峯頂的景物，只見峯頂上方圓約有百餘丈，頗爲平坦，左面有一片寬約十餘丈的疏林子，右面有一個方圓約三四十丈左右的碧水清潭，他們立身處則是一片數十丈寬的平地，地上長滿各種奇花異草，倒是一個世外桃源式的好地方。只可惜這個山峯單獨而立，除了來路那一方之外，其他三面都是深不見底的絕壑，根本無路可通外面。不過，這些已不值得路叔平他們去計較了，只要此地不被別人發現，讓他們安心在此把太乙秘錄上所載的武功練成，便已心滿意足。因此，他們決定在這山峯之上安居下來。

由於太乙秘錄上的武功極其秘奧奇幻，非閉十年死關，潛心進行修練，根本無法得窺門徑。但是，那時候路春華只有十歲，郎芷筠更只有八歲，如果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自閉十年死關，則這兩個小孩子以後怎麼生活呢？須知十年時間不短，要兩個小孩子獨自生活下去，那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所以，路、郎二人，最初是猶豫不決的。但後來在那孤峯上住了幾個月之後，發覺那山峯不但一向人跡罕至，而且發覺那片疏林裏無走獸而

有飛禽，碧潭之中有不少游魚，至於黃精山藥野果等等可資果腹的東西，更是遍地生長，可說取之不盡。這樣一來，吃的問題便根本不用發愁。因此，路、郎二人便決定冒險自閉死關。

但是，在自閉死關之前，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特地傳授了路春華和郎芷筠兩人許多捕魚和捕飛禽的手法和辦法，使他們今後能夠獨自生活。本來，路、郎二人還想傳些武功給兩個孩子護身的，由於路、郎二人過去爲了隱重地培養孩子起見，數年來只授了他們一套內功心法，日夕從固本培元方面打基礎，原準備待他們滿了十周歲之後，才開始授以武功。因此，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一向只懂得運氣吐納之法，對武功仍然一竅不通。現在由於在今後十年中，這兩個孩子要單獨生活下去，所以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才打算傳授他們一些防身武功。但是後來仔細一想，覺得傳給他們一些武功而無人隨時加以指導，不但進度極慢，而且一個弄不好還會走入武學上的邪道，影響終生的成就。所以，幾經籌思之後，決定不傳他們任何武功。好在這山峯人跡罕到，不易有敵人前來侵犯，還是待等學成太乙秘錄上的武功，然後轉授他們，較爲上策。

就這樣，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在山頂之上，找了一個大石洞，加以開鑿修整，闢成了一個小小石室，貯了足夠的山藥黃精，然後雙雙走了進去，再用石塊把洞口封閉起來，正式進入死關。在外面看來，根本無法發覺那是一個石洞，裏面居然住着兩人。

自此以後，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便依着他們的父親所傳的捕魚和捕鳥手法，捕食魚鳥和採摘野果、黃精、山藥等過活，閒來便跳進潭中戲水作樂。不久，他們更和潭中的一隻大龜交上朋友。原來，有一天他們正在潭中戲水，忽然自潭底游出一隻足足有四尺方圓的烏黑大龜來，當堂嚇得兩小嘩然大叫，急急泅水逃走。可是那大龜並不追趕他們，卻是不斷地伸出那人腿般粗細的頭顱，一上一下地點着，就像是向他們招呼一般。

對於這大烏龜的神情舉動，兩小不由感到十分奇怪，當下停住身形，不再逃走，睜目望着那大烏龜。那大烏龜也向着他們，不時點幾下頭，但卻不動身形。看着，看着，路春華忽然童心大起，冲着大烏龜脫口說道：「你不會咬我們吧？」豈知那大烏龜竟似聽懂他的話一般，一連點了兩下頭。路春華又道：「那麼，你願不願意和我們一起玩呢？」那大烏龜又點了兩下頭。路春華不由心中大樂，立刻向那大烏龜游去。

郎芷筠雖然比路春華還小兩歲，可是女孩兒家總是比較胆小和謹慎，見狀之下，不由急聲阻止道：「華哥哥，小心那大烏龜咬你！」路春華一面游去一面答道：「不怕，牠說過不咬我們的。」就這一問一答功夫，他已游近了大烏龜的身旁，於是伸出右手，搭在大龜殼的邊緣之上。大烏龜果然沒有咬他，甚至連身形也不動一下。路春華於是笑着向郎芷筠叫道：「妹妹，你也來，我們叫大烏龜帶着游水。」郎芷筠搖頭道：「我不去，等會牠發起惡來咬人怎麼辦？」路春華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四馬難追，大烏龜說過不咬人就不咬人，你還怕什麼？」

可是郎芷筠還是搖頭，不敢前來。路春華沒法，只得對大烏龜道：「大烏龜，她不來我們來，請你帶着我游水好不好？」大烏龜連點了兩下頭，果然游了起來。路春華用手扳着龜殼邊緣，不用出力，任牠帶着向前游去。大烏龜帶着路春華在這個方圓二、三十丈的碧波潭中游了大半個圈子，並無絲毫兇惡的表現，路春華心裏得意之餘，竟然翻身躍到了龜背之上去，坐在那裏就像坐小船一般，大烏龜的身形既不下沉半分，前進速度也無絲毫減緩，使得路春華就像坐船般平穩。

這一來，路春華眞是樂不可支，坐在龜背上手舞足蹈，大叫大嚷，把個郎芷筠也看得懼意全消，躍躍欲動，可是由於先前說過不來的話，因此現在不好意思開口要求參加玩樂。路春華看到她眼定定地微張着嘴望着自己，便知他已回心轉意，當下便對大烏龜說道：「大烏龜，請你游到我妹子那裏，讓她也上來玩玩好不好？」大烏龜又是連點兩下頭，果然游郎芷筠的身旁停了下來，路春華便伸出雙手，把郎芷筠拉上了龜背，與自己並排坐在小圓桌般大小的龜背之上。大烏龜於是又繞着碧潭四周游到了起來，足足游了三、四個圈子，路春華才命牠停止下來，二人一龜又在潭中玩了好一會，直至筋疲力竭，才回到岸上來，而大烏龜也沉到潭底去了。

及至第二天，大烏龜又自動浮了上來，向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連連點頭。二小於是又躍進潭中，與牠一齊戲耍玩樂。如此日復一日，二人一龜竟成了要好朋友。漸漸地，路春華已然不滿足於在潭面上的乘龜滶遊，而

改命牠帶着他們潛進水底下去。大烏龜果然如命而行，把他們帶進了深水之中去遨游。兩小一人一邊，搭住龜殼邊緣，隨着大烏龜在水底下四處亂竄，確是別饒風味。起初他們只能在水底下停留一個時辰左右，漸漸地，他們已能够連續在水底下停留三四個時辰而不覺困難，而大烏龜的潛水深度，也越來越深。然而，這個碧潭就像是無底似的，數年來，他們從未到過潭底之處。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轉眼間已經過了十年。十年時間不算短，但由於這孤峯之上的天地太窄，使人覺得好像一切都無甚改變，唯一有變的，就是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切，而且似乎隱隱有着一種奇妙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以前所無的。例如兩人的肌膚相接，在過去原只是一種親密的表現，可是現在除了感到親密之外，還有着另一種說不出的奇異感覺，使得兩人熱烈地渴望着這種接觸。當然，這就是所謂男女之情了，不過由於他們自小相處在一起，彼此沒有什麼神秘之感。同時，耳濡目染的又都是白紙一般的純潔東西，所以他們並不明白這就是什麼男女之情，心中更無其他邪念。另一點有變的是，他們不再叫大烏龜而改叫大黑，因為他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大烏龜的名字太不雅了，所以改稱大黑，而大烏龜也能聽懂這個新稱呼。還有一點是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都已長大成人，男的生得有如玉樹臨風，俊俏之極，女的生得有如下凡仙子，嬌艷非常。不過，他們本身並不覺察到這種變化吧了。

就在十年後的一天，這孤峯之上忽然來了五個相貌兇惡無比的人，擾亂了這世外桃源的平靜。這五人中的一個，正是十年前半途攔刼路叔平他們的那個唯一生還者，他的名字叫做黃蜂針巫天良，四十多歲年紀，生得蛇頭鼠目，滿臉盡是桀戾陰狠之色。另外四個都是七十上下年紀，其中一個額上長着一個大肉瘤，像是一隻牛角一般，生相高大威猛之極。他就是聞名天下的四大惡人之首的獨角牛翁牛勃，第二個是白髮蒼蒼，面容乾癟的獨眼老嫗，她就是排名第二的血池鬼母厲三娘。那個身形臃腫得如同水桶也似的老者，則是排名第三的龍門蛇叟獨孤秋。至於排名第四的，則是那個身形矮小得有如孩童一般的精老頭子，名叫北芒神君杜虻。

這四個人合稱牛鬼蛇神，是江湖上兇名最著的四大惡人，數十年來一直橫行無忌，殘害生靈，無惡不作。由於他們功力高强，如果四人聯手，更是天下無敵，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然神人共憤，但却無人敢攖其鋒，以致益發助長了他們的兇燄。這四大惡人今天之所以一齊到這個孤峯之上，完全是受了黃蜂針巫天良的煽惑之故。原來十年前巫天良在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劍下逃生之後，仍然不息搶奪太乙秘錄之心，立刻又多方設法探尋路、郎二人的踪跡。但由於當時路、郎二人化了裝趕路，而且專揀大州大邑而過，遂瞞過了巫天良的耳目，安然到達了括蒼山。但巫天良並不死心，一直尋訪了整整十年，終於獲悉了路、郎二人隱居在括蒼山的消息，但他忌憚二人的武功，不敢單獨前往，後來在一個機會中遇見了牛鬼蛇神四大惡人，於是上前鼓其如簧之舌，邀請他們一同前赴括蒼山奪寶。由於太乙秘錄的誘惑力太大了，致使武功高如四大惡人，也不禁怦然為之心動，於是立刻隨同巫天良前赴括蒼山。

也是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該遭此刼，四大惡人竟然一找便找到這座孤峯。當他們一行五人上到峯頂之後，黃蜂針巫天良一眼便看出路春華和郎芷筠二人，依稀像是十年前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的小兒女，但也不敢十分肯定，當下陪着笑臉上前詢問道：「請問兩位高姓大名？而且年紀輕輕的為什麼隱居在這荒山絕嶺之上呢？」可憐路、郎二小雖已長大成人，唯是從未見過世面，不識人心險詐，加以當年他們的父親又想不到會有人到來這裏，詢問他們的兒女的姓名，因此沒有預先囑咐他們改名換姓。現在經巫天良陪着笑臉問起他們的姓名，路春華不虞有他，搶先答道：「我叫路春華，她叫郎芷筠，請問幾位老丈到此有何貴幹？」

他們一報出姓名，巫天良立刻驚喜得迷起那對三角眼，回頭對那四大惡人格格怪笑道：「四位老前輩，這兩人就是正點子了。」站在上首的獨角牛翁牛勃搖動着額上那個巨大肉瘤，發出破鑼也似的聲音，冷然哼道：「既然是正點子，那麼趕快追問他們老子的下落，好把那東西趁早拿過來。」巫天良哈着腰連說了幾個「是」字，又回頭向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問道：「你們的父親現在那裏？」一提起他們的父親，二小立時惕然而驚，省悟到眼前這五個人可能是對自己的父親不利的，因此郎芷筠急忙搶着答道：「他……他們不在這……這裏……」巫天良倏地面容一變，厲聲道：

「他們不在這裏？你分明是在說謊，識相的趕快把路叔平與郎鐵英二人的下落說出來，否則，哼……」說到這裏，立刻伸手到背後，曳地拔出一柄寒光閃閃的鬼頭刀來，在二小面前用力地幌了一幌，作了個殺頭的姿勢。

二小看見眼前刀光閃閃，寒氣迫人，當堂大吃一驚，嚇得向後連連倒退。巫天良見他們害怕了，於是得意地獰笑一聲，迫上前來，用刀尖指着二小再問道：「怎麼樣，你們說不說？如果不說我便把你們的手脚先斬下來，然後再開膛剖腹，把你們的心肝挖來下酒，我相信那一定是很好吃的，哈哈！」對於這種殘酷的話，路春和與郎芷筠二人簡直是聞所未聞，因此不由聽得心胆俱寒，魂魄盡飛，只是不斷地顫抖而說不出話來。巫天良見他們雖然驚慌而終不說出來，不由心裏大怒，當下一縱而前，用鋒利無匹的刀尖抵住路春華的胸膛，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到底說是不說？」路春華目視着抵在胸前那把閃閃生光的鬼頭刀，一股凉氣直透心田，嚇得他上下兩排牙齒不斷捉對兒厮打，但此時不答話也不行，只得顫着聲調說道：「他……我……不知……知……道……」

巫天良見他仍然不說，心裏越發暴怒，於是手上微微用力，將鬼頭刀向前一送，路春華的胸衣立破，刀尖直刺胸膛，劃破了少許皮肉，鮮血立時向外湧了出來。一旁的郎芷筠見狀，不由嚇得尖叫一聲，昏倒地上。路春華只覺胸前一陣疼痛，跟着看見自己的鮮血順着刀鋒流了出來。這時他反而消除了畏懼之意。加以看到郎芷筠嚇得昏倒地上，因此心中陡然泛起一股怒氣，不顧生死地冲着巫天良罵道：「惡賊，你殺了我吧！我什麼也不知道，也不告訴你！」說罷，竟然一挺胸膛，準備任由巫天良一刀刺了進去。

巫天良見他倔强如此，而且居然胆敢辱罵自己，不禁兇性大發，獰笑道：「好小子，大概你是活不耐煩了，待巫大爺成全你！」說着，右手運足內勁，就待舉刀向前一送，以取路春華性命。豈料就在這個時候，巫天良陡覺背後襲來一股若有若無的勁力，就像一條無形的軟索，在拖着自己的身形一般，使得他不由自主地向後連退了五六步，才勉强穩住踉蹌欲倒的身形。經此一來，路春華自然是殺不成了。巫天良武功雖然平平，但見識却頗爲不少，他一見這等情形，便知身後有武功絕頂之人出手，用神功遙遙地把他的身形吸得向後倒退。是誰有此驚人聽聞的內功？心裏驚駭之餘，急急回頭一看，見那獨角牛翁正緩緩放下那隻揚起的右掌，知道剛才運用內功吸開自己的必是此老無疑，當下急忙躬身下禮道：「前輩……」

豈料他的話尚未說完，獨角牛翁已冷哼一聲，叱道：「沒用的東西，除了殺人之外，什麼也不懂！我問你，你殺了他之後，他父親的下落你知道嗎？」巫天良被罵得冷汗暗流，連聲諾諾，不敢回話。獨角牛翁接着又厲聲喝道：「去把那丫頭救醒，然後再把他們兩個用繩子綑着倒吊在樹上，看他們還敢再倔强不！」巫天良答應一聲，立刻走到潭邊用手捧了一把水，酒在郎芷筠的臉上，把她救醒了，然後將她與路春華一起用腰帶綁着脚趾公，倒吊在潭邊的一棵大樹上，路、郎二人的頭頂之下，就是碧湛湛的潭水。

倒吊的滋味是極難受的，就是有着銅皮鐵骨的精壯大漢也不一定受得了，更不用說嬌嫩無比的路春華和郎芷筠兩人了。所以他們一經被倒吊起來，立時感到頭昏腦脹，五臟倒翻出來，痛苦莫可名狀。而巫天良又不斷地在旁大聲叱喝，要他們說出他們父親的下落來。其實，二小此時即使願意說，也無法說得出話來，因爲這種巨大的痛苦，一下子便使得他們陷入半昏迷狀態中。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潭中碧浪一陣翻騰，跟着浮起一個像桌面般巨大的烏龜來。這個烏龜一旦出現，立時吸引了四大惡人的注意力，只見他們四個人七隻眼睛，全都張得大大地望着那大烏龜。龍門蛇叟獨孤秋首先忍不住低呼道：「萬年山龜！」血池鬼母圓睜着那隻唯一的獨目，像夜梟似地冷冷道：「不錯，這是萬年山龜。」那身形矮小得有如孩童的北芒神君垂涎欲滴地道：「如果服下牠的內丹，那麼本身的功力便立時可以增加百年了嘻嘻！」獨角牛翁側着頭冷冷地睜了北芒神君一眼，嚇得他連忙補充道：「當然，如果我們得了牠的內丹，一定四個人平均分服，每人增加二十五年功力，豈不妙哉，嘻嘻，豈不妙哉！」

正當四大惡人貪婪地望着這萬年山龜垂涎欲滴之際，大烏龜已經游近路春華及郎芷筠二人那裏，只見牠張大嘴巴，吸了滿滿一口水，然後迅速地把頭頸長長地伸出水面，直向吊着二小的繩索用力噴了出去。但見兩道

白光如箭般射出之後，兩條繩索登時齊中而斷，二小的身形也跟着急墜下來，而且剛好一齊跌在那寬闊的龜背之上。他們本來已陷於半昏迷狀態，此際被冷水一浸，登時清醒過來，張目一看，見自己此時正伏身於大烏龜的背上，心裏大喜之餘，急忙雙雙用手緊緊抱着龜殼邊緣。而大烏龜也急急帶着他們潛進水裏，瞬息隱沒不見。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忽兒的功夫中，而且來得又是如此突然，以致使得武功高強如四大惡人，也一時措手不及，被大烏龜帶着路春華和郎芷筠二人潛進水裏去了。起初，他們還以為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始終不同於一向生長在水中的烏龜，過不多時必然會露出水面換氣的，所以他們五個人分站在碧潭的四周，嚴陣戒備着，只待人龜一旦露出面，立時出手予以捕捉，藉以人龜並獲為目的。

然而，一切竟然出乎他們所料，他們一直等到天色暗了下來，已足足過了大半天，仍然不見二人一龜露面。甚至他們一連守了三天三夜，也不見二小上來。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任是水性多好的人，也總有一個限度，總不能幾天幾夜伏在水中，不須要上來換氣。而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就是過了三天三夜仍不見上來，於是四大惡人斷定他們必定是在水中遭到了意外，說不定是這個萬年山龜把他們倆當成弱肉一般吃了，以致屍骨無存。但是現在的四大惡人，已經把興趣轉移到這萬年山龜的身上，因為牠的內丹可抵百年功力，其功效可說不在太乙秘錄之下。因此四大惡人雖失了路、郎二小的蹤跡，依然滯留此地不去，以守候萬年山龜的出現。

那麼，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的下落到水底如何呢？原來這萬年山龜由於修煉了足足萬多年，已通靈性，只差在不會開口說話。因此牠救了二小之後，便急急向潭底潛去，以免受到四大惡人的攻擊。這碧潭深達百丈，以這神龜的速度，也得化了好一會功夫，才潛到潭底。好在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平素與大烏龜玩慣了，可以一口氣在水中伏他幾個時辰，因此一直隨着大烏龜潛進潭底，自然毫不困難。大烏龜把他們帶到潭底的一個泄水大洞之中，把他們救了下來，泄水的流勢頗急，一下子便把他們冲了出去，二人被冲走了大約二三丈過外，水勢才稍為放緩下來，於是雙雙站定身形，只覺水深僅及胸部，急急舉頭一看，但見自己此時竟然置身於一條寬可丈許的溪流之中，小溪兩岸則是一片平地，四周植滿奇花異草，宛似世外桃源。回頭一看，只見後面二丈過外是一片高插入雲的峭壁，上面霧氣氤氳，看不到頂。原來這座孤峯的這一面，離地僅有百多丈，而且是一個繁花似錦的好地方，只因谷下終年為雲霧所蔽，看不到底吧了。

至於大烏龜之所以知道這一處地方，並把二小從泄水洞投進這裏來，是由於大烏龜本來是生長在這條小溪之內的，後來牠修煉有年，功力漸深，於是溯水而上，從泄水洞進入碧潭中，經過不知多少年時間，終於煉成內丹。現在牠知道這孤峯上來了惡人，二小無法存身，所以特地把他們送到這個老地方來，好讓他們暫避兇燄。

對於大烏龜的這一番際遇及苦心，路春華及郎芷筠二人自然是無法體會得到的，他們只以為這是巧遇而已。閒話休提，且說路春華一看到小溪兩岸這種美麗景緻後，立刻忘記了適才的種種兇險遭遇，歡聲叫道：「啊！原來這裏竟有這麼美麗的地方，比孤峯之上好多了。」郎芷筠也衷心讚嘆道：「不錯，我們今後就住在這裏吧！也省得受那些惡人的欺負呢！」說着，兩人便跳上岸來，手携着手直向花叢深處跑去。

原來這是一個死谷，四周盡是插天峭壁，根本無路可通外面。而且谷內方圓也不過三、四十丈，狹小得很。但卻長滿奇花異草，以及各種人間少見的佳果。路春華和郎芷筠二人剛自溪中出來，全身上下都是濕淋淋的，但一旦置身在這種美景中，早已渾忘了其他一切，兩人携着手不斷地在欣賞着這種從未見過的奇花異草，當他們來到一棵掛滿肥碩得足有碗口般粗細的桃樹之前，望着那白裏透紅的巨大桃子時，不禁從口角裏流出唾涎來。路春華舉目向四周看看，並無絲毫人跡發現，想是無主之物，當下再不客氣，伸手摘了兩個最大的下來，分了一個給郎芷筠，兩人立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

兩人一連吃了兩個，已經把肚子塞飽了，於是坐在草地上休息。路春華皺着眉道：「這裏的確是個好地方，只可惜無法通知爹爹和二叔他們，否則大家搬來這裏，也可免受那些惡人欺負。」一提起「惡人」兩字，郎芷筠馬上記起他胸前曾受刀傷的事，因此急急伸出玉手去解他的胸衣，一面察看一面問答：「你的傷勢怎樣了，還痛嗎？」路春華搖頭道：「已經

不痛了，大概傷得並不嚴重。」郎芷筠把他胸前的鈕扣全部解開後，睜目細細驗看一遍，發覺只被刀尖劃破了少許皮肉，想是被凍水浸過的原故，現在已經完全止血了。但她還是一面憐惜地用手撫着路春華的傷痕，一面恨聲罵道：「那死惡賊太可惡了，待大伯和爹爹出關後，一定要他們好好教訓教訓這賊子。」

兩人談到自己的父親，少不免又深深爲他們擔憂起來，因爲四大惡人和巫天良等五人還在山峯之上，不知會不會發現他們的坐關地點。如果被發現了，當然再無倖理。想着想着，兩人不禁又相對流起淚來。如此哭了一會，路春華首先收住眼淚，站起身來，對郎芷筠道：「妹妹，我們再到四處走走，看看可有住宿之處沒有！」郎芷筠答應一聲，於是也止住悲聲，扶着路春華的手站起身來。他們很快便在這死谷中走了一周，果然沒有絲毫人跡存在，自然更無茅舍屋宇等可供住宿之地。後來他們終於在一山壁之上，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山洞，足可容兩人坐臥，於是走了進去。一進入洞中，才發覺這山洞雖不甚寬大，但却是極爲深長，由於洞中十分黑暗，他們一時又無生火工具，所以不敢深入探測，只是相對坐在洞口之處。

如此默默坐了一會，路春華忽然發覺山洞之角有一閃閃發光之物，一時好奇心起，便走過去拿起一看，發覺原來竟是一把連鞘的寶劍，那發光的東西，就是劍鞘之上所鑲着的寶石。就是完全不懂武功的人，也知這必是一柄神物利器，否則其劍鞘不會鑲着這許多寶石。路春華看了一會，曳地拔出劍鋒來，但聽一陣龍吟之聲發出，隨見一道白虹也似的銀芒捲地而生，閃耀得一室皆明。靜坐一隅的郎芷筠驚呼道：「華哥哥，那是什麽東西？」路春華笑道：「這是一把稀世神劍，你快過來看看，多好的寶劍啊！」郎芷筠果然走了過去，問道：「這是什麽寶劍？這麽厲害！」路春華道：「我也不知道，待我看看再說。」說着，便就着兀自顫巍巍地閃着刺目銀芒的劍光，拿起劍鞘一看，只見上面以草書寫着「仙霞」二字。於是又道：「原來這是仙霞寶劍。」豈料他一言甫畢，山洞之內突然响起一陣虎嘯，跟着旋風暴捲，塵土飛揚，一隻水牛也似的吊睛白額大虎猛地撲了出來。郎芷筠一驚之下，當堂嚇得尖叫一聲，軟倒在路春華的懷中。

路春華一看到洞中竟然撲出一隻巨大無匹的吊睛白額大虎來，也是驚得魂飛魄散，手足酸軟。但當他一看那軟倒自己懷中的郎芷筠時，馬上覺得自己是男子漢大丈夫，應該負起保護她的責任，因此怯念頓消，勇氣陡生，急忙用左手挾着郎芷筠，站起身來，右手則舉起剛剛獲得的仙霞寶劍，準備與猛虎拚個死活。

說時遲，那時快，一陣猛烈旋風過處，巨虎已挾泰山壓頂之勢，猛向路春華身上撲到。想是這頭吊睛白額大虎早已餓壞了，如今一見生人，便沒命地猛撲過來，準備一飽飢腸。路春華從來沒有見過猛虎，更沒有見過這等兇猛的來勢，如果不是存着保衞郎芷筠之心，相信他也早已嚇得手足酸軟，無力抵抗了。但是，現在爲了郎芷筠的安危，他不得不奮力以赴，置生死成敗於不顧。只見他一面向洞口連連倒退，一面揮起手中的仙霞寶劍，沒頭沒腦地亂向猛虎身上砍去。

仙霞寶劍是上古奇珍，不僅可用劍氣傷人於無形。而且其光華特盛，只要稍加揮動，立時寒光閃閃，耀目欲盲。不過路春華不會武功，無法用內家眞力催動劍氣而已，否則，舉手之間，這頭猛虎便得當堂了賬了。饒是如此，在那奪目的光華閃耀下，猛虎也驚得縮下身形，不敢過份相迫。此時路春華已扶着郎芷筠退到洞口之處，只要再退得三五步，便離開這個山洞了。這頭猛虎也覺得情勢不大妙，誠恐對方脫身離去，方面似乎看出對方技止於此，而且也對自己畏懼三分，所以才連連後退。

禽獸之中有時也有如人類一般的劣根性，那就是欺善怕惡。只要你害，牠便會越發的來勢兇兇，如果你不怕牠，牠便會怕了你。這頭老虎也是一樣，牠看出了路春華怕了牠，於是再不猶豫，一聲狂吼，便以雷霆萬鈞之勢，四蹄騰空猛向春華飛撲過去。路春華驚呼一聲，閉着眼睛拚命地斜斜向上揮出了一劍。在他之意，以爲這一劍無論如何是傷不了這頭猛虎的，而如果這一劍傷不了猛虎的話，他與郎芷筠二人便得要傷在虎爪之下，成爲這頭猛虎口中的肥肉了。在這生死攸關的一刹那，他實在沒有勇氣睜開眼睛看着自己與郎芷筠被攫進虎口。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歷代才子佳人傳

韋皋與玉簫

疑史樓主·文　金池·圖

本篇是記唐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和他的夫人玉簫的故事，情節十分曲折，故事非常動人。

據唐書韋皋本傳：

「韋皋萬年人，字城武。初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連拒朱泚僞命（德宗時朱泚叛，據京師稱帝，國號大秦，建元應天，尋更號漢，改元天皇，李晟討滅之），造斬其使。拜奉義軍節度使。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經略滇南。諸蠻皆內附。晉封南康郡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卒謚忠武。」

韋皋雖然創下大功業，富貴已極，但他少年的時候，却是很貧苦的，中了秀才之後，便得出門遊學。所謂遊學，不外是到親戚朋友的家裏去住食，用不着自營生計。

這一年，他遊學到了黃州，黃州有望族姓姜和韋家有點戚誼。韋皋望門投止，姜使君欣然接納，請他在賓館住下，教他的幼子荊寶讀書。

姜荊寶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已經讀過禮記和春秋了，五經之中，他已通了兩經，韋皋見荊寶人甚聰明，便特別用心教授。

荊寶對韋皋的感情特別好。也許這是因爲韋皋的年歲和荊寶接近的關係吧。韋皋的年紀，只比荊寶大五年。

「五年以長兄事之」，這是古有成例的，因此，荊寶只把韋皋稱作哥哥，並不把他當作老師看待，這樣，格外使荊寶易得和韋皋親近。

荊寶有一個婢女名叫玉簫，是專門負責看顧荊寶的。唐代的巨室故家，都養着無數的婢女。她們都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爲家貧無法過活，做父母的便寧願把女兒賣到富貴人家裏來當婢女。玉簫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到姜家裏來的。初來的時候，才只十歲，現在，她的年紀，也和荊寶差不多了。

荊寶雖然是富家子弟，但沒有染着紈袴習氣，他對於玉簫，向來不呼叱責罵，只把她當作姊妹般看待。玉簫也溫婉美麗，善迎人意，他們相處得很好。

「玉簫，」荊寶時常向她說，「韋相公在我們家中作客，你應該時常照顧他，不要只照顧我。他的衣服髒了，便教他換下來洗濯，天氣冷了，你給房間裏添些炭。」

「是。」玉簫答應着，自此之後玉簫便兼顧他們兩人的生活起居了。

這樣過了兩年，玉簫更成熟了，青春使到她美麗，她像初放的花朶那樣，遠遠便把人吸引着。韋皋每一次見着她時，都不免怦然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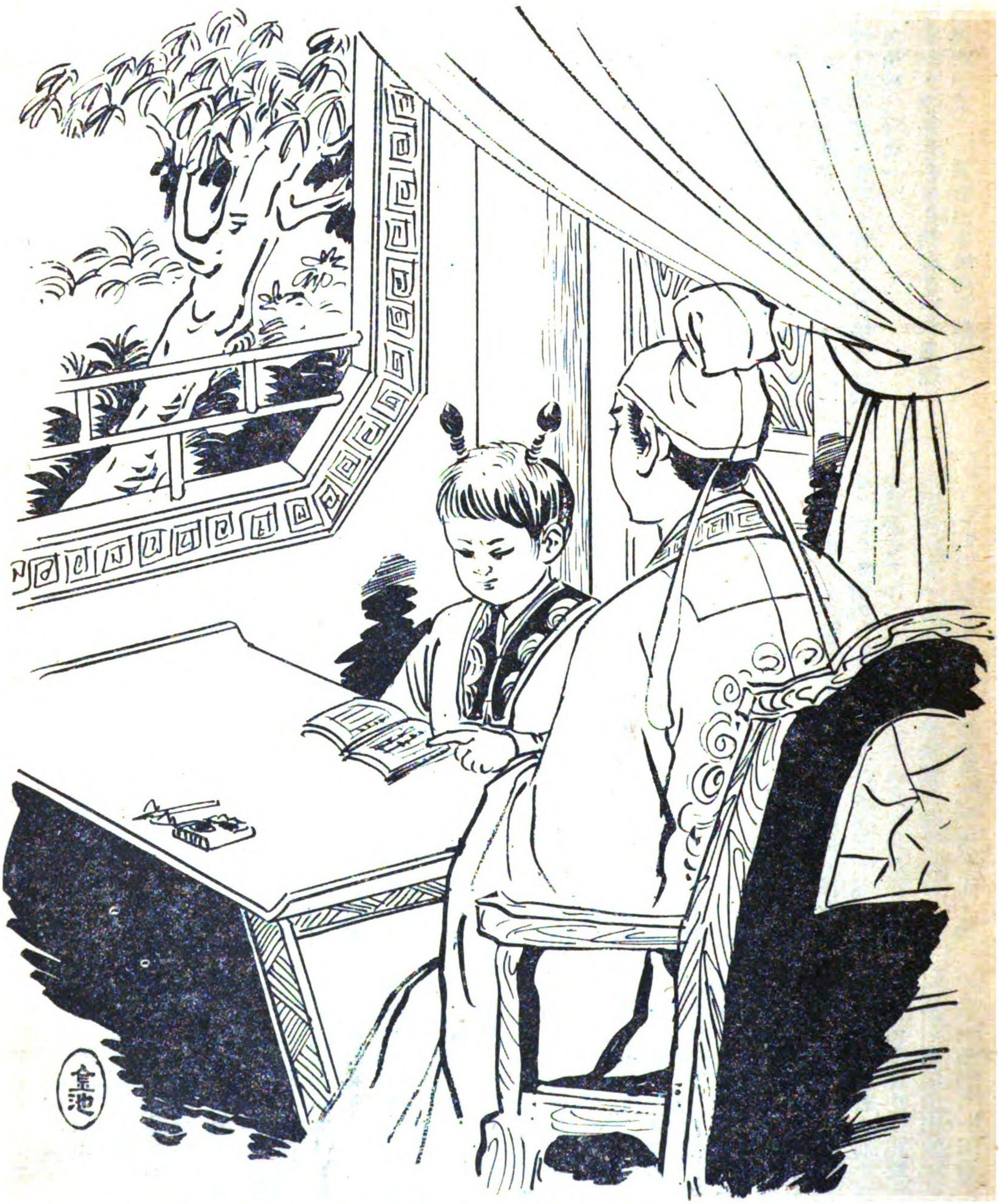
姜使君要到長安做官了。主人一走，再不便留賓客在家裏。於是韋皋只好搬了出來，到一家和尙寺裏，租了一個破院子居住。

韋皋其實可以走了。姜使君已去，他再沒有人依時依候，致送束脩。他應該到別處遊學，或者上京考進士，而不應留在這兒。可是，韋皋却不想走。

他不走的原因，表面上是爲着荊寶的學業。事實上却是爲着玉簫。玉簫愈來愈美，愈使他顚倒，他幾乎要爲玉簫瘋狂，可是，他却沒有勇氣向玉簫提出婚嫁的要求。

雖則玉簫只是一個婢子，他是個秀才，以他

韋皐到姜家教荆寶讀書。



的地位而論，秀才地位比婢子高得多了。然而，玉簫却狐不是一個普通婢子，她的主人把她當作女兒一樣看待，錦衣玉食，荆寶吃什麽，她也吃什麽。尤其是荆寶，把她當作姊妹一般。她所過的生活，遠比普通人家的小姐還好。這就使到韋皐不敢要求玉簫嫁他。他只是個窮秀才，養活自己還成問題，怎敢教玉簫隨同挨苦呢？

他希望——時常的希望着，有一天他做了官，有了錢也有了權勢，然後把玉簫娶了過來，好好的供奉她，使她的嬌軀被錦繡包裹着，使她美麗的臉，被珠寶烘托着。然而，希望只是希望而已，他恐怕自己做官的時候，玉簫已經嫁了別人。女兒家總是要趁靑春的時期嫁人的，不能够留得太久。更使韋皐關懷的是

荆寶和玉簫的年紀差不多，他們又是從小耳鬢廝磨，一塊長大。如果他們之間沒有感情的話，那是不可思議的。但願他們的感情，是兄妹般的相愛，而不是男女間的相悅。

荆寶仍然每天到和尚寺裏來，向韋皐執經問字，韋皐有一天忍不住問道：「玉簫近來怎樣了？她和你眞是一對哩。」

「哥哥還記得這婢子麼。」荆寶笑着說：「她和我並不是一對，我不否認我和她的感情不錯，但她實在年紀比我大，至少比我更懂事，她應該是你的。」

「爲什麼是我的？」韋皐有點驚喜，同時有點困惑。

「她時常在我面前提及你，韋相公長，韋相公短。」荆寶說：「我問她是否愛上你時。她紅着臉不答，借故走開了。這是默認她已愛上你麼？」

「可是，可是——」韋皐沒法說下去。

玉簫能够嫁着你是她的幸福。」荆寶說：「哥哥的才學比我勝十倍，這叫作才子佳人，天生一對。」

「賢弟休得取笑。」韋皐紅着臉說：「我現在這簽話自己也成問題，那裏敢萌非分之想。」

「這是非分之想嗎？」荆寶說：「哥哥這樣好才學的人，飛黃騰達是指顧間的事，區區一個玉簫，還不值得你一顧呢。假如她能够永遠的侍候你，這是她的福氣。」

「賢弟，這是你的眞心話麼？」韋皐說。

「怎麼不眞？」荆寶困惑地向韋皐問。

「我始終以爲她是你的。」韋皐說。

「我不能娶她的。」荆寶說：「她是我家的婢子，即使我娶了她，也只能是姬妾的地位，但我不想她作妾。」

韋皐見說，不勝興奮，說道：「那末，就讓她嫁我吧，我不會把她當姬妾的。」

荆寶欣然答應，回去和玉簫商量去了。

玉簫對於韋皐的才學，一向傾佩，她曾聽見別人談及韋皐，說他是諸葛亮的後身。雖則這只是一般人對韋皐的胡亂猜度，但她聽了却老是記在心上，她時常對荆寶說：「韋相公將來必定做大官的，你應該好好的看待他」。

「現在，」荆寶對玉簫說：「韋相公需要你的好好看待了。你今天晚上就到蕭寺裏伺候他去吧。」

玉簫漲紅了臉，抵頭不語。

「這是你的終身大事，玉簫，你不可以錯過這機會的。」荆寶向她催促着。

「可是，夫人那邊也應該告訴她一聲啊！」玉簫說。

「用不着告訴夫人。」荆寶說，「如果她責備你的話，我自會對她說。」

「那末，你不再需要我了？」玉簫含情地向荆寶瞧了一眼。

「我不是不愛你，玉簫，但這是你的終身大事，爲你的前途打算，你應該嫁給韋兄，你嫁給他將來可望作一品夫人，如果嫁我，只是做我一名愛妾吧了。」荆寶委婉地向玉簫說。

「你眞好！」玉簫感動地握着荆寶的手，「可是，我現在倒有點捨不得你啊！」

「去吧，玉簫，我和韋相公是兄弟般的情誼。你嫁給他。等於嫁給我一樣。而且，我也會時常去看他的，我們仍舊可以時常見面。」

玉簫在荆寶再三催促之下，到蕭寺裏來了。

雖則玉簫來到蕭寺，這已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她時常奉了荆寶的命送食物到來給韋皐吃，但今天晚上，她到寺中來時，彷彿有一股力量，向她壓迫着，使她的心跳。

「韋相公」。玉簫見了韋皐時，低聲叫了一句，她的臉紅着。「我家少爺教我送上一卷書給你。」說着她把一卷作爲話題的書卷放到桌上。

韋皐是聰明人，早已知道玉簫是爲什麼來的，他沒有注意到桌子上那卷書，只顧向玉簫那種浮在臉上的羞態欣賞。

這一來可教玉簫更加難以爲情了。她長到十多歲，從沒有自荐的經驗，現在，雖則她仍是奉命來的，不算自荐，但情形却和自荐差不多，怎不使她羞怯。

她後悔帶來的不是一壺酒，而是一卷書，如果是酒的話，她便可以提起壺來，勸韋皐吃酒，書卷，她總不能在這一卷書上做出什麼足以掩飾自己的動作來啊！

「相公，我走了。」玉簫突然說出了這一句話，她覺得到這時候，非這樣說不可。但她的身體却沒有移動。

「玉簫，你別走。」韋皐連忙向她挽留着。

「是荆寶教你來的吧？」

「是的。」玉簫赧然說：「他教我送書卷來

。」

「送書卷麽？」韋皋沉吟着，「他還有什麽話對你說呢？」

韋皋這一句話，實在非常的笨拙。其實他用不着這樣問的。玉簫的態度，已經向他說明一切已有了默契。假如要她把這種默契，化爲明朗的說話，就沒有可能。

「沒有了。」玉簫漲紅着臉說：「韋相公，你有什麽話要對他說的？」

韋皋重複向玉簫仔細地看一眼。她的嬌媚羞澀，引起他的憐愛，他突然把她的手握着。

「玉簫，我愛你。」韋皋說：「我已經和荊寶說過了。」

「是的，」玉簫低聲說：「但是你能够和我相愛到底麽？你肯把我當妻子看待麽？」

「當然，這是當然的。」韋皋重複地說：「我只愛你一個，永遠的愛你，你是我的妻子了。」

「相公。」玉簫努力使自已鎭定着，拉一下衣襟，「那末你向夫人下聘吧，假如你把我當作妻子的話，就應該依禮下聘，我們不能苟合。」

「不，玉簫，」韋皋着急地說：「我現在什麽都沒有，教我拿什麽下聘呢？拿幾卷書作聘禮麽？」

「你可以和荊寶商量，他會借聘禮給你的。」玉簫這樣向他提議。

「這豈不是笑話麽？」韋皋說：「從來沒有借人家的東西行聘的，而我却眞是一身之外，別無長物。玉簫，你伺候過我，應該知道我的景況。」

「連一塊珮玉一條鸞帶也沒有麽？」玉簫說。

「那是有的，可是，這都是不値錢的東西，你總不相我在夫人面前露盡窮相吧。」韋皋苦笑着說。

「也吧，你把荊寶叫來，把你的玉珮交給他，說是聘我的，再由他親手交給我。這就用不着驚動夫人了。」玉簫終於想到了這一個主意。

「我看也用不着了吧。」韋皋說。但他終於拗不過玉簫，只得仍着玉簫去把荊寶請來。

荊寶到蕭寺來見韋皋，玉簫害羞，沒有同來。

「韋兄，你要我來到底爲了什麽事？」荊寶說。

「玉簫要我行聘禮。」韋皋說着把身上所佩的一塊羊脂白玉拿了出來，交到荊寶手上。「這就是我的聘禮了，請賢弟轉交給她吧。」

「好的。」荊寶欣然接了玉佩，然後對韋皋說道：「我會替你辦妥這事，今天晚上，我親自送她到來交給你。」

韋皋沐浴修飾一番，並且換上一件比較新的衣服，坐着等待，在欣喜中帶點焦急。

荊寶和玉簫到來時，已經是二更了。玉簫身上穿了紅色的錦繡，頭上盤着靈蛇髻，髮光可鑑。她把平日夫人賞賜的首飾釵環，全部都佩戴了，臉上也經過刻意的化裝，容光煥發，隨着荊寶，來到蕭寺。

「韋兄，新娘子來了。」荊寶說：「你們當天一拜吧。」

「是。」韋皋恭恭敬敬的答應一聲，端然站在荊寶的左方，專等玉簫過來同拜。

玉簫一陣羞，粉臉上泛起兩朶紅霞，怯生生地走了出來，和韋皋並排的站着。荊寶做了臨時贊禮，教他們拜了天地，然後交拜。

「好了，玉簫，你該進入洞房。」荊寶說，「今天晚上你就這兒住，這是你的家。」

玉簫紅着臉躱進房間裏。荊寶却沒有馬上走，他和韋皋在外面談話。

「韋兄，你現在已是有家室的人了，總不能老是住在這蕭寺裏，以後你有什麽打算沒有？」

「有的有的。」韋皋說，「我打算到長安找官做，或者到什麽地方遊幕去。」

「這也是辦法。」荊寶說，「攜着玉簫同去麽？」

「不，」韋皋說，「我打算自已去，帶着家眷出門，諸多不便，讓玉簫仍留在你家，待我的事情有了着落後，再來接她便了。」

「但你們是新婚啊。」荊寶說，「新婚夫婦就要別離，那豈不要兩地相思麽。」

「那也沒辦法。」韋皋悵然說，「爲着事業前途，只得暫時離開了。」

「爲什麽不攜帶玉簫同去呢？」荊寶說，「如果你怕旅費不够，我可以多送點給你。」

「賢弟的感情是値得感激的。」韋皋說，「可是，我不能够受你們太多的恩惠。而且我此行也沒有一定的目的地，更不知道要等多少日子才找到職位。帶着玉簫同行，實在不便，只有讓她

荆寶做媒讓玉簫嫁給韋皐。

仍留在這裏，一切有煩賢弟照料她，我去得也安心。」

荆寶見說，只得答應下來。談了一會兒，便告別回去。韋皐送過荆寶，逕自回房來。

玉簫在房中已聽見他和荆寶的談話，知道韋皐不久就要遠行，不由得傷感起來，獨自背着燭光，默默流淚。韋皐見了訝道：「今天是佳期，應該喜笑才是，爲什麼你要流淚呢？」

「相公就要遠行了。」玉簫哽咽着，「才得相聚，又要分離，怎教人不傷懷啊！」

「玉簫，我也不忍馬上和你分別的。但我已經成家立室了，再不能永遠這樣的依人籬下，必須自己創出一番事業來，你應該鼓勵我才是。」

玉簫含淚道：「我知道不應以女兒私情，有害你的前途，可是，可是，相公，你能够爲我多留幾天麼？」

「當然，」韋皐說，「我並不是馬上就的走，而且我要到那裏去，還沒有一定的計劃。前些日子我託人了帶了一信到長安給我的叔父，至今還沒有信來，我不知他的近況如何，不敢冒昧到長安去。現在正擬改變計劃，打算到四川去一行，但一切還沒有十分決定。」

玉簫聽說，心裏畧感安慰。可是，目前雖然不致驟然分離，距分離的日子却不會遠。玉簫最怕聽的就是離別兩字，她記得小時常和父母離別時那種慘狀，至今使她的心靈上的創痕無法平復，假如再來一次別離，這怎使她受得了！

「爲什麼不帶着我一起走呢？」玉簫試向韋皐勸說。「多我一個，費用多不了什麼？我可以沿途照顧着你，相公，你需要有一個照顧你的人，帶

着我去吧。

「玉簫，我知道你會因別離而難過的，卽使我又何嘗不難過，我們不相愛便不會結合，結合了却要分手，這當然是不願意的事，可是——」他長吁了一口氣，繼續的說道：「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目前的能力，還不能携帶妻子浪迹天涯。」

「韋郎，」玉簫第一次用「郎」這一個字來稱呼韋皐，「你瞧，我有這些金飾，還值得幾個錢，儘可以够路上旅費的使用，你不必爲盤纏躭心，只要你肯帶我同行，我的金飾是可以隨時變賣，沒有顧惜的。」

玉簫的誠懇，玉簫的癡情，使到韋皐不忍拒絕她。「到時看情形再說吧。」他只得這樣說。然後擁了玉簫進入帳帷。

這天晚上，玉簫沒有回姜家，姜夫人詫異地向荆寶問道：「爲什麼不見玉簫在你的身旁？」

「我已經把玉簫送給韋先生了。」荆寶說，「韋先生一個人住在蕭寺裏，十分不方便，沒有人伺候是不行的。」

「你應該事前對我說的，」姜夫人帶點怒意。「玉簫是我鍾愛的人，所以才教她服侍你。你怎可以將她胡亂送給別人。難道你對玉簫竟沒有一點留戀麼？」

「我很愛玉簫。」荆寶說。「她聰明，誠實而美麗，就是因爲我太愛她了，所以才教她嫁韋先生去。韋先生學問好，有才氣，局量恢宏，將來定必是宰相，玉簫嫁着他，一定會比嫁我好的。」

姜夫人雖然有點捨不得玉簫，但事已至此，沒有辦法挽回，只得對荆寶說：「你要遣嫁玉簫，也應該對我說一句。玉簫雖是婢子，但我一向把她當作女兒看待，臨到遣嫁，不應倉卒。」

「我怕母親不肯答應，是以先把她送過去。」荆寶笑着說。

「好吧」姜夫人說，「明天你叫玉簫回來見我，待我贈點禮物給她。她伺候我好一場，不能沒有一點東西贈予。」

荆寶欣然答應着。第二天到蕭寺中告訴玉簫去。

玉簫見了荆寶，泛起一種新嫁娘特有的羞態。她現在已經是婦人了，處女的時代已經過去。她在羞澀中還帶一點惆悵。

「恭喜，恭喜韋嫂。」荆寶向他們一揖。玉簫的臉上更泛起桃花來。

荆寶知道玉簫畏羞，便不再向她打趣。玉簫招呼荆寶坐下，自去張羅茶湯。

「用不着張羅了。」荆寶向玉簫說，「我已經把你的事對夫人說過，夫人叫你馬上回去。」

「呀！」蕭玉驚怯地輕叫一聲，「她會責備我麼？」

「不，她責備你什麼？」荆寶說：「我告訴她這是我的主意，夫人很高興，只是怪我沒有在事前告訴她，使她沒有好好的給你一份粧奩。現在，她打算補送給你。」

「夫人待我真好。」玉簫欣然說：「讓我馬上隨你回府上見她吧。」

「我也應該去見見她的。」韋皐這樣說。

「韋兄且待明天再去。」荆寶止着他說：「女婿回門，是應該在第三天的。而且我們也得準備一下招待。」

「却有許多張智。」韋皐說：「依我看來，我明天到你府上來時，也不需要怎麼待招了。彼此知己，用不着俗套。」

「趁着這機會熱鬧一下也好。」荆寶說：「自從父親上京之後，家中許久沒有請客了。」

「好吧，」韋皐笑着說：「賢弟要怎樣便怎樣，我只有你任你來率了。」

荆寶一笑便帶着玉簫回府去了。

韋皐初試愛情的滋味，和玉簫偎傍了一整晚和一個早晨。現在，玉簫去了，頓使他覺得空虛、寂寞。

他無聊地拈起筆來，打算吟詩，他想以玉簫爲題，寫他們定情時的情況，可是，那情況是那樣的穠艷繽紛，教他無從說起。正在握管沉吟的時候，突然有人搗着蕭寺的大門，問道：「韋皐秀才是住在這裏麼？」

「是那一位見訪？」韋皐連忙走出來應門，大門開處只見門外停着車馬。

「江夏時廉使衙門派來的人。」門外一個吏員這樣回答：「陳時廉使教我們來接韋相公到署的。」

「可是，我不認得陳時廉使。」韋皐茫然苦說，「他爲什麼要請我去呢？」

「你就是韋秀才了。但請上車，到衙門見着陳時廉使自然分曉。」來人恭敬地說。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俠盜白金龍

冒名行兇

羅天．文鳳簫．圖

屋頂暗算

白金龍一個「倒掛金鈎」，頭下脚上，足尖勾住屋簷，臉部緊貼在後窗戶，眼睛正好看清楚屋內情形。只見那座上的中年男子，像是這一羣人的首領，心中不由暗喜道：「那作惡多端，一刀連傳二命殺死趙家母女的賊徒雖然不知道是誰，却被我發現了這一所賊窩子，抓住這一干匪徒，還怕找不出正兇來。」

房內幾個人也怪，只是有一句沒一句的聊着閒天，完全與正事無關，可把暗中竊聽的白金龍急死了，正欲不顧三七二十一闖進房去，先擒下匪徒再說，却又聽得大門上又响起一陣响亮的捶門聲。

房內諸人均是身形一動，欲去應門，那中年男子却阻止道：「你們等着瞧吧！我去開門，將那小子引進來，問問他有多大胆子。」說完話，呵呵大笑，順手抄起了桌上的旱烟袋，向房外走去。

白金龍不知道他去引甚麼人進來，心想：「反正越多越好，來個一網打盡。」

片刻之後，房外一陣脚步聲，又進來兩名身穿夜行衣，腰佩單刀的壯漢，却不見那中年男子回房來。

白金龍止不住暗中猜疑道：「看進來的那兩名壯漢的裝束，分明是他們一路上人，那中年男子又說什麼要問問他有多大的胆子，這又是什麼意思？」

他正自思索不定，驀然間瓦面上傳來了極輕微的响動聲。他原是身形倒懸，足尖勾在屋簷上的，對瓦面上的响動感覺特別敏銳，就算一片樹葉落在瓦面上，也瞞不過他的耳朶。所以那輕微的响聲一起之後，他立即心中一動，腰肢一用力，正準備翻身而起，看個究竟，足踝上却已感到一陣勁風掃來。耳邊更傳來桀桀狂笑道：「那裏來的野小子，胆量倒不小，這兒是甚麼地方，豈能容你隨意進出，你與我躺下吧！」

白金龍是甚麼人，怎能着了別人道兒？然而急切間，武學再高，也翻不過身來，祇得足尖一鬆，飄身而下，半空中頭一抬，腰一擰，正過身形，脚尖一探，輕輕向地面落去，嘴上大罵道：「好一羣匪徒，深宵往來，鬼鬼祟祟，準不是好東西，今天落在我眼裏，還敢暗算你家大爺，你們也太放肆了。」

語聲落處，背後又响起了暴喝聲，勁風如刀，夾頭夾腦砍來。

白金龍連頭也不回，脚尖一點地面，又刷地竄去六七尺遠，右手向腰際一探，拔劍出鞘，呵呵大笑道：「有種的齊上來吧！讓大爺一個一個打發你們上路，免得多費手脚。」言語之間，身形向回一轉，只見剛才在屋內見過的幾名壯漢，

各挺單刀，分從四面搶上來，將自已團在中間。那屋頂上亦响起暴喝聲道：「老匹夫，胆量倒眞不小，今天不留下你的萬兒，恐怕未必就容易出去。」

白金龍抬頭望去，只見在月色之下，屋頂上站着的正是那個中年漢子，手上還抓着一支旱烟袋，連連比着手勢，督促他的手下人圍攻。

白金龍藝高胆大，智勇兼備，當然不將眼前這些人放在心上，冷笑了一聲道：「原來暗算你家大爺的就你這小子，有種的下來吧，拚個高下。」那中年男子又桀桀狂笑道：「老匹夫，你還在做春夢哩！這是抓賊，你當是以武會友麼？」語聲落處，才上的旱烟袋一指，又道：「大伙兒齊上，那老賊胆敢拒捕，格殺勿語。」

離白金龍最近的那名漢子，高喝了一聲，掄刀就上，一招「力臂華山」，刀鋒當頭砍下。

白金龍急于建功，手上的短劍毫不留情，向上一擋，一個「撥雲見月」竟用足了十分勁力。

那漢子還不知進退，妄欲以刀重身長，佔了短劍便宜，丹田氣一提，吐氣開聲，手上的單刀更用力磕下。半空中只聽得「嚐」地一响，一道白光，淩空飛出，那漢子也接着大叫了一聲，左手抱着右手，向後便退，那右手虎口間，更是鮮血點點，泫然而下。

旱煙袋當武器

原來那漢子的力道怎及得白金龍，刀劍一碰之下，高低立判，單刀震出十幾丈以外，虎口迸裂，他吃了這一下虧，怎能不退？

然而白金龍嫉惡如仇，豈肯容他全身而退，跨步進身，手中劍一挺，一招「白蛇吐信」，只見寒光一點，如飛而出。

其餘那幾名漢子一見自已人吃了大虧，忙不及的搶上前來救護，單刀鐵尺齊舉，分從四面襲去。

白金龍手中兵刃已出，不得不收回來，一招「玉帶圍腰」，護住身形，然而他脚底下依然不放過那退下去的漢子，一個「魁星踢斗」，只聽得「噠」地一聲，那漢子頓時像斷了線的風箏，懸空翻了幾個筋斗，直跌出去。

就在這一招「玉帶圍腰」之下，又聽得「嚐嚐」兩响，又吃白金龍磕飛了兩柄兵刃。他一招得手，

白金龍奮起神威，力敗四條漢子。

更不饒人，左手疾出，駢指如戟，輕輕在左前方那漢子的背上一戳，這原是點穴的重手法，那漢子怎能受得了？背上「鳳尾穴」上一麻，頓時呻吟倒地，再也爬不起身。

其餘幾名漢子一見不是路，功力懸殊，相差過甚，頓時勇氣全失，向後直退。

那屋頂上的中年漢子也看呆了，急切之間揭起了十幾張瓦片，就像連珠似的向白金龍打去。

好個白金龍，那將這些玩意兒放在心上，手上短劍起處，舞出一團銀光，直所謂風雨不透，滴水不進，叮叮噹噹一陣亂响，十幾塊瓦俱都向四下彈出，磕的粉屑末碎，散成一地都是。

屋頂上的那中年漢子也吃逼急了，手中旱烟袋一掄，縱身向下就躍，呼地一响，烟袋鍋當頂砸下，嘴上大罵道：「老匹夫，你別逞能，今天有你就沒有我，好歹要拚個死活。」

那四周圍着的幾名壯漢，雖然打鬥不是對手，然而吶喊助威卻是能手，于是縱聲高叫起來。有的還看不出風頭，更高聲叫道：「方師父，別放走了這老傢伙，看他鬼頭鬼腦，深更半夜摸進別人門戶，準不是好東西。」

白金龍也懂得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道理，短劍向上一橫，一個「撥雲見日」，先削斷那一支竹節旱烟袋再說。

怎料到那旱烟袋外表雖然不起眼，黝黑有節，身細而長，完全像一根細竹管，卻不知道是用甚麼做成的，半空中又是錚然一响，聲清而亮，有如金鐵相交，震人耳膜。那中年男子雖然眉尖一疊，像是痛苦特甚，卻依然忍住了，手上的旱烟袋緊握不放。

白金龍一劍沒削斷旱烟袋已是一奇，再見兵刃相碰沒有將旱烟袋磕飛更是二奇，料定那中年男子不是易與之輩，正欲變換招式，再試試對方功力，那料到那旱烟袋是裝有烟絲的，一擋之下，那烟鍋中燃得通紅的烟絲齊吃震出烟鍋來，火星點點，圈成一團火花，迎頭罩下。

白金龍倒沒有料到這一着，百忙之中，只有縱身後退，而他退得再快，衣衫上已沾了幾點火星。那火星又不知是用甚麼原料做成的，當然不是普通烟絲，觸物就燃，所以白金龍的衣衫上雖只沾了幾點火星，卻已是火光融融，燒將起來。好個白金龍，竟能臨危不亂，沉着應變，又怕那中年男子更施出什麼下流的暗器來，趕緊一個「就地十八滾」藉身壓滅衣衫上的火勢，更退出十幾步以外。

那中年男子也吃的苦頭不小，白金龍向後一退，他趕緊將右手的旱烟袋交給左手，右臂連連伸屈了幾下，五指不住舒展，像是受的痛苦不小。

故作不解

白金龍出道以來，幾曾落過下風，氣得怒吼了一聲，右手短劍一揮，一招「毒蟒出洞」縱身躍上，劍尖分心就刺。

那中年男子早趁着白金龍一退之際，烟鍋中又裝滿烟絲，敲燃火種，深深地吸了一口，這時不等白金龍撲近，旱烟袋一起，一個「柳絮隨風」烟鍋中又吐出千百點火星，疾向白金龍射去。

白金龍吃一回虧，學一回乖，早料到敵人會此一着，手上的短劍招式一變，「閒鶴起舞」，只見銀光遍體，劍花朵朵，那千百點火星怎能侵得進去，隨着劍風一絞，已分向四下直蕩開去。

那四周圍住白金龍的幾名壯漢，怎料到有此一着，火星掃來，頓時狼狽躲閃，亂了陣脚。

那中年男子也看得暗自心驚膽顫，正準備再裝上第二袋烟絲，然而白金龍已破空而來，一個「白蛇吐信」劍尖已刺向咽喉。這一招其快如風，那中年男子不敢硬撥，一個「獅子搖頭」避開來勢，脚下一個轉身，向後就退。

白金龍怎能讓他走，怒喝道：「好賊徒，你要走容易，快招出那三件大案的兇手來，大爺手下留情，饒你一個不死。」他一面說，一面足尖一使力，身形淩空竄起，一個「乳燕穿簾」，反搶在那中年男子前面，掌中短劍一挺，迎胸刺去。

那中年男子吃了一驚，一面用旱烟袋招架，一面驚異聲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白金龍不假思索，朗聲道：「你要問大爺的姓名麼？大爺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白金龍就是我，我就是白金龍。」就在這個「龍」剛一出口，只聽得「噹」地一响，短劍與旱烟袋相碰。這一招白金龍是用了十成力，軟中帶硬，內力無窮，那中年男子先前勉強接了一招，這一次怎能再受得了，虎口一痛，旱烟袋脫手飛出。

白金龍一招得手，更不饒人，見空抓隙，乘機而進，再不容對方有還手機會。

那中年男子身手倒也不弱，臨危不亂，身形向下一倒，就地一個「十八滾」，退了下去。

守在四周的壯漢一見首領有難，也顧不得是不是白金龍對手，單刀一挺，一窩蜂地湧了上來。

白金龍殺的性起，又怕走了那中年男子，正自短劍起處，欲行大開殺戒，却聽得那中年男子改口招呼道：「白老爺子暫請住手，在下尙有話請教。」那幾名使單刀的漢子本來就勉力而爲，此時一聽自己首領喊住手，立卽兵刄一收，乘機退身。白金龍呵呵大笑，劍尖一指道：「你是明知不敵，想用緩兵之計麼？」

那中年男子雙手一拱，朗聲道：「大丈夫死則死矣！何足懼哉？只不過老爺子剛才那幾句話，却令在下不解，故欲動問。」

白金龍見他言語從容，神態不卑不亢，而且五官生的端正，一臉正氣，倒不像是爲非作惡的匪類，心裏面不覺消去了幾分敵對之意，抱劍答道：「你別故作不解，有什麼話快說吧！」

中年男子問道：「你要我招出那三件大案的兇手來，但不知是那三件大案？」

白金龍又大笑道：「我知道你會故作不解，我先問問你，是不是你手下的人，冒了我白金龍的名頭，第一案是刧去五百兩紋銀；第二案是刀傷寡婦；第三案是先奸後殺，砍死了趙家母女？」那中年男子亦是像忍俊不禁，呵呵大笑起來。

白金龍愕然道：「你笑什麼？」

中年男子道：「我再問你，你怎麼會疑心到我頭上來？難道有人告訴你不成？」

白金龍是老實人，當下將自己如何黑夜守候，如何發現夜行人物，又如何跟踪到此地來，大畧說了一遍，最後又道：「你們聚集了這麼多人，深宵進進出出，如今落在我眼裏，還有什麼話說。」

那中年男子且不答覆，眼睛向四下一瞥，指着一名壯漢道：「蕭立明，你到前面來，讓這位白老英雄認一認。」然後他一轉頭又向白金龍道：「老爺子，憑你的眼力，總還記得起吧！」

白金龍笑道：「那有記不起的道理，他就是我首先發現的那人，我能到此地來，亦是跟踪他而得。」中年男子一點頭道：「那就好了。」然後又轉頭問那蕭立明道：「你說一說吧！深宵行走，爲了何事？」

那蕭立明躬身答道：「奉了師命，前去尋找那冒稱白金龍，殺人行兇的那人踪跡。」

白金龍驚訝地應了一聲道：「冒稱白金龍的那人踪跡，難道你們已經知道不是白金龍幹下的了？」

中年男子呵呵大笑道：「這個當然，還用多說？」他又向白金龍上下望了一眼，續道：「老爺子，你也用不到瞞我，白金龍不是你，你又何必冒稱白金龍？」

白金龍道：「既然知道我不是白金龍，你們又何必暗中算計於我？」

那中年男子道了一聲「慚愧」，又搖了一搖頭道：「我將老爺子認錯了，還當是叛徒請來的幫手，暗中窺探我的行踪，現在我明白了，以你老人家的功夫，蔡逢春替你牽韁扶鐙都還不够，你怎會受他利用？」

白金龍也搖了一搖頭道：「你說的話，我不懂是什麼意思，什麼叛徒，什麼蔡逢春，又疑心什麼我是他的幫手，你乾脆說明白一點吧！要是一塲誤會，咱們也好立卽解開，免得結下樑子。」

中年男子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還是請老爺子進去小坐片刻，在下詳細奉告。」他又向白金龍望了一眼，拱了一拱手道：「在下方學武，揚州城內也薄有小名，但不知老爺子願否不嫌駑駘下駟，折節相交？」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老哥又何必自謙。」

中年男子面現喜色道：「老爺子快人快語，令人浮一大白，敢請老爺子示下高姓大名。」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我是白金龍，難道你還不相信麼？」

那自稱方學武的中年男子又呆呆望着白金龍，半晌說不出話來。那四周圍着的幾名壯漢更是嚇了一跳，暗中談論道：「那大俠白金龍乃是一名年輕小伙子，怎會如此衰老？難道他是白大俠的老爹不成？」

白金龍早料到對方在猜疑什麼，就在大笑聲中，將頭頂上的假髮一抹，腰身一直，那笑聲也由蒼老逐漸轉爲宏亮，雖然臉上的皺紋還未擦去，然而那神態聲音與前大不相同。

方學武久在江湖混跡，見多識廣，忙不迭的一拱倒地，說道：「果然是白大俠，在下眼拙，幾乎入寶山而空回，失諸交臂。」

白金龍將假髮帶回去，也還了一拱，笑道：

「方兄不必多禮，你的年紀比我大的多，稱我一聲老弟已是過份，再稱我什麼大俠的，那就擔當不起。」

方學武是爽直人，大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愚兄放肆了，白老弟，請裏面坐，離天明還有半個時辰，咱們好好喝幾杯，談一談。」

白金龍呵呵大笑，脚下更不遲疑，直同那一間大客廳走去。

細說經過

那方學武執禮甚恭，席上坐定以後，親自敬了白金龍一杯酒，又說了些賠罪的話，請白金龍原宥。接着又將那個叫蔡逢春的叛徒，其中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原來方學武亦是將門之後，祖上隨年大將軍西征，立功不小，及至年大將軍獲罪，其祖上亦歸隱揚州，在揚州城內開了一家鏢局，世代相傳，名震大江南北，到方學武手上，時代轉變，南北已通火車，鏢局子生意一落千丈，方學武也知道鏢局子再沒有前途，於是將鏢局子收起，改設了一家武館，收徒授技，生涯倒也不惡。

那蔡逢春就是方學武的小徒弟，年齡只不過二十歲，天資不惡，學藝五載，盡得師門所傳，頗爲方學武所寵愛，認爲是傳燈弟子。

想不到蔡逢春不學好，一腦袋升官發財思想，偷了二十兩銀子作盤川，到南京投奔巡防營，因爲武學不錯，即得統領鄭大人賞識，擢爲哨官。

方學武丟了二十兩銀子是小事，也沒有追究，然而蔡逢春當了哨官以後，却性情大變，仗了官府之勢，橫行不法，欺壓良民，單是強姦民女的案子就有好幾起，南京城內，人人側目而視，消息傳到方學武的耳中，當然怒不可遏，教了蔡逢春的武技，等於助桀爲虐，立即帶了門下到南京來，要清理門戶。

白金龍忍不住插嘴問道：「那蔡逢春既然在南京城，你們怎會找到上海來？」

方學武道：「我剛帶了門下，趕到南京，那叛徒已經隨着鄭統領到上海來了。」

白金龍又道：「那鄭統領不是死了麼？」

方學武點了一點頭道：「不錯，聽說鄭統領就是死在老弟的手上的。」

白金龍詫異道：「是啊！我殺死鄭賊，他豈有不曉得的道理，幹麼還要留在上海城？」

方學武苦笑道：「他不但留在上海城，而且還冒用你的名頭，到處作惡。」

白金龍更詫異道：「他盜用我的名頭，這與他又有什麼好處？如今官府到處捉拿我，一旦抓住了他，豈不是正好做了我的替身。」

方學武搖了一搖頭道：「其中道理，我就不明白了，或許他見老弟的名頭太亮，藉此提高他自己身價，也未可定，反正我知道，最近那三件案子，都是那叛徒蔡逢春盜用你的名頭做下來的。」白金龍接口問道：「你抓住了什麼証據？」

方學武呵呵笑道：「我到了上海之後，即探聽到他的消息，那時他住在道台衙門內，投鼠忌器，我不敢貿然動手。及至鄭統領一死，我以爲他要回南京去，想不到他竟在上海住下來。」

白金龍又忍不住問道：「他住在那裏？讓我親自去了這一筆賬。」

方學武道：「老弟不要性急，聽愚兄再說下去。他自搬離道台衙門後，即住在南市口的通陸旅店，愚兄正要動手，想不到他聞風先遁了。」

白金龍接口問道：「那末，那又怎能做下這三件案子？壞我名聲。」

方學武道：「愚兄每晚派人守在各處要道口，他做那三件案子的時候，都吃門下的弟子撞上了，可惜門下弟子武學太淺，不是那叛徒的對手，等到愚兄聞訊趕去，他又早就溜走了，所以直至今日，仍然令他逍遙法外。」

白金龍氣的哼了一聲，右手恨恨一拍，只聽得「噠」地一响，那張紅木方桌上早陷下了一隻掌印。方學武忙勸道：「老弟何必生氣，反正你的冤枉我全知道，總有一天眞相大白……」

白金龍不等方學武說完，已咬牙恨聲道：「我一天都不能等，恨不得立即抓住那小子碎屍萬段，方消我恨。」他說完話，忽地又站起身來，雙手一抱，向方學武拜了下去。

方學武趕緊起身離席，還禮不迭，嘴上連聲說道：「老弟有什麼事儘管吩咐下來，愚兄縱然粉身碎骨，亦義不容辭。」

白金龍慘笑道：「小弟祇要老兄示知那姓蔡的小子外表身材，容貌長相，小弟踏破上海城，也要將他找出來。」

方學武毫不遲疑道：「這個容易，不過，白老弟，你眞無需乎這樣性急，愚兄派出去的，還有弟子沒有回來，等天明前後，或許有點消息。」

的消息也不一定。」

白金龍舉起杯中酒，一飲而盡，然後猛地一擲，只見那酒杯碰在方磚上，「砰」地一响，杯片四飛，摔得粉碎，他又仰天說道：「我白金龍不捉住蔡逢春，取他性命，雪我寃枉，再無顏見天下人。」

方學武忙命手下人換過酒杯，親自注滿酒，好言安慰了一番，兩人才又重新開懷暢飲起來。

得知下落

雞啼三遍，東方微明，白金龍正等的不耐煩，只聽得大門上傳來了叫門聲。

白金龍大喜道：「是老兄的門下回來了。」

方學武點點頭，也不作聲，眼睛直向廳外望去，只聽得甬道上一陣腳步聲，接着兩名腰佩單刀的漢子，徐步走近大廳來，雙手一抱，向座上的方學武行下禮去，恭恭敬敬的喊了一聲「師傅」。方學武向上座一指道：「這位是當今名震大江南北的白大俠白金龍，你們上去見禮。」

那兩名弟子向白金龍望了一眼，面現詫異之色，似乎眼前的白金龍與想像中的大不相同，然而為師傅的已經說出口，做徒弟的怎敢違背，又見白金龍年事已高，自已不敢隨便，趕緊雙膝一屈，跪下地去。

白金龍呵呵大笑，右手輕輕一揮，只見一陣勁風起處，已將那兩名壯漢拉起身來，然後又拱了一拱手道：「不敢，不敢，我的年紀比你們小的多，你們行此大禮，豈不是要折殺我。」

那兩名壯漢還是莫名其妙，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相互愕然，眼看着那老頭子沒有八十也够七十，怎麼說比我們還年輕。

方學武跟着呵呵大笑，也沒有說明其中原委，接着問道：「你們見到了姓蔡的那小子沒有？」、那兩名壯漢誰也沒開口，只是喪氣地搖了一搖頭。白金龍急不及待，大聲道：「方兄，天已經快亮了，告訴我那小子的容貌，我親自去找一找。」方學武又勸道：「你再等一等吧！等我最末那一撥門下回來，要是再沒有消息的話，愚兄就陪……」

語聲未了，白金龍忽地眉尖一挑，叫道：「牆頂有人。」說時就欲起身。

方學武忙阻攔道：「老弟，在愚兄的地方，自然有愚兄出面，老弟請安心……」

語聲未了，那牆頂上也傳來語聲道：「師傅，是徒弟林國斌回來了。」隨着語聲，一條黑影如飛向階前落下，急步奔進廳來。

方學武沒有好顏色道：「放着大門不走，跳牆越垣，難道你要在我面前露一手麼？」

那林國斌也來不及行禮，氣喘喘地說道：「徒兒怕敲門耽擱時間，所以越牆而來。」

白金龍精神登時為之一振，一躍而起。

方學武也是急聲問道：「什麼事恁般緊急？難道蔡逢春有消息了麼？」

林國斌一點頭道：「不錯，他就住在蓮花巷的長三堂子裏，隨師兄守在附近，徒兒趕回來報訊。」

白金龍一抬腿道：「帶我走。」

方學武一擺手道：「慢走，事情成敗，不爭這幾分鐘時間，國斌賢徒，你先將發現那叛徒的經過說一說，你不是守在道台衙門附近麼？」

林國斌道：「不錯，徒兒與隨師兄初更就抵達道台衙門，衙內守備森嚴，徒兒不敢輕進，就守在黑暗處，觀看動靜，一直守到子夜前後，那蔡師弟來了……」

方學武一拍桌面，怒聲道：「什麼蔡師弟，稱他畜牲倒還好一點。」

林國斌忙應了一聲是，續道：「他大搖大擺，是從正門進去的，一直到五更天的時候才大搖大擺出來，我同隨師兄就跟着……」

方學武又插口道：「難道那畜牲在衙門做下什麼案子來？」

林國斌搖頭道：「不像是甚做案子，他進出衙門都是堂堂正正，在門口站崗的守衛還向他行禮哩！」

方學武憤然接口道：「難道這畜牲還是跟官府有連絡，作官做賊，官賊不分？」

白金龍怒聲道：「不管他那許多，既然有了他的下落，咱們就找他算賬。」語聲落處，就欲提步起身。

方學武一點頭，說了一聲好，要林國斌在前帶路，一行十餘人出了大門。

公道自在人心

就在天明時分，蓮花巷口突然响起了打鬥聲，接着是喝叱聲求饒聲相繼而起，那巷口本有幾家大茶樓，喝早茶的客人都一窩蜂地趕出來瞧熱鬧，只見街頭上兩名年輕的漢子，一名倒在地上，另一名正以老拳相向。

那倒在地上的漢子不住求道：「蔡師弟，咱們不過偶然相遇能了，你何必如此對我，不念往日師門之情。」

那在上面的漢子狂笑道：「姓隨的，你用不到瞞我，你當我不知道麼，你跟了我這多路，我怎能不謝你幾拳，去叫那我老王八來好了，趁着今天說個清楚，我蔡逢春已經是五品都司衙的哨官，誰敢罕在他門下……」

語聲未了，只聽得人叢背後响起了吆喝聲道

：「好個叛師背道的畜牲，氣死我也。」接着一條人影直竄進人羣中間來，他正是方學武。

那行兇的漢子是蔡逢春，一見到進來的是他師傅，雖然一向膽大妄爲，暴戾恣睢，也不免呆了一呆。

方學武旱烟袋一指，冷笑道：「姓蔡的，你不認師門，也就算了，背後却還敢駡我，你還有什麽話說？」

蔡逢春定了一定神，方道：「你要怎麽樣？」

方學武大笑道：「你不認師門，我却不能容你作惡，抓你囘去，按門規治罪。」

蔡逢春眼珠子一轉，瞟膽陡生，呵呵大笑道：「我是朝廷五品大員，只知道守朝廷的王法，你的門規，難道還能大過朝廷王法麽。姓方的，看在過往交情份上，我也不來罪你，快走吧！停會兒官軍來了，你又吃不了兜着走，一塲官司。」

方學武氣的七竅生烟，旱烟袋一揮，迎面打去，大駡道：「畜牲，我要你死。」

蔡逢春一個「獅子搖頭」，閃身避過，右手從腰際一掏，早拔出一柄西洋手槍來，槍口一擺，大笑道：「姓方的，你再不走，可莫怪我手下無情，如今亂黨橫行，打死一個人可容易得很。」

方學武怒駡道：「好畜牲，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旱烟袋一揮，二次襲上。

蔡逢春大笑道：「你要找死，我也沒有辦法，就成全了你的心願吧！」說時右手食指一扣，只聽得「砰」地一响，槍口火光一冒，子彈飛出。

那方學武身手再快，怎及得火槍快，就在「砰」的一响聲中倒下地去，那看熱鬧的羣衆也紛紛向街邊退去。

然而說也奇怪，那手槍一响之後，竟轟地脫手飛出，跌出十幾步以外。

蔡逢春哼了一聲，幾個箭步，正欲一彎腰，拾起那柄手槍，却見一條黑影，如飛搶上前來，足尖一抬，早將那柄手槍踢上半空，滴溜溜幾個轉身，跌在屋頂上。

蔡逢春愕然一驚，抬頭望時，只見身邊已多了一個彎腰拱背的老頭子，不由得大怒道：「槽老頭，剛才是你暗算本官麽？」

那老頭正是白金龍，呵呵大笑道：「要不是我扔一塊石子兒，那一槍不是要你師傅的性命麽？」

原來先前那一槍，蔡逢春是對準方學武的心口射擊，却想不到白金龍暗中相救，一石子兒飛去，槍口一斜，連手槍都飛出手心以外。

方學武只不過左肩膊上劃了一道口子，雖然鮮血直流，傷勢却不重，當下大叫道：「白老弟，將這畜牲處死，一切官司有我去承當。」

白金龍又大笑道：「聽到了沒有，令師命我將你處死哩！」

蔡逢春料定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何況手槍一失，早就膽怯，當下操起官腔，說了幾句塲面話，開步欲走。

白金龍那能讓他走，右手一起，早抓住了他的衣領，大聲道：「你要走容易，快招出你冒稱大俠白金龍，所做下的那三件大案子來。」

街面上的人羣哄然一聲，雜亂談論道：「原來這小子就是白金龍。」

另有人提醒道：「他不是白金龍，你沒聽到那老頭子說麽？他是冒充的。」

也有人道：「你們別去早下結論，看那姓蔡的又怎麽說？他還是五品官兒哩！」

那蔡逢春作賊心虛，右拳一起，返身打去，虛聲恫嚇道：「你快放手，目無王法，竟敢當街行兇，毆打本官，那是造反殺頭的罪。」

白金龍左手一幌，早如蒼鷹抓小鷄似的扣住蔡逢春的右手，接着自己的右手又向下一落，在蔡逢春的衣袋中一摸，已掏出一張紙片來。

蔡逢春急得大叫道：「來人哪！快找地方，青天白日之下有人行兇……」

白金龍不理這許多，一脚將他踢倒在地，雙手一展那張紙片，只見紙片上畫着一條張牙舞爪，昇空欲騰的白色金龍，當時將紙片向四周揚了一揚，大聲道：「這小子就是冒稱白金龍作下三件大案的兇徒，物證俱在，請列位看個明白，好作見證。」

人羣中立卽响起暴喝聲，怒不可遏，人人喊打。白金龍又攔住道：「列位請慢動手，讓我再問問他爲什麽要冒充白金龍。」

那蔡逢春怎肯招認，然而吃不住白金龍的內家點穴的手法，在他胸前「七坎穴」上一點，心窩裏像是有千百口繡花針亂刺，痛得死去活來，只好改口求饒道：「老爺子，饒了我吧！我說實話好了。是制台衙門裏傳來的命令，要我冒稱白金龍去行兇的，好破壞白大俠的名譽……」

話聲未了，那四周的人羣俱都大怒道：「白大俠是好人，我們都稱他是救苦救難的白爺爺，你却來做壞事，壞他的名頭，害得我們都中了你的道兒，冤枉了白爺爺。」

這時候羣情洶湧，一人喊打，萬人响應，千百隻拳頭如雨點般的落下，蔡逢春當塲斃命。

白金龍拉了一拉方學武的衣衫，大笑道：「公道是在人心。你的門戶有人代你清理了，我的冤枉也有人代我報仇雪恨了，我們走吧！」

方學武也右手掩住傷口，大笑道：「公道是在人心，我們走吧！」

——本段完，全文未完——

·人物傳奇·

忠義不屈

張靈·文

鄭芝龍原名鄭一官，是福建泉州安平鎮人。十八歲時，因爲在家鄉闖了禍，逃亡到日本，以販賣鞋子爲生。他娶日本田川氏之女爲妻，生下一子取名鄭森。鄭芝龍爲人甚不安份，後來和流寓日本的顏思齊等二十八人結爲弟兄，密謀反對德川幕府。誰知事機洩露，只得漂海到台灣。走私刼掠爲生。

鄭芝龍的三個弟弟和族人，還有漳州、泉州一帶的窮人共三千餘，也紛紛渡海而來，成爲開發台灣的一股新生力量。這一年是一六二四年（明天啓四年）。

鄭芝龍逃離日本時，妻子被德川拘留。一六二六年芝龍受明朝招撫，不久官至都督同知。一六三〇年叫人攜帶禮物，和給寫自己督師海疆的軍容煊赫情狀，渡日要求遣返妻子。日本人這時有點怕他，把七歲的鄭森送了回來。田川氏直到一六四五年鄭芝龍擁戴唐王（即隆武帝）建立福州政權，被封爲太師平國公的時候，才被送回中國。

清兵入關（一六四四）不久，馬士英、阮大鋮等於南京擁立福王爲帝。這就是弘光王朝。其時鄭芝龍任福建總兵。二十一歲的鄭森被送到南京國子監的太學讀書。在福州隆武帝即位後，鄭氏兄弟三人聲勢之煊赫一時無兩，有一天，隆武帝召見鄭森，看見他年少英俊，奏對間處處以國事爲懷，對時局的觀察也多銳利中肯。隆武帝親切地撫着他的肩背說：「恨朕無女配汝爲妻，只望你盡忠國事！」並恩賜國姓（朱），改名「成功」，並委他做禁軍提督，照駙馬一樣待遇，協理宗人府事（管理皇族內部事情）。鄭芝龍是一個只知道追求利祿的人，擁立唐王原非出自本意。他只想投機。在福州政權裏他掌握兵柄，把持稅收，要他出兵籌餉來抗敵，他總不答應。滿清派降官黃熙胤來活動，許以「閩粵總督」，他對隆武帝更貌合神離了。鄭成功很不滿父親的所爲，他爲各地民衆抗清的英勇戰鬥而鼓舞，尤其深受堅守揚州、壯烈殉國的史閣部（可法）臨難不苟，慷慨就義所感動。在一六四六年南明局勢危急萬分之時，他要求出守仙霞關，四個月後，鄭芝龍用母病的假消息騙了他回來。

清軍長驅南下，隆武帝逃到汀州被殺。鄭芝龍全不抵抗，回到安平準備投降。成功勸他不從，父子幾至衝突。鄭芝龍降清後，被帶回北京軟禁。芝龍北行前還寫信勸成功隨行，成功嚴詞拒絕了。

鄭芝龍屈膝降清，原以爲最低限度自己的身家性命可保，豈知他投降後即被挾北行，閩粵總督的迷夢破滅了；連自己的老婆（成功母）也因被辱而自殺。

國仇家恨交織在年青的鄭成功心裏，形成了一股泰山可撼的力量。他痛恨侵略自己國家的敵人，痛恨賣國賣身的民族敗類。他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決定不顧一切奮鬥下去。

他跑到孔廟去焚了儒服，表示自已已不是一個儒生，而是一個「孤臣」了。然後，和從前同守仙霞關的舊部張輝、張進等九十多人乘着兩隻大船，掛起招討大將軍的旗幟，另用十隻小船滿載水兵，一起出海去了。爲了表明立場，他在自已乘坐的大船上豎起一面「殺父救國」的大旗。到南澳招了一萬三千多人，然後駕到鼓浪嶼去。

在鄭成功起兵海上，首揭抗清義旗於東南沿海的同年（一六四七），桂王在肇慶即皇帝位，稱永曆帝。成功在海上未接這消息，但他却以孤臣孽子之志，在海上積極練兵修船，和清軍作戰多次：打過泉州，佔了海澄，打過同安，打過潮州，佔了胡陽。一六四八年和永曆帝取得聯絡，封威遠侯。打下漳浦、雲霄後，又封漳國公。

戰鬥五年，他的力量壯大起來了。一六五一年他取得金門、廈門，作爲抗清根據地，伺機反攻。

那時候，以監國名義在浙江建立政權的魯王，因舟山失陷，由張名振、張煌言等護送入海，於一六五二年春天流亡到廈門。鄭成功以原日宗人府正身的身份接待他，隨來的皇族亦分別予以安置，從官也月給薪俸。

隨魯王同來的定西侯張名振也是一個積極抗清的人物，他背上刺上「赤心報國」四字。鄭成功和他見面不久便引爲親密的戰友。鄭成功派他去打漳州、泉州，且曾授與元帥的名義率軍攻入長江。不幸於一六五五年冬天病逝舟山，這是東南抗清力量鉅大的損失。

鄭成功在東南沿海不斷襲擊，使滿清政府感到很大的威脅。當時，滿清政府正集中軍力，對付西南永曆帝。對於鄭成功方面，却企圖用軟化手段來解決；派鄭芝龍來收伏他的兒子。

他們要成功交出魯王；又送來海澄公的封命。這些誘降詭計都被成功以具體行動粉碎了。後來滿清皇帝派來兩個使臣，同行的還有鄭芝龍的第四子鄭渡。使臣帶來敕命和詔書，鄭渡帶來鄭芝龍的親筆信，他們到了泉州，先叫鄭渡到廈門。鄭成功有意把這些「欽差」作弄一下，便在安平城內和城外數十里預伏陸軍水軍，宣布要在安平接受詔書。使臣探得這佈置，十分驚恐，但又不得不去。幾百泉州兵護衛他們來了，成功要求先開詔書，使臣要他先薙髮。雙方堅持不下，成功請他們住宿一宵，明天再談。他們早已膽戰心驚，立刻出城去了。成功寫信分致芝龍和鄭渡，書中有這樣的話：

「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微不至。而兄之忠貞自持，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即斧鉞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翱翔千仞之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也。兄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

安圖在敵人方面得到更高的寵榮，把國土出賣了還要把兒子出賣的鄭芝龍，現在滿清王朝的天秤上，已一錢不值了。當那兩個使臣回去把安平談判的經過報告了之後，鄭芝龍被公開囚禁了。連那個本已隱居廈門多時，終以對敵人抱着幻想而秘密北上投依哥哥的鄭芝豹，也被遠戍到寧古塔去。

當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大軍正在進行規復國家領土而鏖戰台灣島上的時候，這個本已是隆武帝的太師平國公，還妄圖滿清委派他做閩粵總督的鄭芝龍，全家十一口被滿清當權者殺了。

一六五五年冬天，鄭成功在福建、廣東方面獲得了一連串的軍事勝利，力量更雄厚，政治上也組織得更完備了，他把所部分作七十二鎮；在招討大將軍府下設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又設立六官，如朝廷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分掌政事。當時金門、廈門已成爲抗清的根據地，許許多多不甘作滿清順民的人都要到這裏來；散布各地的義軍組織也紛紛到這裏來進行聯絡，因此，爲爭取所需要而設的儲賢館、賓客司便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了。也就因此，鄭成功的抗清雖在東南一隅，但他和全國各地反抗滿清的百姓和組織，有着緊密的聯繫。他從各地火熱的博鬥中得到鼓舞，各地義軍也從他那裏得到精神上的支援。

滿清誘降的野心還是不息，那個總督劉清泰又來勸降了。這次是連嚇帶騙，鄭成功表示要戰就戰，沒有商量的餘地。

一六五六年冬天，滿清又通過鄭芝龍派遣一個家人謝表，以巡撫佟岱的信函來勸降。鄭成功在護國嶺打了一場勝仗之後，遣回謝表，覆信芝龍，說他「自投虎口」，最後表示「兒志已堅」，叫他「毋煩再役」。

鄭成功的意志比百鍊的鋼還堅韌！骨肉之情動不得他，高官厚祿誘不來他，暴力淫威嚇不倒他，他明知他控制的地域和掌握的實力遠遠比不上敵人，但他堅信自己是站在正義的方面，堅信大陸上絕大部分不甘受凌辱的老百姓的力量。因此，他不放棄每一個削弱消滅敵人力量的機會，也堅決地拒絕各種方式的誘降，以實現光復河山的願望。

滿清政府利用漢奸作前驅，把永曆帝由廣西逼到貴州，又逼到雲南的滇都。一六五八年李定國將軍在那裏支撐得很艱苦，永曆朝廷希望鄭成功從東南方面發動攻勢，以解除清軍步步緊逼的威脅，恰巧鄭成功的專使奉命到那裏聯絡，也希望他們從西南方面打出來，以便會師江南。於是，鄭成功接受了永曆帝最後一次給他的延平郡王的任命，以後他的子孫一直襲承這封號。

一六五八年他決定北伐了。十七萬大軍（包括水軍，騎兵、步兵各五萬，機動兵力二萬）從廈門出發，到舟山島和魯王舊部張煌言會合，開到羊山海面遇颶風，八千多個戰士和他的三個兒子都被暴風怒濤所捲去。

大軍轉回舟山休整了兩月，繼續推進。第二年（一六五九）春天，他聽到漢奸吳三桂引導清軍三路入雲南，永曆帝逃到緬甸的消息。這使他更急於進軍，以牽制敵人對永曆窮追。進入長江以後，過去曾英勇抵抗過清軍的江、浙民衆都異常興奮。大軍經崇明入江，過了江陰，過了丹徒（今鎮江），到焦山停下，鄭成功率領全體官兵，舉行了隆重的祭告天地和死難兩帝（崇禎、隆武）的誓師儀式。

他決定先攻下南京的門戶瓜州。可是敵人在金山和焦山間的江面佈置了兩重很堅固的防禦工事，海船是不可能通過的。第一重叫「滾江龍」，那是在金、焦的江面橫着一條大鐵鏈；第二重叫木浮營，又叫木城，那是在江面擺着的一種大木筏，上面架着砲。鄭成功召集將士研究了對策，惡戰便展開了。

海船一隊一隊向這些障碍物衝過去，木浮營上的爆逆轟地噴出火舌來，可是彈子打在那些輪面蓬鬆的海船上好像毫無損傷。更奇怪的是，這些海船一接近「滾江龍」跟前便掉轉船頭開回去了。是這樣衝過來又駛回去不知多少次，木浮營的炮彈也不知轟了多少發了，忽然海船那邊發出一陣響亮的喊聲，大隊海船如飛的猛衝過去。橫貫江面的大鐵鏈不知怎的已經斷了！延平王的大軍佔領了譚家洲，再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瓜州的一萬守軍有三分之一被殺，三分之二潰逃，鄭成功便佔領了瓜州。接着又佔領了鎮江。

張煌言被派去蕪湖受降。鄭成功親率大軍進圍南京。先鋒勇將余新在神策門外打了一場勝仗，鄭成功已够高興了，恰在這時又接到張煌言的報告，說大江南北已有四府三州二十二縣陸續投降，還有湖北、江西、山東的人前來表示準備大軍到時起義響應。

南京的滿清守軍約定一個月後獻城投降。原來却是緩兵之計。有一天大本營裏正爲他慶賀生辰，被敵人偵知了，星夜偷襲，損兵折將之外，還大大搖動了軍心；第二天展開戰鬥，也因事前沒有充分準備，以至遭到極慘重的損失。鄭成功只得率領餘部，退出長江，回到根據地廈門去。張煌言因南京之敗，孤立無援，退到浙東繼續堅持鬥爭。五年以後，在深山裏被捕，堅貞不屈，壯烈地犧牲了。

清軍向廈門進攻，又吃了一次敗仗，因此便將沿海嚴密封鎖。

正在這時，有一個原籍福建南安曾在佔據台灣的荷蘭人那裏做過翻譯的何斌來獻台灣地圖，說這是鄭氏的「故土」，在那裏生聚教養，要比金、廈強得多。這恰恰解決了鄭成功要開闢新局面的心事。他決意要收復這塊國家的領土，建立一個更堅強的抗清堡壘。

一六六一年三月他留下世子鄭經和一部分人員駐守廈門，親率甲兵四萬，大小戰船三百五十艘，揚帆東向，先到澎湖，在那裏舉行誓師，開頭就說明他的目的在「矢志恢復，念切中興」。這證明鄭成功絕不是要在海上建立獨立王國，而是完全爲了要經營抗清復明的根據地。

一六六二年二月台灣被鄭成功光復了。

從一六六二年到一六八三年這二十二年是鄭成功及其子孫大規模地經營台灣的時期，而且在這二十二年裏，鄭氏三代就用台灣做抵抗滿清的根據地。

鄭成功收復了台灣僅五個月，他便生起病來了，七八天後便死了。

鄭成功死後，便由他的兒子鄭經繼續他投清復國未完的事業。（完）

紅梅慰情起風波

老苗人黃金豹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令態度傲慢的池如雁大爲吃驚。他本待不理會那老黃，繼續進屋去殺獨孤雲。無奈獨孤雲已扶着黃龍姑閃出廳外。

池如雁當然不能再留在室內，只好跟踪出來。

獨孤雲鐵青着臉，他肩上的傷處因爲剛才一番震動的原故，又開始朝外流血，可是他的神態却是出奇的平靜，低聲對在廳外張望的黑加道：「大哥，請你借一把劍給我！」

黑加咧嘴笑了一下道：「小兄弟！咱家從來不用劍，要不把我的腰刀借給你，那可是一柄寶刀……」

獨孤雲搖搖頭嘆道：「不行，刀與劍是兩回事……」

黑加不信的道：「有什麼不同，一樣有尖有刃，咱家的刀輕得很，決不會比劍重！」

獨孤雲苦笑一下道：「劍是雙面帶刃，所以劍法的變化比刀要多一倍，要是一個普通的對手，那自然沒關係，可是這老傢伙很不簡單……」

黑加着急地道：「那怎麼辦呢？」

獨孤雲想想道：「我的劍留在客店裏，麻煩大哥去拿一趟，那就在……」

黑加立刻笑道：「我知道，那是王老二的店，這傢伙專給我們添麻煩，這老傢伙一定是他給引來的，我非要好好地整他一下不可！」說完拔起腿就跑，黃金豹却在後面喝道：「黑加，不許無端出事！」黑加已跑出大門，遠遠地答了一聲，頭也不回地向前衝去。

池如雁想起獨孤雲詭異莫測的劍法，雖然他此刻受了傷，行動不無影响，但是他只要一劍在手，收拾他就困難了。因此挺着劍又有逼過去的意思。

黃金豹大喝一聲道：「站住！」

池如雁憤然道：「老苗子，你眞要多管閒事！」

黃金豹冷笑一聲道：「你們之間有什麼過不去我不管，你們要怎麼拚命我也不管，可是你要想欺負一個空手的人，我就無法不管……」

池如雁倔強地道：「那你就管看看吧！」身形突然加速，劍光一幌，對準獨孤雲掃去，獨孤雲抽身避開，黃金豹已像風一般地由後面捲去，厲聲大喝道：「鼠輩大胆！」

池如雁猛地轉身，手上抖開劍花，改向黃金豹雲捲去。

原來他受一掌之辱，懷恨在心，這一劍突襲獨孤雲是假的，眞正的存心還是在對付黃金豹！

黃金豹見劍花罩胸，雙臂一錯，又從空隙中探了進去。

獨孤雲見狀大驚，連忙叫道：「黃前輩小心，這是虛招！」

他叫得慢了一步，池如雁驀地冷笑一聲，劍光突地一沉，改朝他手指上絞去！

黃金豹撤招不及，眼看着卽將斷指，他不但不躲，反而加速手勢，對準劍上抓去，同時底下也踢出一脚！說也難信，池如雁的身子居然被彈退七八步，手中的長劍也不見了！

原來黃金豹在千鈞一髮之際，竟然以兩個手指夾住了他的劍葉，將劍奪了過來，還一脚將池如雁踢了開去！

池如雁呆住了，獨孤雲也呆住了。

空手入白刃已是絕頂功夫，空手奪劍更是神乎其技，尤其要從池如雁這種高手的手中將劍奪過來，那簡直叫人無法相信。

黃金豹將劍噹的一聲丟在地上，用脚踩住對池如雁道：「你是現在滾呢，還是……」

池如雁惡毒地瞪了一眼，狠狠地道：「老苗子，你的手法很值得驕傲，可是你要包屁這個小子，就是跟整個七煞劍派作對，那你可得小心一點……」

黃金豹淡淡一笑道：「我不怕什麼七煞劍法，也不想包屁任何人，我一向都是獨善其身，懶得管你們這些江湖人的混帳……」

池如雁叫道：「那你爲什麼要救這小子！」說時又朝獨孤雲一指。

黃金豹笑笑道：「我是個醫生，他受了傷登門求治，我不能不管……」

池如雁冷笑道：「你別狡賴了，我打聽得清清楚楚，你對漢人成見極深，多少人找你治病你都拒絕了，却偏偏肯替他療傷……」

黃金豹也笑笑道：「不錯！我本不願替漢人治病，可是他受的傷很特別，那是兩種稀有毒物的毒傷，我忍不住想試驗一下自己的手藝，做一個醫生，對於任何疑難病症的挑戰，總捨不得放棄的！」

池如雁沒有話說了，想了一下又道：「那你爲何阻止我殺他！」

黃金豹肅容道：「我不阻你殺他，却不容許你當着我的面謀殺他！」

池如雁怔道：「這是什麼話？」

黃金豹淡笑一下道：「我沒把話說明白，難怪你聽不懂，你千里迢迢趕到來追殺一個人，必是有着相當理由……」

池如雁點頭道：「不錯，他與我們整個七煞劍派仇深如海！」

獨孤雲也怒叫道：「放屁，多少年來，你們一直迫害我……」

池如雁又想開口，却爲一聲大喝打斷了。那喝聲發自黃金豹，他接着厲容道：「都別說了，江湖是是非非，各執一詞，永遠都不會有個了斷，我也懶得管你們的閒賬，反正仇恨的造成，都不是單方面的事，說起來誰都沒有理！」

池如雁憮然止口，獨孤雲亦忍不作聲。

黃金豹又繼續說下去道：「你們尋仇互殺我管不了，只是在我家裏互鬪可不行，尤其是當着我的面，想殺死一個無法抵抗的人那就等於是謀殺，更不可以！」

池如雁吶吶地道：「那你說要怎麼樣？」

黃金豹望了獨孤雲一眼，回頭道：「他傷勢未愈，你能等兩天嗎？」

池如雁悍然搖頭道：「不行！」

黃金豹點點頭道：「那我也沒辦法，等他的劍取來後，你們到我的宅子外決鬪去，誰有本事就把誰殺了，老夫絕對袖手不管！」

池如雁將信將疑地道：「你這話當眞……」

黃金豹怫然道：「難道你希望我插手進來管閒事！」

池如雁知道這個老苗子不好惹，深怕他翻了臉，連忙道：「不！不，你早這樣說不就行了嗎？」

黃金豹冷笑一聲道：「你若是不吃了一點虧，會這麼講理嗎？」

池如雁憫然低頭不語，黃金豹用脚一挑，將柄長劍踢向池如雁，叫道：「接住！」

池如雁伸腕接住，身子又退了兩步，覺得這老苗子的內力强得驚人，果然不敢再生異志蠢動

了！

獨孤雲咬緊了嘴唇，始終不發一言。黃金豹對着獨孤雲問道：「閣下的傷勢不碍事吧！」

獨孤雲沉毅地點點頭道：「不碍事，我傷在左肩，對右手使劍並無影響！」

黃龍姑却急道：「爹，你這是逼他出去送命嗎？」

黃金豹斜瞟了她一眼，又對獨孤雲道：「你是我的病人，在傷勢未愈之前，我站在醫生的立塲上，不能提你出去，因此你可以考慮一下，假如你認爲不適宜跟人動手的話，可以留在此地不出去！」

黃龍姑連忙道：「是的！我爹可以保護你的！」

獨孤雲微笑了一下，朝黃金豹拱拱手道：「前輩療毒之恩，再晚銘心永誌，深微未報，再晚不想給你添麻煩！」黃金豹笑笑道：「那不算什麼，事實上我也很感謝你，因爲你給了一個試驗的機會，證明除了白羚角之外，仍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拔除鐵骨龍與青蜍的毒……」

獨孤雲怔了一怔，仍是含笑道：「不管如何，前輩活命之恩，再晚依然難忘……」

黃龍姑憂愁地道：「爹，你救人要救澈底，既然把他從毒傷中救了出來，爲什麼又提他去送死呢！」

黃金豹哼了一聲道：「我已經擺出話了，人家不領情我有什麼辦法？」黃龍姑又把企盼的眼神望着獨孤雲。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龍姑！賢父安高誼隆情，我只要活着一天，總會想法子報答的……」

黃龍姑一噘嘴道：「你一出大門，就會被人殺死了，還說什麼報答呢！你眞要報答我們，就應該珍惜生命，接受我爹的保護……」

獨孤雲又是一笑道：「只可惜我一身傲骨，最怕的就是接受人家的保護……」

池如雁冷笑道：「你只有一身賤骨，那裏配當那個傲字！」

獨孤雲倏地色變，厲聲道：「老匹夫！你以後少用那個賤字，我現在告訴你，獨孤雲身上的骨骼跟你們毫無差別，我不是一個崑崙奴……」

池如雁不覺微愕，獨孤雲又恢很了平靜，淡淡地道：「我到今天才知道這件事，因此我要好好地活下去，同時我還要探索一下自己的身世：……」池如雁似信非信地道：「你的身世還有什麼可探索的，靑城山中，誰不知道你的父親是個崑崙奴！」

獨孤雲淡淡一笑道：「目前我不想辯解，總有一天我會拿事實證明給你們看，我獨孤雲跟你們一樣，是個堂堂正正的炎黃世胄！」

池如雁頓了一頓，才冷笑一聲道：「我不知道你說的是否正確，只是我想你沒有機會去證實了，因爲我知道你無法活過今日——」

獨孤雲淡淡地道：「誰敢擔保呢，也許你沒有機會見到我提出的證明了！」言下之意，很明顯地表示活不過今天的是池如雁自己！

兩個人都不再開口說話了。片刻之後，黑加興冲冲地捧着一枝長劍奔來，遞給獨孤雲道：「小兄弟，王老二那傢伙眞混蛋，他以爲你死了，居然想把你的東西都吞下去，被我兩個耳光打了出來！」

獨孤雲接過長劍，挾在脅下輕輕地抽出劍鋒，用手指輕彈了一下朗聲長吟道：「長鋏蒙塵兮，吾心鬱鬱！心鬱鬱兮生何趣？長鋏蒙塵兮，吾心晦晦兮心晦晦！人憔悴！生何趣？人憔悴！長鋏無光心破碎……

「有女郎兮！其手如玉。手如玉兮，撫我哀傷！撫我哀傷爲我拂塵長鋏之上。塵盡光生兮！長鋏如虹！長鋏如虹兮，啓我生機！彈鋏長歌兮，壯我志氣！振長鋏兮，傲遊四方；傲遊四方兮，感彼女郎！勵長鋏兮！斷敵之首，沃長鋏兮，誅彼羣醜……」吟聲在冲天，在豪情裏結束，獨孤雲的眼中已充滿興奮的淚光，用劍一指池如雁大聲道：「走！到門外決一生死去！」

黃龍姑莫名其妙地追了上來道：「客官……獨孤大哥！你剛才唱的是什麼呀！」

獨孤雲笑了一下道：「沒什麼！那只是我積壓在心中的憂愁，今天一下子都宣洩了出來。」

黃龍姑點點頭道：「把心裏面的憂愁吐了出來最好。我們苗人有一句話，說憂愁是一條看不見的毒蛇，它會在不知不覺間將你咬死……不過我剛才聽你的唱歌中，好像是說有一個女郎，幫你忘記了憂愁……」

獨孤雲笑笑道：「不錯！她不但幫我忘記了憂愁，還使我獲得了生之樂趣……」

黃龍姑連忙問道：「她是誰？」獨孤雲笑笑道：「妳聽了我的歌，怎麼還要問我呢？」

黃龍姑雙眉一皺，鬱鬱地道：「我對你的過

去了解得少，對漢書讀得也不多，你的歌我聽着也不完全懂，但是我希望那個人是我……」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那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一面說着一面已大踏步走出堡門，在寬廣的大渡河岸上，豪壯地用劍一擺，朝池如雁招呼道：「來吧！這正是決一死戰的最佳場所，不管是我們中那一個被殺死了，埋骨於大渡河中，河水可以洗淨我們一身的罪孽！」

池如雁的眼中出現了一絲畏意，悍然地挺劍刺將過來！獨孤雲信手一劍，反將他撈得倒退幾步。

池如雁變得眞正地驚懼了，他似乎沒想到重傷後的獨孤雲會比以前更勇狠了，怔了一怔才叫道：「小子！你吃了什麼靈藥……」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什麼也沒有吃，我傷發不支，連躺了兩天，總共才喝了一碗稀粥！」

池如雁搖搖頭道：「我不信！」獨孤雲笑笑道：「你愛信不信，反正我沒有騙你，你也許是被我剛才那一劍嚇壞了，其實我自己也不明白，若不是你變得差勁了，就是我進步了，進步的原因你不會懂的……」

池如雁惱惱地道：「我……我爲什麼不懂……」獨孤雲笑道：「因爲這原因太神奇，只是我心中此刻充滿了要活下去的決心，這種決心增强了我的鬥志！你相信這個解釋嗎？」

池如雁自然不會相信，他也不明白獨孤雲心理的轉變，只是被他的豪情所震懾，片刻之後，他才振作精神吼道：「你簡直胡說八道！」

叫聲中又挺了劍上來，劍尖初時只幻出三點銀星，快到獨孤雲身前時，那三點銀星忽地爆炸開來，每一點銀星都化爲三朵劍花。一招九式，挾着凌厲的劍風呼嘯而至！

獨孤雲飄洒地揮劍迎擊，或前或後，將九朵劍花一一封架回去，手法奇速，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

龍姑，黑加都跟了出來觀戰，黃金豹雖未出門，却也在他的石牆上探出半個身子，可見他雖然不想捲入這場糾紛，仍是關心這場戰鬪的！

黑加第一個拍手叫道：「好！小兄弟！你以後有空可得教教我……」龍姑也興奮地叫道：「獨孤大哥，我還怕你力氣不夠呢，看來是白擔心了……」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我是力氣不夠，那都是被你餓的，假如妳早上多給我喝一碗粥，我現在早已把這個老傢伙劈下河去了！」

龍姑跳着脚叫道：「好啊！獨孤大哥！你快點結束這一場打鬥，我給你準備最好吃的東西…」

獨孤雲笑笑道：「那倒不忙，妳最好還是去買點紙錢，在河邊焚化了，給這老傢伙在黃泉路上帶着化用，他出門的時候太忽忙了，忘記自己準備死後的事宜……」

池如雁被他那一番話激動了怒氣，跳起來又攻出一劍。這一劍連刺帶削，劍下却不帶一絲風聲。

獨孤雲口中在說話，精神却未鬆懈，對於這一招攻勢似乎畧存顧忌，沒有硬接，長劍輕觸，人已閃向一旁，然後道：「池如雁，你最好別太心急，黃泉之途迢迢，有無窮的歲月可供你跋涉，你何必急着登道呢，青城山中精招無多，你一下子用完了，底下該怎麼辦？

池如雁怒氣更熾，振腕又是一劍，依然劍發無聲，威勢却較前更烈！

獨孤雲驀地目中精光驟發，大聲喝道：「你急着求死，我就成全你吧！」長劍居中挺出，震起一道波狀的劍氣，迎着池如雁的劍勢，雙劍接觸時，發出如龍吟般的呼嘯！

池如雁起初還能勉强地握緊自己的劍，過了一會兒，他的額上開始滴下了汗珠，那枝劍隨着獨孤雲的手振動着。

又過了一會兒，他再也握不住了，噹的一聲，長劍脫手，被彈出五六丈遠，然後向地下落去，他連忙就勢一滾，伸手向劍上抓去。

獨孤雲不容他抽身去搶那枝落地的長劍，寒芒劃地掠出，但聞一聲慘呼，紅光四散，池如雁捧着一隻血手跳了起來。獨孤雲加上的一劍，削斷了他五根手指！

同時獨孤雲並不就此放鬆了他，跨前幾步，飛起一脚，把那枝長劍踢落河心。然後再回身逼視着他，目中威光四射，沉着聲音道：「池如雁！你認命了吧！」

池如雁的臉上肌肉已因斷指之痛而扭曲，目中也充滿了對死亡的畏懼，咬緊了嘴，一言不發！獨孤雲又逼着他道：「池如雁，現在你右手手指已殘，此生再也無法使劍了，活着又有什麼意思，你看大渡河的河水多清，你還是自己跳下去吧！」

池如雁黯然輕嘆一聲道：「罷了，老夫稱雄一世，敗在你手中可實在不甘心，你剛才那一手伏波劍法是從那兒學來的？」

獨孤雲淡笑了一下道：「現在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了，那是山主夫人教給我的！」

池如雁神色一變，良久才點點頭道：「那我比較好過一點，可是我又有個疑問，山主夫人會這套劍法，好像連山主都不知道吧！」

獨孤雲點頭道：「不錯！所以我一直不敢使出來，因爲夫人告訴我說這套劍法是給我救命之用的，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准使用！」

池如雁詫然道：「夫人與山主是多年的夫婦，她對丈夫都守着秘密，如何肯傳給你的？」獨孤雲喝道：「那你就別管了，世上的事不見得你都需要知道！」

池如雁搖搖滿頭的白髮，邁步向河邊走去，一面嘆道：「眞沒想到老夫能活着離開苗城山，却會把命送在這個地方？」

獨孤雲哼了一聲道：「你能死在這兒已經算幸運了，要是你跟着鄭三白胡鬧下去，也許連個全屍都保不住！」池如雁不再說話，邁步跨進河中。黃龍姑忽地不忍道：「獨孤大哥！你眞要逼他跳河嗎？他那麼大歲數了……」獨孤雲輕輕一笑道：「你怎麼不忍心了，妳難道忘記剛才他是怎麼逼我們的！」

黃龍姑搖搖道：「不！我不恨他，大哥，你也饒了他吧！」獨孤雲斷然地拒絕道：「不行！我不殺人，人必殺我，我不想留下禍患！」

黃龍姑連忙道：「他已經無法使劍了，而且你的劍比他高明得多，你還怕他會報仇嗎？」

獨孤雲沉着臉道：「是的！報仇的方法很多，利用武功是最下之策，一個殘廢的人比一個正常的人更危險，我倒不一定怕他，爲了妳與黃前輩，他非死不可！」

黃龍姑詫然道：「他的死與我們有什關係呢？」獨孤雲嘆道：「他本來可以毫不費力地殺死我，因爲我被困處在那間小屋中，手裏又沒有武器，可是妳先阻碍了他，黃前輩又阻止了他的第二個機會，以至於我有了抵抗的餘力，反而殺傷了他，此刻他心中最恨的不是我而是你們父女！」

黃龍姑略一沉思道：「讓他來找我們好了，我不怕！」獨孤雲笑笑道：「妳眞是傻，妳不怕，妳爸爸可不願意，他叫我們到屋外來決鬪，就是不想牽入到江湖的恩怨糾紛中，妳們隱居此地，風平浪靜，是何等自在，一旦介入江湖是非，就永無寧日了……」

黃龍姑連忙回頭道：「爹！你是這麼想嗎？」

面對着女兒無邪而誠懇的要求目光，黃金豹不禁怔住了，沉思片刻，他終於不忍拂違她的心意，淡淡一笑道：「我不存心惹事，可也不怕事，該來的躲不掉……」

黃龍姑歡聲叫道：「這就好了！嗅！老頭子，你可以不必死了！」

池如雁如同未聞，繼續向河中走去，水已經漫過他的腰！黃龍姑一急，連忙趕上去想拖他回來。獨孤雲也急了忙叫道：「龍姑！回來！妳要幹什麼！」

黃龍姑幾個急步，已經趕上了池如雁，拉住他的衣服，回頭對獨孤雲道：「爹已經答應不殺他了，你也放過他吧！」

獨孤雲搖頭道：「黃前輩並未表示過不要他死！」龍姑連忙又對黃金豹叫道：「爹！你再明白表示一下吧！」

黃金豹沉思片刻才道：「我無權作何表示，這個人是獨孤相公擊敗的，只有獨孤相公才能決定他的生死，不過爲了妳，我可以向獨孤相公求個情！」獨孤雲聽出他的口氣十分勉强，只是爲了不願使女兒失望才作了那個答覆，因此仍然堅毅地道：「不行！這個人是來找我尋仇的，爲了我才惹起你們與他的糾紛，他回去之後，必然會糾動許多人來找你們的麻煩，你們救了我的命，我正無法回報，總不能再給你們留下無窮的隱患，他非死不可！」

黃龍姑急得流淚道：「獨孤大哥，我求求你行不行？」獨孤雲仍是搖頭，黃龍姑却莊然地道：「我不管你答不答應，一定要把他拉回來……」說着用力拖池如雁的衣服，用力朝岸上拉。誰知池如雁猛地一抬手，把黃龍姑摔倒在水中，厲聲道：「滾開！老夫是何等人物，那裏用得着妳來替我向一個賤奴乞命！」

倏地一伸左手，由懷中亮出一柄匕首，對着龍姑獰笑道：「那小子說得不錯，我最恨的還是你們這兩個苗子，要不是你們搗蛋，那小子早已在我劍下喪生了，老夫死而無怨，却先要宰了你！」精芒突閃，對準龍姑刺去。

龍姑在深可及腰的河水中，被池如雁推得坐

了下來，只有頭露在水面上，對着那一下狠刺，根本無法躲避！獨孤雲與黃金豹雖然着急，却因距離太遠，趕救不及！

就在那萬分緊急的關頭，水中突然冒出一條人影，揚手射出一道青光。那道青光的去勢勁疾，恰好擊中池如雁的匕首，將它的勢子擊偏，也把龍姑從死之邊緣救了回來。

那個人雙手一拍水面，飛了過來。先把池如雁夾背提起，丟到岸上，然後又拉起龍姑，順手在水中撈起一把長劍。

那枝長劍原為池如雁之物，被獨孤雲踢進了水中。那個人想必早在水中潛伏着，所以接去長劍，又適時擲出救了龍姑的命！

龍姑水淋淋地站了起來，看清那人的面龐後，立刻驚叫了一聲，掙脫那人的掌握，飛也似地向岸上逃來！黃金豹擔心愛女的生死，也從牆上跳了出來，剛要向那人道謝，可是看清那人的形貌後，也不禁怔住了。

獨孤雲對那個人也十分注意，只見他年在四旬左右，方口濶頦，目似朗星，長眉飛插鬢角，微留短鬚，神態在威猛中帶着莊嚴！

他先解開頭上的包布，露出一支玉簪，插進黑亮如漆的髮髻中，然後又解去身上的油布外衣，露出一身青紗的長衫，脫去皮靴，脚上登着一雙白麻鞋。這一身打扮，配上他的相貌，竟是一個飄洒出塵的隱士。

他先對池如雁望了一眼，然後才以嚴厲的聲音道：「世上竟有你這種卑鄙陰狠的小人，我眞應該讓你沉屍在大渡河裏，可是我有幾句話問你，不得不暫時留你一條命，站起來！」聲音中含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池如雁身不由主地站了起來。那人用手抹抹臉上的水珠道：「你從那兒來的？」池如雁對着他那種冷峻的問話，竟然無法回答，懾懾地道：「老朽由蜀中岷山而來……」那人哼了一聲，又淡淡地問道：「岷山！你沒有說謊嗎？」

池如雁好似受了委曲，立刻道：「老朽怎會說謊，岷山新成七煞劍派，老朽……」那人雙目一揚道：「七煞劍派！你在派中居何職位，掌門人是誰？」

池如雁嚥了一口唾沫道：「掌門人是七煞劍鄭三白，老朽居派中掌刑堂之職……」那人擺擺手道：「好了！够了，你走吧！回去告訴你們掌門人，叫他立刻解散七煞劍派，限一個月之內，到對岸的寒梅谷向我報到！」語氣之傲，無與倫比，池如雁雖然懾於他的威儀，却也不禁有點生氣地道：「你憑什麼……」

那人雙眉一揚，厲聲道：「我就是這句話，你照樣轉述好了，一個月之後不到，我將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你們，你快滾吧！別在這兒惹我生氣了！」池如雁呆了一呆，又為他的威勢所懾，吶吶地道：「那你也該留下個名號……」

那人略一沉思才道：「明易生！寒梅谷主人明易生，你就這樣告訴你們掌門人好了！」

池如雁想說什麼，可是看看獨孤雲後，居然一言不發，回頭就走！

獨孤雲忍不住叫道：「慢着！」池如雁果然停住了脚步，明易生淡淡地道：「是我叫他走的！」獨孤雲哼了一聲道：「這人應該由我來處置！」明易生仍是淡淡地道：「我來處置不行嗎？」獨孤雲悖然怒道：「你救了龍姑，我賣你一個人情也未嘗不可，不過你應該先問我一聲！」明易生輕笑一聲道：「我認為無此必要！」

獨孤雲幾乎要衝上去跟他一鬪，可是黃金豹連連對他用目示意，龍姑用哀懇的目光望着他，他只好按捺住性子道：「看在你救龍姑的份上，我不跟你計較！」

明易生淡淡一笑道：「你不用着急，我還要跟你計較呢……」說完又對池如雁喝道：「你還不快滾！」池如雁帶着一身水跡，三步併兩步趕着走了！獨孤雲又想開口說話，黃金豹却搶着一抱拳道：「明谷主！小女多承援手……」

明易生輕輕一擺手道：「別客氣，在下不過是剛好遇上，適逢其會而已！」聲音與表情同樣地陰漠，可是黃金豹對他仍是很客氣，陪着笑臉道：「正是！谷主輕易不履人世，不知因何離谷……」

明易生冷笑一聲道：「在下一向是無故不出谷，尤其是對貴宅，更是無事不登三寶殿！」黃金豹一愕道：「原來是明谷主特地而來，不知有何見教？」

明易生用眼一瞪黃龍姑道：「在下是前來捉賊的！」黃金豹大感訝異，忍不住跟了一聲：「捉賊……」

明易生點點頭道：「不錯！捉賊，寒梅谷中，今晨為人偷偷進入，迷昏了守谷神獒……」黃金豹訝然失色道：「這人可眞是胆大包天，

居然敢惹到谷主頭上來了，但不知谷主有何損失？」明易生冷笑一聲道：「損夫不大，只是偷折了在下心愛的紅梅數枝！」黃金豹不信道：「這人甘冒性命之險，只折走幾枝梅花，未免是太過愚蠢了，但是谷上竟任那人從容得手嗎？」

明易生冷笑道：「那人很聰明，居然趁着我在對朝日練氣之時前來下手，在下爲了不願使一月之功白白荒廢，只好眼睜睜地望着他得手而去……」

黃金豹又是一怔，想了片刻才道：「但不知谷主因何找到寒舍來……」明易生笑了一下道：「在下特別請問一件事，我那神鷲係通靈異獸，除了黃兄的紅花散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藥物能將它們迷昏過去！」

黃金豹一怔道：「這個……我想沒有了……慢着，谷主可是疑心到寒家……」明易生又笑了一下道：「在下一點都不疑心，因爲在下只見那人以蒼鷹飛騰身法步登寒梅谷，除了黃兄家中之外……大概再也不會有別人了！」黃金豹神色一變，回頭目視黑加，隱有怒意！

黑加連忙叫道：「主人！我沒有！」黃金豹沉聲道：「紅花散加上蒼鷹飛騰身法，不是你還是誰，黑加！你怎麼那麼不爭氣。上次你得罪了明谷主，我費了多大的面子替你求下情來……」

黑加急得跪了下來道：「主人！要是我到寒梅谷去了，就叫我被降頭毒死！」

這是苗人最重的誓，降頭就是苗人所謂的蠱，死於蠱毒的人，靈魂永遠沉淪苦海，黃金豹不由得不信，乃轉頭道：「明谷主！看來不是他！」明易生一笑道：「自然不是他！」黃金豹微怒道：「谷主！老漢家中祇有這一個從人，不是他就是老漢了，老漢也可以發誓……」

明易生笑笑搖頭道：「不用了，黃兄只須叫令媛發個誓就夠了！」黃金豹猛然回頭，只見黃龍姑面無人色，混身發抖，一望便知，不禁叫道：「龍姑！是妳！」

黃龍姑瑟索地道：「是的！爹……」

黃金豹又是急怒，又似不信地道：「妳倒底是爲了什麼？妳從來也不喜歡那些花花草草的：……」龍姑嚇得臉色蒼白，牙齒格格地响着道：「我是爲着獨孤大哥採的……」

黃金豹一頓脚叫道：「死丫頭！妳要死了，難道妳不知道那梅花是明谷主最心愛的東西，難道妳不明白，這一來會闖下多大禍事……」龍姑嚶嚀一聲，掩面痛哭起來。

黃金豹連連地嘆氣，獨孤雲忍不住道：「幾枝梅花能了，也値得這麼大驚小怪的！」明易生冷笑一聲道：「你別多管閒事，你自己身上的事還沒了呢！」

獨孤雲怒聲道：「我有什麼事？」明易生淡淡地道：「等我把折梅之事解決了，自然會跟你弄清楚的！現在你先別忙，黃兄！令媛自己已經承認了！你怎麼個打算？」

黃金豹頓了一頓，才嘆着氣道：「等一下老朽帶着她到谷中負荆請罪，不過請谷主看在老漢面上，姑念小女年幼無知，予以從輕發落……」

明易生全無表情地道：「我們雖隔一水，也算是比鄰而居，我只抽她二十籐鞭罷了！」黃金豹一驚道：「二十籐鞭！」

明易生淡淡一笑道：「這已是兄弟最大的讓步了，換了第二個人，黃兄也知道兄弟將採用什麼手段來對付……」

黃金豹無可奈何地道：「好吧！但是萬望谷主鞭輕一點，不要傷到她的骨架……」

明易生輕輕一笑道：「黃兄放心好了，在下一定理會得，二十籐鞭後，最多只有皮肉之傷，黃兄有的是奇效良藥，不出一旬即可復原！」

黃金豹沉着臉對龍姑喝道：「鬼丫頭！妳聽見了沒有，還不謝謝谷主的寬大……」語氣十分勉强，可是他心中並不願意愛女受責，這完全是處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才接受的……

黃龍姑抬起充滿眼水的眼睛，望了一下獨孤雲。這一眼使得獨孤雲十分難過，因此當他看到龍姑正待向明易生致禮道謝時，連忙伸手攔住她道：「等一下，龍姑，我有幾句話說！」

黃金豹連忙道：「咳！獨孤相公，這事情既已蒙明谷主寬大爲懷，從輕發落，你就不要再打外生枝了……」

獨孤雲怔了一怔才道：「黃前輩！難道你捨得把自己的女兒交給外人處刑嗎？」

黃金豹的臉上蒙起一層慚意，低低地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她觸犯了明谷主的禁條呢！」獨孤雲冷笑一聲道：「折幾枝梅花就要挨笞二十籐條，這禁條未免也太苛了一點……」明易生冷笑一聲道：「這已經是我律外施仁的輕責了，你知道那禁條是怎麼訂的？」

獨孤雲冷笑道：「不知道！我倒想見識見識

！」明易生傲然地道：「寒梅谷中倒處都是禁條，我也用不着全告訴你，只告訴你有關的幾條就行了，『擅入谷者，死』傷及一草一木者，殘肢剜目後，處死』她連犯了兩條，我只打她二十籐鞭，而且還保證不傷及她的骨架，這豈非是太輕了……」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不錯！的確是太輕了，我再請教一下，寒梅谷共有多少禁令？」明易華笑笑道：「禁令共有三十六條，各以文字張貼於可能觸犯之處！」

獨孤雲聞言後，立刻用眼睛在他身上搜索了一遍，然後淡淡地道：「你少列了一條！」明易生微異道：「我那三十六條禁令已包羅萬象，怎會少列一條……」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你應該在身上也列一條禁令……」明易生詫然道：「爲什麼？」

獨孤雲傲然地哈哈一笑道：「你應該在身上貼張條子說明，若是有人傷了你一塊皮肉，該受什麼刑罰！」

明易生從喉間爆出一陣大笑，良久之後，他才邊笑邊道：「有意思！有意思！我從來也沒想到有這麼一會事，這倒叫我無從答覆起，我必須要好好地想一下……」

獨孤雲沉聲道：「你最好快點想，假如那刑罰不太重的話，我倒頗有意思觸犯一下！」明易生驀地臉色一沉，寒着喉嚨道：「我根本不必想，普天之下，我相信還沒有這種人，也不可能有這種事！」

獨孤雲依然平靜地道：「過頭飯可以吃，過頭話不能說，我認爲你應該早就考慮到這一點，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明易生用手一擺道：「好了！你不用再說下去，我現在就答覆你，別說是傷我的皮肉了，只要有人能沾到我一點衣角，寒梅谷三十六條禁令完全作廢，連帶我這個人也隨他處置！」

獨孤雲用劍一指他道：「好！那麼你就準備着吧！我正式向你挑戰！」明易生不屑地瞥了他一眼道：「你……」獨孤雲莊容道：「不錯！是我！」黃龍姑急了。上來拉拉他的胳臂道：「獨孤大哥，你別跟他打，你打不過他的……」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沒關係！了不起把命送給他而已！」黃龍姑急得又流下眼淚道：「大哥！你這是何苦呢！……」

獨孤雲輕輕拍拍她的手道：「龍姑！妳是爲了我去折梅花的，我不能眼看着妳爲我而受人家的鞭笞，大丈夫立身處世，但求恩怨分時，我要是能坐視這件事，便對不起我所學的武功！」

龍姑感極無言，黃金豹卻慚愧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低聲道：「老弟！你不愧是條血性漢子，我這個女兒生來嬌縱無比，連我自己都捨不得碰她一下，那裏還捨得她去挨別人的打，可是：：……」獨孤雲淡淡一笑道：「前輩！我知道你的心情，也知道你是出於無奈，可是我不相信這個姓明的是天下無敵……」

黃金豹長嘆一聲，明易生卻發出一聲冷笑道：「小伙子！你是第一個正面向我挑戰的人，我很欽佩你的勇氣，也許你認爲你那幾手劍法很了不起，我倒願意成全你一下，寒梅谷就在對河，黃家父女都知道它的位置，十個時辰之後，我在谷口等你，你們一起來吧！」說完，冷然轉身，獨孤雲大喝道：「站住！要打現在就打，爲什麼要等十個時辰之後……」

明易生冷笑道：「你肩上還帶着傷，我不願意佔你這個便宜，黃金豹有的是治傷的聖藥，我相信在十個時辰之內，他必能治好你的肩傷，那時候，你可以敗而無怨！」說完回頭又對黃金豹道：「黃兄！我知道你那回天散十分珍貴，數量又少，所以捨不得使用，現在你放心給他用上好了，十個時辰後，假使他能擊敗我，一切自可免議，否則我們仍按照前約，我絕不因此而加重對令嫒的處分……」

黃金豹一聲不發，明易生又道：「黃兄可是捨不得那回天散？」

獨孤雲知道這所謂回天散一定珍貴異常，因此連忙道：「不用了，我傷在左肩，並不妨碍用劍！」

明易主冷笑一聲道：「小伙子！你別裝硬漢了，我知道你有幾手得意的劍法，必須要雙手互用，才能發揮出最大威力，我既然接受你的挑戰，就必須叫你敗得心服口服，你還是把傷治好了乖乖地來吧！」說完回身走到河邊，撮口打了一聲忽哨，河中水波一分，冒出兩頭小牛似的大犬，巨頭短吻，目似銅鈴，短毛烏黑油亮，十分兇猛。明易生飛身一縱，每隻脚踏着一頭巨獒的背脊，向對河而去。

獨孤雲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卻勾起了一樁最驚異的事！

這件事他並不十分清楚，祇是在青城山主夫人謝絲萍的口中約略聽到過一點，那就是青城山的人，何以不許外出的理由！

據說是青城山主李如晦的先祖，早年曾受了一種約束，那人的劍法遠比李家高明，一方面將李家驅來青城山中藏晦；一方面還嚴詞約束他們不許外出炫技，說只要青城山的劍法出現江湖，他就會追上門來聲討，青城山勢必玉石俱焚！

他知道的就只有這麼多，可是在心裏面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離開青城山等於是青城山主放他出去的，一方面力誡他出示青城山的劍法；一方面又暗示他相機尋訪那個人。

結果他遍訪神州五劍，雖然學到一部份青城山中所未有的劍法，卻也深知那五家劍法都不足與青城山抗衡，自然他們都不可能是那個人。

今天他對池如雁一使，池如雁使的是青城山的正宗劍法，他使的伏波劍卻係謝絲萍所授，那是一種失傳已久的劍法，與青城山並無關係！

可是從明易生交代給池如雁的那些話中，他想到這個明易生很可能就是青城山主所畏懼的那個人。

然後明易生臨去所說的那句話，他更確定了！只有青城山中才有兩手互用的招式，明易生莫非看出他也是出身於青城山了……

一方面是驚異，一方面是興奮，他覺得非會一下這個人！

黃金豹見他發呆，乃提了他一下道：「獨孤老弟！快到屋裏去，老朽要趕快替你上藥！」

獨孤雲這才警覺過來，想了一下，乃旁敲側擊地道：「這姓黎的是怎樣一個人？」

黑加忍不住道：「是個天大的混蛋，小兄弟，我真希望你能好好打他一頓！」

獨孤雲順着他的口氣道！「是的！我也覺得他太狂傲了一點，等一下我非要殺殺他的威風！」

黃金豹卻深深一嘆道：「老弟！你太任性了，什麼人不好惹，偏偏去找他的麻煩呢！」

獨孤雲輕輕一笑道：「我總不能叫龍姑去受他的欺負，再說我也看不順眼他的作爲，他一定在此地無惡不作……」

黃金豹搖頭道：「他只是狂傲一點，然而人家有值得狂傲的地方，而且人家也不算太過份，寒梅谷是他的私產，只要不去惹他，他也不會欺負人！」

獨孤雲不經意地道：「前輩跟他衝突過嗎？」

黃金豹點點頭道：「只有一次，那是爲了黑加……」

黑加連忙道：「這不能怪我、我只從他的谷前經過，他養的大狗出來咬我，被我踢了一脚，他就說我犯了禁條，把我吊了起來，要叫大狗咬死我，幸虧主人趕來了……」

黃金豹搖搖頭嘆道：「老漢早知他生性怪癖，因爲大家河水不犯井水，自然不願意多事去找麻煩，一直到黑加被捉去吊在樹上，老漢才找去理論，結果動起手來……」

獨孤雲忙問道：「怎麼樣？」黃金豹一嘆道：「自然是老漢敗了，否則老漢今日怎會忍氣吞聲！」

獨孤雲也知道是黃金豹吃了虧，可是他仍裝不信地問道：「前輩空手入白刃功夫已臻化境，剛才對池如雁那幾手空靈玄妙，爐火純青，難道也敵不過他！」

黃金嘆道：「不怕老弟見笑，老漢初時也不服任何人，但是到了他手中，十幾個照面，老漢就弄得遍體鱗傷，幸而他手下留情，老漢又自知醫療，才沒有落成殘廢，而他那一次折辱黑加，也是存心激老漢出手，所以他把我們兩人都放了回來！自此以後，老漢就力誡黑加不得再去生事！誰知這個死丫頭……」說着又瞪了龍姑一眼，龍姑噘嘴不敢作聲。

黃金豹又嘆道：「他那人偏愛梅花，寒梅谷中，遍植各類異種，四時均有梅花開放，誰要是折了他的梅花，必死無赦，幸而他對老漢能在他手裏走過十幾招，放眼天下，沒有幾個人能够此條件，所以他對龍姑的責罰已經算是輕之又輕；老漢除了接受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要是沒翻了他，只怕我們父女倆人都活不了……」

獨孤雲憤憤地道：「這種狂徒我一定好好教訓他一頓！」

黃金豹一嘆道：「擊敗他是不可能的，老漢只希望你能支持個十幾招再落敗，他一念憐才，也許不會對你太嚴厲……」

獨孤雲冷笑不語，黃龍姑憂慮地道：「獨孤大哥！你還是別去吧！何苦白送性命呢，我挨幾鞭子沒關係……」

黃金豹一嘆道：「傻丫頭，現在作這個打算太遲了，他那個人雖然足不出戶，天下事却沒有一樁能瞞得他的，我那回天散是何等秘密，他連我有多少存量都淸淸楚楚，現在只有硬着頭皮挺了……」

龍姑一眨眼道：「是啊！您那回天散是什麼東西，我怎麼沒見過呢？」

黃金豹道：「回天散是我精心秘製的一種治傷藥，任何重傷，只要還剩一口氣，都可以在六個時辰內把傷治好，只是那原料十分稀少，我只鍊成兩劑，原是準備在萬分必要時才使用的！今天……」

獨孤雲看他一臉惋惜之狀，忍不住道：「前輩不必爲我糟蹋那等靈藥了，我一隻手照樣……」

黃金豹搖搖頭道：「不行！明谷主規定的事，最好不要去違抗他，否則是自討苦吃，就算你能躲到天涯海角，他也把你找到，有一次……」

獨孤雲聽他忽然住口不說了，連忙問道：「有一次怎麼樣？」

黃金豹搖頭道：「算了！那也是他的禁令之一，禁止人談及這件事，反正寒梅谷主視定的事情，誰也別想反抗，否則後果必慘，我們還是進去治傷吧……再說老弟剛才所用的那一手劍法，精深之極，爲老漢所僅見，老漢倒是心甘情願地爲老弟犧牲回天散。將肩傷治好，更希望老弟能擊敗明易生，爲我出一口氣！」

一行人默默地回到室中，地下殘梅仍在，黃龍姑小心翼翼地拾了起來。

黃金豹怒罵道：「鬼丫頭！這惹禍的東西，妳還留着幹嗎？」

黃龍姑將梅枝抱在胸前道：「我雖然冒着危險，替獨孤大哥摘來這些花，可是獨孤大哥也用這一把梅花救過我的性命，我要好好珍惜它們！」口中說着話，目中流露出深深的情意，黃金豹只有搖頭長嘆。

獨孤雲看了心中一震，他看出這苗族女郎對他已有很深的好感！

想到青城山中的李盈，又想到爲他折臂的楚秋鳳，爲他哭泣流淚的葉芳蓮，還有……他深深地震顫了！

一時激憤，一時的遊戲之舉，他已經傷了許多人的心，他不能再惹下情孽了……

於是他淡淡地道：「龍姑！是妳先救我的，那不算什麼？」

龍姑立刻道：「可是你爲了我，挺身向明易生挑戰……」

獨孤雲立刻道：「那不是爲妳，而是我看不慣他飛揚跋扈盛氣凌人的態度！」

龍姑不說話了，抱着梅花走出屋去，黃金豹却在架上取下一個小玉瓶，從裏面倒出一些白色的藥末，愼重地分出一半，對黑加道：「把獨孤相公的衣服撕開！」

黑加立刻動手，先將獨孤雲的肩上衣服撕破，又小心翼翼地解開包紮的紗布，露出深深的一個凹洞。

由於他拚鬥掙動之故，裏面已汩汩地流着鮮血！

黑加再用乾布吸去了血液，獨孤雲看見了自己的肩胛骨。

那是白的！

像別人一樣的白色。

他心中一陣激奮，身子也起了劇烈的顫動！

黃金豹的藥末洒在創口上，同時沉聲道：「老弟！你現下必須靜下心來，十個時辰不可激動，之後，你將要面對一場最艱苦的戰鬥，願上天保佑你！」

獨孤雲只覺得肩上傳來一陣透骨的涼意，接着黃金豹伸指點了他的昏睡穴。

黃金豹以溫和的的聲音道：「你要好好地睡一覺，我還得給你服用一點補血的藥，你的精神虧得太多了，我必須在十個時辰內，使恢服原狀……」

獨孤雲只聽見一陣喃喃語聲，隨卽感到一股從未有的疲累，剛一合上眼皮，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脂粉梟雄

方達明・文

羽君・圖

良緣締訂　東海戰羣魔

那蒼勁聲音要持劍威脅東方鈺之人回過頭去。語音不高，自然有種威嚴。持劍的那人道：「你瞧什麼？」禁不住轉過臉去。

東方鈺只覺抵在背脊上的那支劍尖，微微移動了一下，猛地心中一動，忖道：「我不乘此脫身，更待何時？」

主意打定，更不遲疑，暗暗提了一口丹田眞氣，身子一翻，斜刺裏掠出九尺，扭頭一看，只見一個頭戴箬笠，手持釣竿的老人，左掌平伸，按在一個黑衣蒙面人的「背脊穴」上。

黑衣蒙面人回頭只看見身後那人半個臉孔，卽覺東方鈺乘機冒險脫逃，不及多加思慮，直覺他大喝一聲，同時跨步遞劍，欲將東方鈺幹掉再說。

這一招，當眞辣狠俱備，但却嫌慢了一瞬，當他脚尖剛起，劍也只遞出數寸之際，已然被身後那人點了穴道，登時，衝勁消失，心不由主，僵立當地。

只聽身後那人哈哈笑道：「你這隻螳螂也太可笑了，已落黃雀爪中，竟還不肯認命，哈哈……」

東方鈺見情，不禁冷汗直冒，連聲叫「險」！蒙面人穴道被制，渾身僵硬，動彈不得，氣得幾乎發暈，心想：「我五郎也太無能，已經到口的肥鴨，竟又被人奪去，難道我的命運連個苗女也消受不起……唉！此刻命已不保，還想這些何用？……」

他正欲轉念尋求活命之法時，臀部忽感一陣麻痛，並聞身後那人又道：「快拿來！否則，我卽要你皮開肉綻！」

蒙面人冷冷地道：「什麼？」持釣竿老道：「天龍劍令！」蒙面人怒道：

「你的眼又沒瞎，我何曾得到『天龍劍令』？」持竿釣老人道：「我不管，只問你要。」

蒙面人腦筋一轉，計上心來，忍着渾身僵硬麻痛之苦，緩和地道：「好！請你老人家解開我的穴道，立刻把『天龍劍令』奪來給你。」

持釣竿老人想了一想，道：「好的，我這就替你解穴，但穴道解開後，你却奪不來給我，可別怪我老人家手辣啦。」話畢，瞥了遠在丈外的東方鈺一眼，徐徐抬手，作替蒙面人解穴之狀。

東方鈺見情大驚，急忙上前阻止，道：「老人家，你不能解他穴道。」他並非怕蒙面人奪去他懷中的『天龍劍令』，而是怕驚動中條一惡等魔頭，增加無謂的麻煩。

持釣竿老人道：「為什麼？」東方鈺道：「他就是魔帝手下的黑衣五郎，是個壞極的傢伙。」

持釣竿老人哈哈笑道：「哦！我寒江釣叟雖不是魔帝的手下，却也非好人，也許比這小子還要壞上數倍呢。」

東方鈺心頭一震，暗忖：「『寒江釣叟』這名號我未聽過，是個何等人物？」

忖念間，朝寒江釣叟上下打量，只見他儀貌端莊，雙目有神，一部斑鬚，飄拂胸前，兩耳甚大，幾垂及肩，論相應是一個福壽雙全，正直不苟的人物。

東方鈺心下十分驚異，暗忖：「此老一臉正氣，那裏像個壞人？」接着，想到這寒江釣叟二度援救於他的舉動，更覺得寒江釣叟不是壞人，可是，他却自認壞人，世間那有說自己壞之人？當下，又朝寒江釣叟打量了一眼，搖頭道：「不！不！我瞧你不但不壞，而且是個仁心俠骨的大好人。」

寒江釣叟一撫斑鬚，得意地道：「哈哈！小伙子，你眞能討人喜歡，難怪那妞兒一見你就像作了魔一樣，哈哈，我可不是那妞兒，絕不會作魔，我心懷惡意，你就說我是神仙也沒有用。」

東方鈺道：「你的惡意可是對我的？」寒江釣叟道：「當然是對你，因為你是好人，對一個好人懷惡意，難道不是壞人麼？」

東方鈺道：「我就不信你對我有惡意。」

寒江釣叟劈頭問道：「你憑什麼不信？」東方鈺理直氣壯地道：「我

如說：剛才我中了中條一惡的『赤練毒掌』，渾身奇熱酸軟，危急萬分之際，你發一陣涼風解去我體內之毒，使我恢復功力，現在又制倒這小子，助我脫離險難，再說，大凡一個眞正壞人，皆必以好人自居，那會把自己心中的惡意告訴別人？就憑此二理，便知你對我無惡意。」

寒江釣叟哈哈笑道：「好哇！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他臉色倏然一沉，冷漠地道：「不瞞你說，我剛才救你，乃是不顧『天龍劍令』落入魔掌，要我多費手脚，現在救你，却有兩個原因，一是『天龍劍令』……」

東方鈺心頭一楞，急道：「你也覬覦『天龍劍令』？」

寒江釣叟冷冷地道「自然。」東方鈺愕一愕，道「還有什麼原因。」

寒江釣叟陰沉的臉色，倏又現出一絲笑容，道：「這個嘛，暫時不告訴你。」

東方鈺道：「爲什麼？」寒江釣叟莊肅地道：「影响太大，有關我一生榮辱生死，甚至許多人的榮辱生死，而此關鍵，還只在你一人。」

「啊！」東方鈺不禁驚退一步。寒江釣叟把釣竿交給左手，伸出右手，道：「『天龍劍令』給我！」東方鈺渾身一震，又後退一步，道：「不……」寒江釣叟冷笑道：「還要我動手麼？」

「不……」東方鈺作夢也未想到，這個儀貌端莊，一臉正氣的寒江釣叟，竟眞是一個貪婪之徒，眞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

寒江釣叟雙目一瞪，沉聲道：「不知好歹的小子！」說着，手中釣竿一擺，登時，纏着釣竿的釣線，陡然飛射而出，在東方鈺身邊一繞，便細纏着東方鈺腰部，同時，一提釣竿，竟把東方鈺吊在空中。

以釣竿作兵器，已是鮮見，以釣竿把人吊起，更是聞所未聞，何況東方鈺尙非等閒之輩，可知這寒江釣叟，定是一個古今罕有的人物。

東方鈺身懸空中，心裏大駭，急忙鼓氣欲將釣線逼斷，但，說也奇怪，一根絲線般細柔線，任由東方鈺連番鼓氣，竟也逼它不斷。

寒江釣叟哈哈笑道：「小子，你何必枉費氣力，我這釣線，乃是萬年天蠶所吐之絲，豈會被你逼斷？」

東方鈺又驚又急，怒道：「你要把我怎樣？」

寒江釣叟手持釣竿，不停地擺動，東方鈺的身子，也跟着不停的東飄西盪，有時又團團亂轉，弄得東方鈺頭昏眼花，難受萬分。

他哈哈大笑，道：「很難說，好歹皆得看你。」

東方鈺怒極的道：「看我什麼？」寒江釣叟依然笑道：「若要好，就即將『天龍劍令』給我，否則，即吊死你，或甩你出百丈外，跌個支離骨散！」

東方鈺聞言暗忖：「這老鬼當眞是個陰險奸詐的壞蛋，俗謂『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天龍劍令』對我也許有很大用處，但却究係身外之物，我此時身懸空中，如不答應他，必然被他弄死。」忖念及此，不由悲嘆一聲，道：「好吧，請快放下我，給你就是。」

寒江釣叟收斂笑聲，停擺釣竿，把東方鈺動盪的身子定住，道：「我信你不過，得先將劍令給我，始能放你。」

東方鈺自認閱歷太淺，一時不愼，被制於人，也不再言，探手入懷，掏出劍令，擲在地上。

寒江釣叟俯身抬起劍令，得意地笑了笑，同時一甩釣竿，直把東方鈺甩出十丈開外，之後，連看也未再看東方鈺一眼，即晃身飄然而去。

東方鈺倖得臀部着地，未受重傷，但也渾身筋骨酸麻，一時動彈不得。半晌，他才吃力地坐起，回頭看時，寒江釣叟已不知去向，只剩下黑衣五郎，仍僵硬的立在原地。

他受辱又失劍令，一肚子的悶氣，正無處發，一見黑衣五郎，恨不得一掌把他劈成肉醬。

畧調息了一番，便起身走回黑衣五郎身旁，咬牙切齒地道：「兄台，請別怨在下乘人之危下手，因爲你作惡太多了！」話畢，舉掌即欲砸黑衣五郎腦門。

黑衣五郎見狀大驚，急道：「東方兄，不！不！」東方鈺收回欲出之勢，冷笑道：「有什麼遺言？快說吧！」

黑衣五郎道：「東方兄乃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怎麼也會作此下流舉動——打落水狗？」

他爲挽救性命，自願比狗，寧不令人可憐復可笑。

東方鈺輕蔑一笑，道：「東方鈺光明磊落，本不應乘人之危下手，但

對付你們魔宮中人，却另當別論。」說着，又舉掌欲劈！

黑衣五郎陡然冷笑道：「慢！」頓了頓，繼道：「嘿嘿，想不到你東方鈺兄也比我高尚不了多少，也是一個怕死之徒。」東方鈺又收回劈勢，道：「我也怕死？」黑衣五郎道：「自然！可知本郎君乃是天帝座前紅人？天帝是武林帝君，武功通神，一句話，即可驚天地，泣鬼神，血染山河，你殺了我，豈還有你活的餘地？」

東方鈺聞言，鼻哼一聲，道：「你這一說，我確不該殺你，因為你這樣死去，魔宮無人知曉，顯得我東方鈺有所畏懼。」說着，拔出寶劍，同時一揮，劍光閃爍之下，黑衣五郎的左耳已然落地，鮮血如注，由頸項流到肩上，濕透他的黑衣。接着，又一揮掌，解開黑衣五郎被制穴道，喝道：「去！告訴你們魔帝，我東方鈺在一年之內，必然拿他的人頭，公祭被你們所害之同道陰靈！」言語間，神威橫溢，豪氣干雲，有一股難於言表的英雄氣慨！

黑衣五郎穴道一解，行動立即自如，後退了一步，狠狠地瞪着東方鈺，意欲雪洗失耳之恨，但傷處痛得緊，而自量難勝對方，半晌，終於忍辱負痛，悲憤欲絕地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東方鈺兄，後會有期！」言下之意，表示此仇必報！話聲甫落，一搖身，飛奔而去。

此時，三更已過，蒼穹如洗，月輝如銀，相映青霜，顯得格外皓潔。東方鈺仰面尋思，憶起年來的江湖亡命，——天帝之淫威，其手下之驕狂詭詐，玉貂婶鐵雲珠之節烈，彩兒的癡情，紅花之淫蕩，玉妃之狠毒，乾坤一鼎鐵如山之孤寂，孟小珠之可憐，北漠神拐之義，寒江釣叟之貪，木城之富，雙矮之窮，以及聶小鳳之怪，宗綠珠之美……無一不令他感慨萬千。

想到宗綠珠，忽然覺到她去取食物，已經不少時候了，何以還不回來，莫非出了意外？登時，很是不安。

就在此時，驀見黑影一晃，宗綠珠已然返回他身側，百般猜疑，立即烟消雲散，但見她雙手空空，並無食，而神容憂鬱，氣質敗壞，似乎還曾哭過。

東方鈺心頭一震，急道：「宗姑娘，妳……妳怎麼啦？」

宗綠珠把頭低垂，道：「我娘不肯取消明天之會。」

「啊！」東方鈺一楞，接着嘆道：「就是令堂肯取消明天之會，而由妳領我去天龍谷，我也不能去了。」

宗綠珠抬起粉臉，怔怔地看着東方鈺，半晌方道：「是不是失了劍令？」

東方鈺驚異道：「妳怎麼知道！」宗綠珠道：「是那個老漁翁告訴我的。」

東方鈺怒道：「他搶人之物，還有臉稱能？」宗綠珠道：「我看那老鬼不像壞人，他說……他說……」她忽地秀臉飄紅，吶吶不能再說。

東方鈺詫異道：「他說什麼？」

「他說……」宗綠珠的臉又增加一抹紅暈，吶吶地道：「他說，你若要得回劍令，就……就參與明天之會，若能奪魁，便將劍令還你。」

這一說，東方鈺可更加詫異了，道：「他這是什麼意思？莫非他與貴族有什麼淵源？」

「沒有。」宗綠珠想了一想，繼道：「不過，我在天龍谷跟舅舅學藝時，好像見過他。」

東方鈺猜不透寒江釣叟的用意，一時不知所措。

參加「拜月大會」，如光論武爭奪「劍令」，他絕不會有所考慮，自然要參與一試，可是，「拜月大會」的目的，縱然僥倖奪得魁首，又怎樣安置宗綠珠？

他現在，雖說還沒有妻室，却與彩兒有過口頭之約，而有聶小鳳作證，豈可不講信義。

可是，劍令是北漠神拐李八百所贈，李八百一片赤誠，又豈能辜負他的好意？且此劍令尚有着莫大之用處，說不定憑此劍令，得到天龍谷的絕世武功。

他正在思忖這個問題，只聽宗綠珠又道：「你在想什麼？可要參與拜月大會，奪回劍令？」

「這個……這個……」東方鈺尚未分出參與「拜日大會」的利害，無法作答。

他繼續思忖：「天帝勢達天下，而其手下，無一不是兇狠邪淫之徒，殺人如同兒戲，爲挽狂瀾，凡此輩中，皆應以武爲上，且父親身陷木城迷閣亟待拯救，以及剛才對黑衣五郎誇下之言，若無蓋世武功，豈能辦到？」心念及此，毅然作了個決定——參與「拜月大會」，以後的煩惱，以後再說。

宗綠珠見他愁眉不展，久久不語，芳心十分不安，吶吶地道：「只要你奪回劍令，我一定陪你去天龍谷。」

東方鈺眉頭一展，朗聲道：「好的，明天我一定要奪回劍令，即使血濺擂塲，也在所不惜！」

宗綠珠意外地聽到這些話，雖短短數句，對她却有着無限的安慰，因爲這幾句話，已表明接受她的愛，滿臉愁雲，登時一掃而空，情不自禁地握着東方鈺的雙手，驚喜欲狂地道：「眞的？」

東方鈺點頭，斬釘切鐵地道：「是的，我要奪回劍令！」

「你眞好。」說着，不知不覺地偎入東方鈺的懷中。

東方鈺已十九歲了，年來也認識不少美麗少女，但除誤與紅花擁抱過一次外，從未像現在這樣親近過，一時也失去理智，把宗綠珠抱得緊緊。

驀地，一聲蒼勁的聲音傳來，宗綠珠芳心一震，連忙滑離東方鈺的懷抱，嬌羞萬狀地道：「我娘已發現我偷跑，派人找來了，我得趕快回去！明天酉時開始比武，你可不能遲到的呀！」

東方鈺點頭道：「放心……」

「公主——」那蒼勁的聲音再次傳來。

宗綠珠不敢久留，道了一聲「再會」，即急飄身而去。

東方鈺呆了片刻，也就返回色都，悄悄地進入吉里的帳蓬，幸好吉里夫婦在熟睡，沒有發覺他的離去與歸來。

× × × ×

斜陽已經西沉，只留下一抹美麗的晚霞。方圓百丈的色都盆地，到處裝燈結采，尤其中央那座以無數塊鹿皮製成的巨大帳蓬，裏裏外外，更是五彩繽紛，呈現一片太平景象。

巨大帳蓬之前，有塊平地，其中有百數苗區酋長，個個身穿扎身衣裝，肩掛紅帶，腰懸苗刀，顯得雄糾糾，氣昂昂。他們團坐成一個大圓圈，圈中燒着一堆烈火，和許許多多的食物。

圈外，週圍十丈之內統擠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都是這色都盆地的苗子，「咭哩咕嚕」，人聲嗡然不絕，說不出的熱鬧。

驀然，一個五旬苗子「咭哩咕嚕」一陣大叫，接着，巨大帳蓬之內，出來一十餘人。當首一人，是個四十五六歲，面貌端正，膚色白淨，雖是苗裝，却不失斯文之風的中年人，此人，大概就是苗王。

苗王左後側，是個半漢半苗打扮的中年美婦。美婦身後，就是雲鬢公主和四個苗女丫鬟。

苗王右後側，是個醜惡至極的漢裝老者，他，就是天帝座下的三王爺中條一惡。

其他，是個花甲老苗子，及八名壯健武裝苗漢。此十餘人一出，場中頓起一陣倡動，拍掌高呼，聲撼寨壁。

苗王，美婦，中條一惡，及五個花甲老苗，在一排鹿皮椅上坐下，除中條一惡臉含奸笑之外，七人都呈欣慰之色。

雲鬢公主及四個苗女，站在美婦身後，八個健壯苗漢，却在一旁聽候，似乎是苗王侍從。

雲鬢公主本有座位，她却不坐，只環目搜看，似在尋找什麼。她今晚，也與那美婦一樣，半苗半漢打扮，雲鬢霧鬟，修眉如畫，目如秋波，瑤鼻櫻唇，美若天仙，但却鎖着一臉愁容，似乎她芳心深處，有着無限情緒。

圈中百數酋長，個個目露貪婪之光，垂涎欲滴。千數苗子，讚不絕口，欽敬羨慕。

在苗子羣中，有十餘漢人一見雲鬢公主，似都作了魔一樣，一湧而上，許多苗子，都被他們撥得幾乎栽倒。

這些漢人，不用說，都是天帝的手下，黑衣五郎，藍衣八郎，烏蒙九鳥等一千魔崽子。

十餘人湧至距雲鬢公主八尺之處站着，品頭論脚，極盡猖狂，不可一世。吉里酋長身旁有個極其醜陋的少年苗子，他看到那十餘漢人的舉動，冷哼一聲，似乎十分不滿。

苗王側首與那五個花甲老苗低聲說了幾句話，隨即站起，對百餘酋長「咕哩咕嚕」說了一番話，登時激起一陣如雷掌聲。接着，一個花甲老苗，也站起「咕哩咕嚕」了一番，之後，一個身軀魁偉，膚色黝黑，二十五六歲的酋長，「呼」的一聲跳入圈中，朝那堆烈火拜了一拜，又朝苗王和美婦拜了一拜，旋即一挺胸，拔出腰間的苗刀，矗立火旁，顯得甚是威風。

原來，苗王和老苗的話，是說大會的意義，及論武招婿的規矩，並鼓勵酋長們踴躍參與比鬥，故這個魁偉酋長，立即應邀而出。

驀地，又一個酋長跳入圈中，也拜了烈火和苗王夫婦，便拔刀與那魁偉酋長比鬥起來。兩人都使用苗刀，戰得非常激烈，招式雖談不上精奇，却也可觀，而孔武有力，每一刀砍出，都帶起凌厲的勁風，毫不留情。

吉里酋長身旁的醜少年，一拉吉里的衣袖，低聲道：「他們好像在拼命嘛？」

吉里點頭道：「是的，就……就是拼命，剛才……苗王說過，生……生死不……究。」

「唉！如此說，今晚可不知要死多少人了。」

吉里側首不解地道：「怎……怎會？打不過人……就走。」

醜少年道：「待會你就知道……」

驀地一聲暴喝，兩酋長已分勝負，後入圈的酋長，左肩受傷，快快離開鬥場。同時，一個短小精幹的酋長跳入圈中，行禮如儀，拔出苗刀，一言不發，揮刀就朝魁偉酋長劈去，但，只是三個照面，就被魁偉酋長刺傷大腿，敗陣而走。接着，又進去一個酋長，但也只是幾招，便也潰敗。

半個時辰光景，那魁偉酋長，竟連勝了一十二場，博取無數采聲。百數酋長都抱着無限希望而來，今看到那魁偉酋長連勝一十二人之情形，一個個皆垂頭喪氣，鬥志全消，第十二人落敗後，好半晌，均無人再敢進場。

那醜少年湊近吉里耳邊，低聲道：「這人是那裏的酋長，叫什麼名字？」說時，指了指場中的魁偉酋長。

吉里道：「是花鹿都的酋長，叫鹿古，看……情形，除你……除你之外，恐怕無人能打過他了……。」

吉里話猶未完，陡然黑影一晃，同時場中已多了一個黑衣大漢。

那大漢入場後，並不拜火，只朝苗王一拱手，即向鹿古酋長嘿嘿笑道：「兄台好武功，在下飛鷹烏雷不自量力，特來討教討教。」

鹿古不懂漢語，却也領會飛鷹烏雷言意，登時，雙目一瞪，臉露殺機，也不打話，掄手就是一刀刺去！

飛鷹烏雷嘿嘿一笑，將身一晃，人已轉到鹿古身後，但他並不出手，仍是嘿嘿怪笑，極盡戲弄之能。

飛鷹烏雷之突然入場，惹起千餘苗人一陣雷動，似乎對於漢人參與打擂，大為不滿，却見苗王不予反對，又不敢有所行動。

原來這飛鷹烏雷，就是烏蒙九鳥中的老三，額門狹窄，兩頰高隆，耗子眼，鷹嘴鼻，一綹牝羊鬚，臉肉橫生，形貌惡極。

他自負甚高，意欲誆鹿古幾招，再行出手。不料，鹿古雖是個苗子，却非常善戰，一連三招落空後，腦筋一轉，突遞一記虛招，同時將刀橫裏掃出，封住飛鷹烏雷的閃避去路——

飛鷹烏雷大驚，連忙轉向斜退，但却遲了一瞬，一條左臂已齊膀斷折，掉落地上。

這一戰，委實是出人意外的結局，千餘苗子，一致喝采，就是那醜少年，也覺得十分開心，只有中條一惡，醜臉鐵青，毫無表情，藍衣八郎等一干人，却同露驚怒之色。

飛鷹烏雷之武功本高鹿古多多，其遭斷臂之敗，乃因輕敵，也許是他作惡太多，冥冥中的報應。

「狗娘入的！換我鐵翅大鵬烏風幾招試試！」話猶未完，一個中年大漢，已然落脚鹿古身前。

鐵翅大鵬烏風，與飛鷹烏雷一般打扮，相貌也極相像，很可能是同胞兄弟。

他入場後，沒有拜火，也沒有向苗王行禮，掄掌就向鹿古攻去。

鹿古雖是苗區的特出人物，連勝一十三招，毫無倦容；但要與中原高手相較，却還差得甚遠。

兩招一過，即捉襟見肘，十招未滿，已被鐵翅大鵬烏風一掌擊中背心，五臟被震破碎，登時死於非命。

鹿古之死，又引起羣苗一陣雷動。鐵翅大鵬雙掌互拍了兩下，陰惻惻地笑道：「不服的，盡管前來與烏四爺一較高下！」

倏然間，千餘人的場所，竟無一點聲音，百數酋長，一個個雙目赤紅，你看我，我看你，氣氛異常沉鬱，就好像暴風雨將臨的平靜。

驀然，一個酋長虎吼一聲躍入場中，拜過烈火（苗人稱為聖火）和苗王夫婦，拔出苗刀，朝鐵翅大鵬就刺。

鐵翅大鵬側身一閃，同時一記回拳，「蓬」的一聲，正中那酋長腰脅，直把那酋長震出五六步，吐血栽倒。

鐵翅大鵬陰沉沉地一笑，道：「如此膿包，也敢來與烏四爺較量，嘿嘿！眞所謂『閻王注定三更死，豈肯留人至五更』！」

這一來，可激起了百數酋長的兇性，頓時，七八人不約而同地飛身而出。

七八人進場後，都未如儀行禮，即向鐵翅大鵬烏風撲擊，敢情，他們此舉，並非為爭奪雲髻公主，而是為其族人報仇。

烏蒙九鳥中的老大雲中鶴陸翃見情，喝道：「好小子，你們是活膩了！」一晃身，也躍入擂場。

這些酋長，都是憑幾斤死力，而顧得酋長尊位，並不懂什麼招式，以鐵翅大鵬的武功，就是一人，也足夠對付八人，那還要雲中鶴陸翃來助戰？

此時，兩人聯手，只一剎那間，便打得七零八落，一人死亡，三人受傷，但其他四人，卻不因此而畏懼，仍拚命狂撲。

苗王見此情形，大為驚怒，急忙起身制止。但他不制止還好，一出聲，更激起其他酋長的憤怒，登時，大夥地撲向場中！

吉里也不甘落後，欲拔刀撲向擂場，卻為那醜少年拉住勸止。

喝叱！慘呼！叫嚷，咒罵，衆聲相混，驚天動地。刀光，掌影，兎起，鶻落，滙成一片混沌！場外婦孺，呼兒叫娘，紛紛遠退。一會工夫，場中已死二三十人。

三王爺中條一惡見情形過於嚴重，恐影響他的陰謀，便站起步入場中，揮掌發出幾股暗勁，把數十如瘋如狂的苗子逼退後，同時喝道：「不得亂來，有話好說！」接着，轉對鐵翅大鵬和雲中鶴，厲聲喝道：「誰叫你們殺人？」話畢，掌起掌落，「嘭！嘭」兩聲，兩個凶惡半世的魔頭，應聲倒地。死於非命。

中條一惡此舉，大出衆人意外，苗子們，一個個目瞪口呆，莫名其妙。

烏蒙九鳥的幾個兄弟，更是滿頭霧水，同自暗忖：「這不是你王爺叫我們這樣幹的麼？何以現在反把我們兄弟掌斃？」

烏蒙九鳥那會知道，這是中條一惡的詭計，他奉天帝之命，前來收服這個苗王，自然他懂得苗子的性格，凶野無倫，如憑武力，就把他們殺絕，他們也不會屈服，因而不得不藉鐵翅大鵬和雲中鶴的人頭，來表示他的恩惠，賺取苗子們的心。

中條一惡掌斃鐵翅大鵬和雲中鶴後，立即裝出虛偽的笑臉，朝衆酋長打躬作揖，道：「眞對不起，請各位原諒，一切由老夫負責，傷者，老夫負責醫治，死者，老夫也不會忽視，只要各位提出意見，老夫一定接受。」

接着，回身又對苗王夫婦，及五個老苗打躬作揖，說了許多好話。

苗王本不肯依，要撤銷今晚之會，卻敵不住中條一惡之威迫利誘，這事，也就不了了之。終於，苗王宣佈繼續比武，但，那些酋長都自量身無長技，不是那些漢人之對手，不敢出場。

驀地，烏蒙九鳥中的老七，貓頭鷹馬彪躍入場中，依苗區習俗，拜了一拜聖火，又向苗王夫婦也拜了一拜，然後，慢緩地道：「在下不知天高地厚，請各位多多指敎。」話落良久，仍無人出場。

他濃眉一揚，又道：「各位既吝賜敎，在下可要向苗王拜岳婿之禮了？」

「慢點！」一個二十五六歲，長得尙稱英俊的青年，隨聲躍入擂場，道：「七哥，你長得像貓頭鷹一樣，怎能與雲髻公主匹配。」

貓頭鷹雙目一瞪，冷然道：「老九，嘿嘿，這是擂場，不講長相，只

講武藝，你懂麽？」言語中，有輕視老九武功之意。

老九聞言，也冷笑道：「小弟有什麽不懂，但現在情況不同，如由閣下入婿，勢必節外生枝。」

原來這貓頭鷹馬彪的長相，正如他的綽號，與貓頭鷹一般無二。

貓頭鷹聞老九也稱他『閣下』，又一再揭他隱痛，更加火起，怒道：「怎麽節外生枝？」

老九揚眉一笑道：「請撒泡尿照照你這付尊容，嘿嘿，雲鬢公主貌美如花，武功也不弱，豈會與你成親，別『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吧！」

貓頭鷹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怒吼道：「這是擂場，冠者就是駙馬，面貌好看有什屁用，嘿嘿，老九，快給我滾出去！」

老九冷然一笑，道：「別自命不凡，講武功，我周拱北也不一定輸你！」

「好！就試試看！」說着，雙掌齊出，掌風呼嘯，兜向老九周拱北胸腹。

周拱北自是不肯示弱，身子一閃，掄掌反攻前去！你來我往，彼此頻出絕招，捲得砂石橫飛，塵土蔽空！

突然，人影一晃，場中又多一人。狠鬥中的馬彪和周拱北，乍見來人，都不禁一愕，同時飄身後退！

貓頭鷹馬彪怔然道：「八郎君，你……你也要……」藍衣八郎冷笑道：「二位不必傷和氣，還是由我來吧！」

說也奇怪，馬彪與周拱北，本都是凶惡蠻橫之徒，聞言之後，竟均乖乖的退出門場。於是，藍衣八郎，環目四週，報名挑戰。

那醜少年見情，心頭十分不安，心想：「這些魔頭中，黑衣五郎昨晚被我割去一隻耳朶，想必不會出陣，若中條一惡無佔美之心，這小子之武功可算是最高了。」

心念及此，側首與吉里酋長低語了幾句，並把背上寶劍交與吉里，走入場中，朝聖火和苗王夫婦各拜了一拜，回向藍衣八郎，故意結結巴巴地道：「我是……那倫，請……請……」

藍衣八郎一笑道：「你這醜小子可是要與我較量一下？」

東方鈺點頭道：「是的，……但我……我的……武功不行，請……請手下留情！」

藍衣八郎哈哈笑道：「好的，我讓你三招，三招之內決不還手！」

東方鈺心內好笑，暗忖：「小子你上當了！」心念間，故意裝成不會武功之樣，朝藍衣八郎懷中衝去！

藍衣八郎旋身一轉，繞至東方鈺身後，哈哈笑道：「你這醜小子好凶，看來，駙馬非你莫屬啦！」

東方鈺故意一笑，握緊拳頭，又一頭衝向藍衣八郎懷中。

藍衣八郎再次閃開，道：「兩招了，還有一招，如再打我不着，我可要還手了！」東方鈺也不吭聲，仍是原式向藍衣八郎衝去。

但這一次，却有所不同，勢至中途，突然拿樁，同時右手一抄，『琵琶手』中的『陽關三叠』已然出手！

煞勢，變招，出手，連成一氣，快如閃電，只聞「拍」的聲，藍衣八郎的一隻左臂，已被劈得筋斷骨碎，失了作用。

倘幸東方鈺心地仁慈，不忍要藍衣八郎的命！登時，場中一陣哄然。千餘人中，除吉里心內明白，誰會想到這個不起眼的醜少年，居然能劈斷藍衣八郎的左臂？

只見中條一惡慢慢站起，步入場中，冷冷地道：「又是你這小子，你究竟是什麽人？」

黑衣五郎接口叫道：「啊！對了，他就是東方鈺！」

三王爺中條一惡，臉上肌肉跳動着，雙目射出火般光芒，笑道：「嘿嘿！小子化裝術倒眞高明，居然能逃過老夫的眼目，嘿嘿，昨晚讓你跑了，今晚你就插翅也飛不出這個擂場了。」

東方鈺以衣袖擦去臉上易容藥物，恢復英俊面目，不慌不忙的道：「不錯，小可就是東方鈺，你待怎樣？」

中條一惡道：「要你的命！」

東方鈺爲要得回劍令，已把生死置於度外，悠然一笑：道：「這是擂場，你這把年紀，長相像鬼，難道也想作苗區東床？」

中條一惡老臉一紅，道：「混蛋！老夫人老心不老，誰說不能作苗區

東床？再說，老夫殺你，一半是奉帝主之命……」

「哈哈，哈哈！我老頭子眞蠢，有熱鬧看竟不知來看！哈哈，幸好熱鬧還未結束！」此聲出自二十丈外的寒江釣叟，他一面說着笑着，一面疾步走來。

中條一惡鼻哼一聲，未加理會，只對東方鈺道：「老夫無暇與你磕牙，動手吧！」

東方鈺道：「請稍待。」返回吉里身前，取來他的寶劍，一晃身，躍回場中，不再打話，舉劍就刺！

「你找死」中條一惡閃過劍鋒，還手反攻！中條一惡乃是出名數十年的魔頭，武功自不等閒。

東方鈺雖是一個初出江湖的小將，但他自得鐵如山全部修爲，及學得李八百的『琵琶手』後，武功已非吳下阿蒙，足稱後起之秀。

一老一少，一醜一俊，兩個武林一流高手你來我往，當眞是古今罕見。此時這千餘人的場合，除當劍的呼嘯聲外，餘無半點聲音，氣氛異常緊張肅穆！

雲髻公主自跟她父母出來，一直就是愁眉不展，一臉哀怨，但至東方鈺出場後，頓時，神情一反，臉露春色，無限嬌媚，但漸漸地，愁雲又飄回她的臉龐。

顯然，她當初的發愁，是以爲東方鈺沒有來，而現在的發愁，卻是擔心東方鈺的安危。

因爲此時，中條一惡已運起『赤練錐功』，指掌粗壯得嚇人，每出一掌，都帶起一股激盪的旋風，東方鈺似知厲害，不敢硬接，手中雖有寶劍，卻也被逼得手脚不措。

雲髻公主由愁而焦急不安，心想：「這怎麼辦呢？早知這老鬼心懷不軌，我也不會叫他來冒險。」

驀然，一聲慘呼傳來，雲髻芳心一震，抬頭一看，卻不是東方鈺所發之聲，而是擂場外，中條一惡的手下所發之聲。只見一個瘤子老者，搖晃着栽倒就地。

瘤子的幾個兄弟，四下搜望，同聲驚怒喝道：「什麼人敢暗襲我們兄弟，有種的就露出臉來……」那人說話間，突然渾身一顫，同時悶哼一聲，隨卽癱倒在地。

這可是一件怪事，烏蒙九烏武功不弱，人在他們身邊被襲，竟不知偷襲之人在何處？於是，都慌了手脚，一面搜望，一面咒罵。

但，搜望，咒罵，都歸枉然，莫名其妙中，又倒下兩人，而這兩人中，竟有一人是黑衣五郎。

一心只想擊斃東方鈺，贏得雲髻芳心，而藉親戚關係控制苗區，好向天帝獻功的中條一惡，見此情形，也慌了手脚。

他武功雖高，卻也不能憑一已之力以達成控制苗區任務，而玫瑰雖美，卻有刺，卽使能打敗東方鈺，也許還須與雲髻公主一較高下。

雖然，在他眼中的雲髻公主，並不難對付，但如手下死了，自已單身一人在此，豈不危險！

他走念及此，鬥志全消，掌勁威力頓時大減。東方鈺見機，大喝一聲，舞劍欺身而進。

就在此時，烏蒙九烏中，又倒下一人。中條一惡心頭一震，身子頓了一頓，東方鈺的青鋒已來到他的胸前。

他心中大駭，忙倒退八尺，同時全力劈出一掌，接着，飄出擂場。

東方鈺閃過掌勁，正欲抖劍追去——忽聞一人哈哈笑道：「娃兒，你眞行，鼎鼎大名的三王爺，竟也被你打得屁滾尿流，眞行！眞行！」

東方鈺回頭一看，原來是寒江釣叟，登時，怒上心來，道：「你……你快還我天龍……」

寒江釣叟搖手道：「別急，你打諒就沒人進場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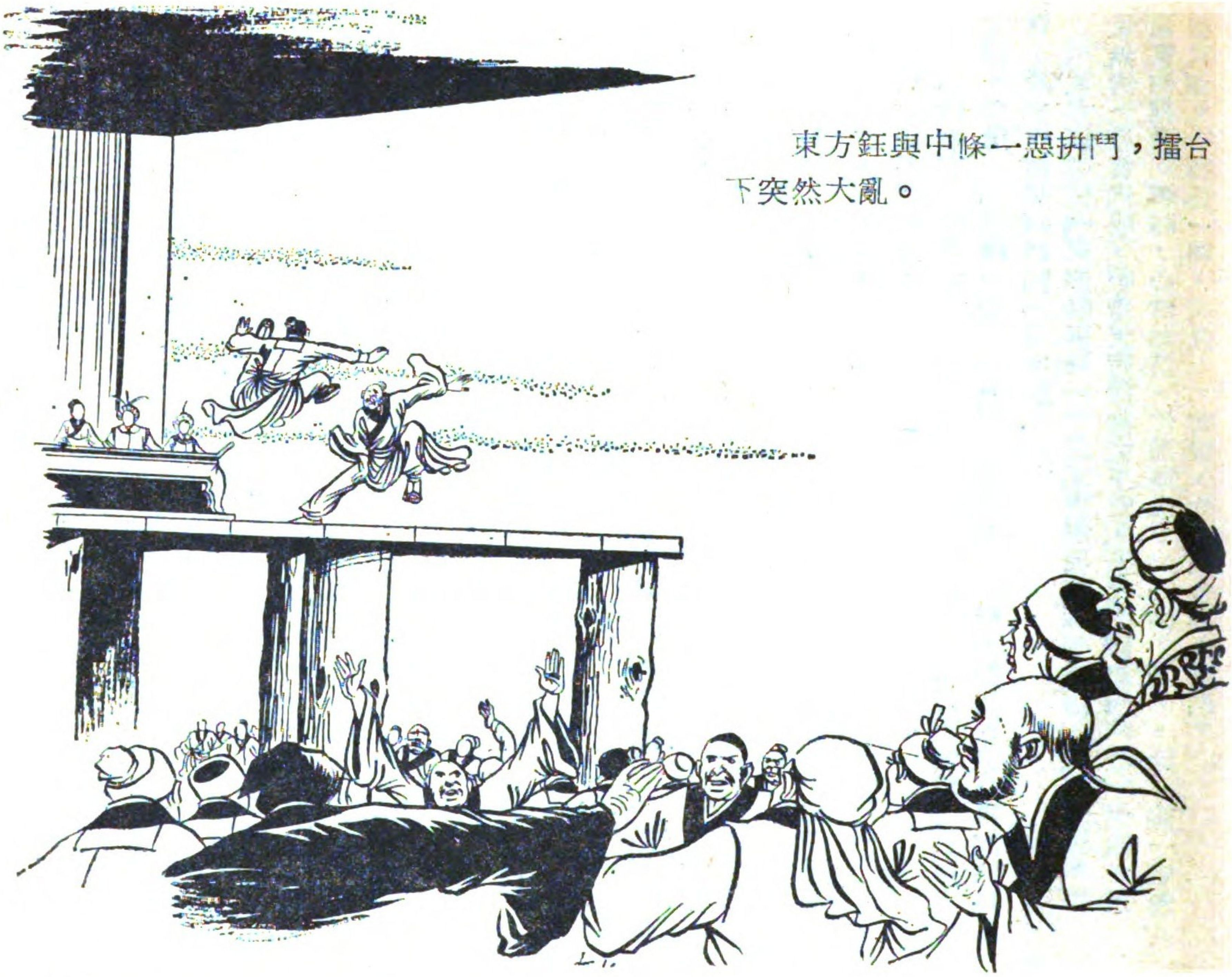
東方鈺心頭一愕，道：「莫非你也要一試？」

「放屁！」寒江釣叟臉色一沉，道：「我老人家這把年紀，豈會同人爭一個丫頭？」

東方鈺道：「那麼……」

「你站在場中等一等，如看無人敢入場，才能算是冠者。」

東方鈺一想，暗付：「這話倒也有理，我今天是要奪回劍令，並非是與那些魔頭拼命。」當下，矗立場中，環望四下。



東方鈺與中條一惡拼鬥，擂台下突然大亂。

只見中條一惡蹲在黑衣五郎身旁，檢查黑五郎傷勢，不一會，便站將起來，轉向寒江釣叟道：「好呀！丹心漁夫，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與老夫作對，想是活膩了？」

東方鈺乍聞『丹心漁夫』四字，不禁心頭一震，暗忖：「丹心漁夫？他就是丹心漁夫？昨晚他不是自稱寒江釣叟麽？他就是曹天霖的師父？世稱丹心漁夫爲蓬萊散人，是個武林奇人，棲隱蓬萊三島！巳不理江湖世務多年了，因何也到此苗區來？」

只聽丹心漁夫哈哈笑道：「王爺你這話從何說起，王爺貴爲王爺，人間龍鳳，我漁夫斗胆也不敢與王爺作對呀！」

中條一惡屠一鶴鬚髮皆豎，桀桀怪笑道：「嘿！嘿！你自號『丹心』今晚看來，倒不如改爲『黑心』來得恰當……」

「喂！喂！」丹心漁夫佯裝焦急，連忙搖手道：「丹心就是丹心，我可不願改名爲『黑心』，王爺豈可隨便給人改名換號？」

中條一惡被丹心溜夫這玩世不恭的態度，氣得雙目凸出，青筋暴露，怒吼一聲，道：「世間除了你，誰也不會用釣鈎作暗器。」一指他脚下直挺挺的幾人，續道：「他們中的都是釣鈎，不是你還有誰？還敢撒賴，敢情不想活了！」

丹心漁夫道：「唉！我的王爺，千祈別再寃枉我，我告訴你吧。」一指場中的東方鈺，道：「以釣鈎暗地傷人的是他，不是我，就在你們打鬪之時，我親眼看着他撒暗器傷人。」

中條一惡怒極地道：「胡說，憑他這點藝業，也能在老夫掌下撤暗器？」

東方鈺聞言大爲驚異，暗忖：「丹心漁夫，乃是個光明磊落之人，何以現在這等貪生怕死？」轉念一想，忖道：「反正我與魔帝如同水火，這事就承當下來也無妨。」

當下，將胸一挺，朗聲道：「不錯，釣鈎是我撒的，狗王爺，你待怎的？」

丹心漁夫哈哈笑道：「是麽？現在有人當面承認，王爺不會再懷疑我老頭子了吧！」

中條一惡那會相信東方鈺的話，本欲與丹心漁夫一拚，但手下多已傷亡，無致勝把握，只氣得渾身發抖，冷哼一聲，喝令手下帶了傷亡，一晃飄身而去。

中條一惡等走後，苗王再次站起對衆酋長說話，叫他們出場與東方鈺比武。

但許久許久，都無人出場，顯然都認爲非東方鈺對手，而且東方鈺長得英俊，武功又高，堪配他們公主。於是，由一個花甲老苗，用苗語宣佈雲鬢公主與東方鈺的婚事。接着，丹心漁夫莊肅地喝道：「娃兒，快向苗王行岳婿之禮？」

東方鈺爲了天劍令，只好聽命向苗王夫婦拜了三拜，之後，五個老苗，便欲擁東方鈺入帳蓬。

東方鈺大感窘廹，急道：「慢點」轉身走到丹心漁夫身前，雙手一拱。道：「謝謝前輩相助之德。」頓了頓，繼道：「前輩原來就是丹心漁夫，昨晚何以不告訴晚輩？」

丹心漁夫道：「爲什麽要告訴你？」

「我與令徒曹天霖兄是好朋友，曾同進天都宮，共搗淫窩，大戰百花羽士，你老若早說出真實名號，晚輩也不會受吊身之苦。」

丹心漁夫道：「這却是爲何？」

「早已把劍令雙手奉上。」

丹心漁夫哈哈笑道：「小子，你誤會了，我老人家對名利，早已不感興趣，怎會覬覦區區劍令？」

東方鈺不解地道：「那你何以想盡辦法，要我給你？」

「自然有我的用意，將來你自會知道。」自懷中掏出天龍劍令交還東方鈺，又道：「你聽我說，馬上到天龍谷去，之後，即起程趕赴東海無極島，除夕之前必須趕到不得有誤。」

東方鈺乍聞『東海無極島』，立刻想起他義姊韓雲絹，其夫婁銘，反目無情，恩當仇報，帶着天帝所封之王爺，及天帝殿前『八駿』之四，已向東海進發，頓時，心急如焚，忙點頭道：「是的！是的，除夕前一定趕到東海。」腦筋一轉，又道：「前輩，你可是也要去東海？」

「自然，快去叫你媳婦兒收拾出發。」

東方鈺俊臉一紅，回頭時，苗王夫婦及雲鬢公主已經走了，只剩下兩個老苗，兩名護衛，及兩個丫鬟在等他。

他急急與丹心漁夫告別，來到老苗身前，拱手道：「我有十分急要之事，要立刻趕往天龍谷，請老丈通知公主同我前去。」

老苗白眉一緊，驚異地道：「什麽？你立即就走？今晚是你與公主的花燭夜呀！」他雖是苗子，漢語却說得頂好。

東方鈺急道：「我知道，可是，我的事不容遲延。」老苗道：「敝族規矩，你最少也得在此住三年始能離開。」

「三年？」東方鈺嚇了一跳。「我三天也不能等了。」老苗道：「我雖官居敝族相位，這等事，我也不敢替你作主。」

「你老就領我去見尊王好麽？」

老苗點頭道：「好！跟我來！」領着東方鈺及二名丫鬟，進入那座巨大的帳蓬。

此帳蓬甚是寬敞，用布幔隔了幾個房間，當中有一大廳，燈火輝煌，佈置頗爲講究。上首兩張鹿皮椅，對坐着苗王夫婦，苗王夫婦身後，站着六個苗女丫鬟；下首兩側，有八個懸刀護衛。

老苗入廳後，在苗王面前跪下，用苗語說了好些話，方始起身站立一旁。

王后柳眉一緊，對東方鈺道：「你現在就要走？」東方鈺躬身：「是的。」王后沉思了片刻，道：「雲兒呢？」

「我要她帶我去天龍谷。」

王后道：「過幾天再去不行麽？」

「不行！」接着，將江湖現況，天帝派人赴東海，及他來此之目的，畧說了一遍，並道：「我若不能在除夕前趕到東海，勢必影響極大。」

王后想了一想，道：「我得先問問雲兒方可答覆你。」

「母后。」雲鬢公主自布幔隔成的房中出來，道：「娘……他確有重要事情要見舅舅。」說話間，兩頰緋紅，嬌羞欲滴。

王后道：「他說要妳同他去？」雲鬢公主道：「我自要帶他去，要不

，他那能找得着。」

苗王插嘴道：「我准妳帶他到天龍谷，不許妳跟他去東海。」

東方鈺連忙點頭道：「是的，我也不希望她去冒險。」側首一瞟雲鬢公主，道：「走吧！」

兩人辭了苗王夫婦，及幾個老苗，並肩走出帳蓬，朝天龍谷進發。

兩人既是定名夫妻，路上毋須多避嫌疑，談談笑笑，很是親熱。雲鬢公主忽然道：「你送劍令去，準備換我舅舅什麼東西？」

東方鈺想了一想才道：「聽說天龍谷武功蓋世，我希望能換一門武功。」

雲鬢公主道：「依我看，不要換武功。」

東方鈺不解地道：「爲什麼？」雲鬢公主嬌媚一笑道：「天龍谷武功，我巳學了幾成，以後我可以教你。」

「依妳的意思換什麼呢？」

「聽說我外公耗數十年時光，採百草精煉了三粒丹丸，我母親出嫁時給了我母親一粒，還有兩粒，依我的意思，不如換他一粒丹丸。」

東方鈺道：「難道一門武功還不如一粒丹丸？」

雲鬢公主道：「當然，聽說那三粒丹丸，有起死而回生之效，常人服之，可延年益壽，練武人服之，就更好了，能平增半甲子修爲，你想，武功好？還是丹丸好？」

東方鈺驚喜地道：「有這樣好的丹丸，我當然要丹丸，只不知叫什麼名堂？」

雲鬢公主道：「叫『天王丹』。」

色都去天龍谷約三百路程，第二天初更，兩人巳進入天龍山區。

此山區，古木參天，路途極險，彎曲多岔，若非熟人，不但不知途徑，就連方向，恐怕也分辨不出。

東方鈺偶一低頭，忽然發現一條路口之中，有個他師妹孟小珠留下的記號，不禁失聲叫道：「好呀，她走的也是這條路！」

雲鬢公主一愕，道「誰？」

「我師妹孟小珠。」

「啊！你還有師妹？她怎會到這裏來？」

東方鈺道：「大概跟踪天龍四賢中的破書生和窮和尚來的。」

兩人繼續前進，天將微明時，已到達天龍谷口前。驀聞一人高聲喝道：「來人莫非是東方鈺？」

東方鈺心頭一震，心想：「這裏怎會有人認識我？」當下，朗聲道：「在下正是東方鈺，特來拜候天龍谷主。」

突然，一條大漢自一株古樹上飛落，朝東方鈺一拱手，道：「東方鈺兄請。」又對雲鬢一禮：「綠珠師妹妳好。」

宗綠珠還禮道：「師兄，我舅舅在谷嗎？」

大漢道：「在，他老人家有話傳下，東方鈺兄務急趕赴東海，只問東方鈺兄想換什麼？或有什麼求助，交代清楚後，即須起程。」

「啊！」東方驚異道：「令師怎知小可要來？而知小可急赴東海！」

大濟道：「是丹心漁夫老前輩說的。」東方鈺更加驚異，道：「丹心漁夫？他老人家不是赴東海去了？」大漢點頭道：「是的，昨天黃昏時到此，只停留一個時辰就走了。」

宗綠珠道：「師兄，丹心漁夫來作什麼？」

大漢道：「請師父出谷，但我們尚有兩枝令劍未收回，沒有答應丹心老前輩之邀，唉！」轉對東方鈺道：「東方兄：你懷本谷劍令而來，意欲什麼？換武功？抑或對家師有所相求？」

東方鈺道：「非換武功，也無所求，只想換一粒『天王丹』，不知令師……」

「『天王丹』，這個……」大漢轉對宗綠珠，驚異地道：「他怎知師父有『天王丹』？」

宗綠珠小嘴一噘，道：「我不知道！」

大漢聽東方鈺要換『天王丹』，心內似乎很不滿，卻又無可奈何，只點了點頭，道：「好！妳帶東方鈺兄到客堂稍待，我去稟告師父。」說着，疾步入谷。

天龍谷，四面環山，方圓百丈，樓台林立，畫閣參差，雖無城[illegible]雄[illegible]壯觀，卻也有獨特的氣概，梅花吐蕊，香氣襲人，松竹婆娑，迎風起舞，

自天倒下一道瀑布，彷若玉龍臨凡，景緻綺麗無倫。

入谷口處，有座騎澗而建的水閣，花石砌牆，青瓦蓋頂，雕龍畫鳳，鬼斧神工；門楣有塊橫匾，金書『會賓堂』鐵畫銅鉤，筆筆皆走龍蛇。

宗綠珠領東方鈺進入『會賓堂』，早有僕役相迎接待。

東方鈺落坐客堂，只見花卉滿堂，美不勝收，大大有置身仙境之感。驀地，一人哈哈大笑道：「恭喜，恭喜二位佳賓花開併蒂，永結同心。」話聲未落，一個落魄書生已來到客堂。

宗綠珠趕忙起身一禮，笑着喚道：「三叔你好。」轉對東方鈺道：「他就是天龍四賢中的三叔，人稱他爲……」

東方鈺忙行禮道：「我知道，人稱『破書生』。」

破書生笑道：「不錯，不錯，你還記得我，可見你並不輕視我這個落魄書生，請坐！請坐！」他依然神容一整，莊肅道：「你是本派門下嬌客，本應好好的招待你，無奈情有不可。」自懷中掏出一個指頭大的玉盒，續道：「這是你要的『天王丹』。」

東方鈺忙掏出劍令，先行遞上，道：「這是『天龍劍令』，請驗收。」」一面接過『天王丹』，看也沒看，就納入懷中。

破書生接過劍令，略看了一番，道：「本谷主吩咐，請你立刻趕赴東海，本來本谷主亦要派人前往助陣，但本派尚有兩支令劍沒有收回，不敢違背先師遺命，但我等有關整個武林安危的大事，又不得置身事外，只好派綠珠同你去。」

宗綠珠嬌極地道：「只叫我去？」破書生道：「唔，但以後，妳只能以東方夫人之身份出面，不能以本派弟子身份招搖江湖。」說着，又自懷中掏出一本小冊，轉對東方鈺道：「本谷主因事務繁忙，無暇見你。」一晃手中小冊，續道：「這是本谷主給你們結婚的禮物。」遞給東方鈺。

東方鈺接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天龍寶典』四個宋書，知道是天龍谷中的武功秘錄，一時，感激得說不出話。

破書生緩又道：「你們去吧！我已叫人替你們準備乾糧，現在外面等着你們。」

東方鈺正欲與宗綠珠走出客堂，忽然想起孟小珠，忽道：「我師妹孟小珠跟蹤你……」

「哦！」破書生哈哈一笑道：「孟姑娘很聰明，我留她在此住了三夜，昨夜跟丹心漁夫前輩走了。」東方鈺聞言，方始放心，便即拱手告辭。

東海，揚子江口以南，臺灣海峽以北，海中有許多小島，統名爲嵊泗列島，書中所說的無極島，就是嵊泗列島中的一個小島。

無極島縱橫數里，蒼松成林，四季如春，故又名長春島，尤其中央一個數畝方圓的盆地，景緻更是綺麗——瑤草琪花，爭妍鬥艷，蒼松翠竹，迎風弄姿，淙淙泉流，清澈如玉，當眞是世外桃源。

然而此時，這世外桃源，却人聲喧嘩，濁氣橫溢，花不香，鳥不唱，變了陰曹地獄。

只見其中，坐、立、臥、行，少說也有五六十人之多，有年已八旬的老翁，有年方及笄的少女，有與世無爭的和尙道士，有逐鹿塵寰的名利之徒……總之，三教九流，行行皆有。

五六十人中，分作東西二派，東邊一派，僅有十餘人，而十餘人中，老的老，少的少，十分刺目！西邊一派，不但人多，而且個個年青力壯，雖有幾人亦將近花甲之年，但却精神奕奕，壯氣凌霄。

兩派的神情亦恰恰相反，東邊的暮氣沉沉，西邊的朝氣蓬勃，顯示着強烈的對比。

只聽西派中的一個猴臉老者磔磔笑道：「已經七戰，而七戰結果，你們皆北，天帝素以仁義爲本，本八王爺秉天帝之素願，也本仁義爲先，只要韓樂天兄交出『雷音掌』武功，歸順天帝，看令徒粉侯英銘之面，本王決不究前衍，這是本王爺的最後忠告，但請韓兄三思。」

但見東派中，一位身穿白衣，鬢髮花白，一臉頹喪的老人，白眉一綳，冷冷地道：「韓某自認眼瞎，養虎爲患，願死謝罪，想韓某交出『雷音掌』法中的神妙招式，別作夢！」

八王爺不屑地一笑，道：「本八王爺豈是要你那些雞爪鴨脚，就是令徒也不稀罕，只是他拜你爲師，你却藏技不授，要出一口氣罷了，我話已說完，生死由你選擇！」

原來這兩派人，東邊的，就是白雲逸叟韓樂天，其女韓雲綃，及前來助援的丹心漁夫，北漠神拐李八百，丹心漁夫之徒曹天霖兄妹曹時霖、曹素素、梅千里、孟小珠、和幾個不知來歷的老者，一共十三人而十三，人中，曹天霖、梅千里、曹時霖、韓雲綃、及三個不知來歷的老者，都已受了重傷。

西邊的，就是天帝座下的八王爺，粉侯婁銘，四名木城殿前「八駿」的白衣人，紅花、百花羽士等四十餘人，粉侯婁銘、百花羽士，及一個白衣人也已受傷。

丹心漁夫忽然哈哈笑道：「猴兒王爺，不必多說，現下輪到你我了，來！我們也露兩手給人看看！」

八王爺不屑一笑道：「憑你一個漁夫，也想高攀王爺，眞滑稽！」回頭對他身後衆人道：「誰人去拿那漁夫？」

一個白衣人應聲道：「西門桐去！」說着，大步而出。丹心漁夫肩着釣竿，一面笑着，若無其事的走將出來。

李八百見他神情，忙警告道：「漁夫，不可輕敵……」他話猶未完，只見丹心漁夫釣竿一擺，釣線頓時飛射而出！

白衣人西門桐大喝一聲，側身一閃，伸手一抄，欲將飛來釣線接住，而奪取釣竿。

那知，他不伸手還好，這一伸剛好被釣線纏住手腕。白衣人西門桐大驚，忙運勁提腕，欲將釣線提斷，豈料，那釣線乃是萬年大蠶之絲，堅韌無比。

丹心漁夫出招得手，那肯怠慢，立即擺動釣竿，把西門桐牽得腳不停步，往近奔走，饒他爲「八駿」人物，也拿樁不住。

丹心漁夫一面運勁擺動漁釣竿，一面怪叫道：「了不得，這條魚太大了！釣不起來！」

西門桐腕脈被釣線纏着，在丹心漁夫幾次擺動釣竿之後，那纏在腕脈上的釣線，竟似乎變了鐵箍，漸漸地失去反抗能力，隨着釣竿擺動，東奔西撲，不一會，便弄得頭昏眼花，氣喘如牛。

曹素素、孟小珠見情，不約而同地拍手叫「好！」

孟小珠道：「老前輩，你這一手眞好玩，什麼時候也教我玩玩？」

八王爺陡然沉哼一聲，道：「你們當眞活膩了！」輕對另一白衣人喝道：「你還不上，尙待何時？」

那白衣人也不打話，化形化影，疾向丹心漁夫射去。丹心漁夫早已防到這一着，猛地一擺釣竿，登時西門桐的身子，隨之向飛射出的白衣人迎去，無巧不巧，兩個白衣人正碰個正着。

那白衣人把西門桐抱回後，復自走將出來，冷冷地道：「老漁夫，快納命來！」

就在此時，驀地一聲長嘯傳來，嘯聲不高，却異常尖銳，一聞而知，來人是個功臻化境之高手。

雙方數十人，都同時一愕，循聲搜望，心中暗忖：「此人是友？是敵？」雙方都感到，來人若是友，此戰必勝，非友，此戰必慘敗。

只見蒼林中，閃出一雙男女，男的，風流倜儻，英風逼人；女的，秀色可餐，天仙化人。

孟小珠第一個看淸來人，登時，喜之欲狂，叫道：「師兄——師兄——」一面叫，一面朝兩人撲去！接着丹心漁夫也叫道：「好哇！小子，來得正好，這一戰就讓給你！」

孟小珠狂喜飛撲，一頭撲入東方鈺懷中，一時忘了羞恥，竟把東方鈺抱住不肯放手，嬌嗔地道：「師兄，怎麼此時才來？」

東方鈺輕拍了拍孟小珠的肩胛，將她推開，尷尬地笑道：「因爲途中遇了些小事，故誤了行程。」

「哼！」孟小珠拿眼角一瞟宗綠珠，頓時秀臉一板，冷冷地道：「師兄，她是什麼人人？」

東方鈺陪笑道：「啊！我來引見，她……她是妳師嫂宗綠珠。」

「哦！」倏然，孟小珠的臉色由紅轉白，由白變靑，身子搖晃一下，兩顆淚珠無緣無故的彈出來。

東方鈺大驚，忙伸手扶着她，急道：「師妹，妳……妳怎麼啦？」

孟小珠定了定神，神情忽地又是一變，變得十分詭譎，格格笑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東方鈺急道：「師妹，妳知道什麼？」

「新婚燕爾，樂而忘憂，故而誤了行程。」

「這是什麼話？」東方鈺情緒十分紊亂，不知如何安慰這位初懂人事的小師妹。

「什麼話？」孟小珠猛力地一擦淚珠，冷冷地道：「我告訴你，你與她的親事無效！」

東方鈺微怒道：「爲什麼？」孟小珠一字一字地道：「因爲我不同意。」

「啊！」宗綠珠心頭一震，道：「相公，她有權不同意我們的婚事？莫非你與她早已……」她誤會東方與孟小珠已有不可告人之關係。

東方鈺忙截斷她的話尾，急道：「胡說！」

「那麼……」宗綠珠對孟小珠道：「小師妹，我與妳師兄的婚事，是正大光明的，而事已成定局，就他父親也不敢說無效，小師妹，妳與妳師兄如已有不可告人之事，我們可以慢慢商量！」

孟小珠秀目一瞪，喝道：「我打死妳，看你還敢胡說不？」說着，揚掌就要打宗綠珠耳光。

東方鈺忙抬臂架住，喝道：「師妹，妳怎麼不講道理？」

「我就不講道理！」說着，一扭嬌軀，急欲再次出擊。

幸好曹素素剛好來到，一把將孟小珠拉住，道：「珠妹，妳難道不怕手髒麼？」拉了孟小珠的手，疾步而去。

這句話，表面聽來，沒有什麼，但細一體味，可不同凡响，很明顯的是說宗綠珠是個爛污女人。

宗綠珠天生聰慧，那會聽不出之理，登時，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嬌叱一聲，道：「丫頭，妳說什麼？」即隨後追去。

東方鈺忙攔阻道：「算了，她們都是小孩，怎能與她們一般見識？」

原來曹素素早就暗戀着東方鈺，此時見宗綠珠捷足先登，一肚子的怨氣，正無處發作，今見孟小珠也與自己一樣遭遇，腦筋一轉，竟欲與孟小珠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宗綠珠。

且說東西兩派，見來人竟是東方鈺和一個美女，一時，都大感奇怪，因爲他們都知道東方鈺的功力，只不過是江湖中的二流脚色，短短月餘，絕不會高如那發嘯聲之人，都認爲那發嘯聲之人，必非東方鈺。於是，都惴惴不安，不知那發嘯之人是友是敵？

於是，八王爺忙把那向丹心漁夫挑戰的白衣人招了回去，欲等待那發嘯聲之人出現後，再作打算。只聽丹心漁夫又怪叫道：「娃兒，快來替老夫打這一仗。」

東方鈺雙目一轉，見好友曹大綵等都坐着療傷，知道丹心漁夫等吃了大虧，叮嘱了宗綠珠幾句，便大步走至丹心漁夫身旁，道：「前輩就請休息，讓我來向他們討教。」丹心漁夫點頭退回東邊。

東方鈺定了定神，便對八王爺道：「狗王爺，有種就滾出來……」

「你這小子眞是不知天高地厚！」說話之間，一個白衣人已躍至東方鈺身前，同時，發掌攔腰劈來！

東方鈺未料到這人身法如此之快，而一落地就出掌攻出，一時不及拔劍，只好運步閃避，但他剛剛閃開，第二掌又已來臨，而這一掌威力更加兇厲，一股掌飈，有若江濤，洶湧捲來！

東方鈺閃避已來不及，祇忙運掌封擋！陡起一聲震天價响，接着，山搖地動，松針竹葉滿天飛飄，數丈之內，一片混沌。

在煙塵瀰漫中，只見東方鈺獨自站在場中，那白衣人已然倒退一丈之外，一動不動。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戰果，東西雙方數十人，無一不目瞪口呆，木頭人一樣。

那白衣人，乃是天帝之『八駿』人物，招式多爲天帝親傳，尤其功力，更是深厚，足稱武林中一流高手。然而，僅僅一招，就被東方鈺震昏倒在地上。

好半晌，八王爺方始如夢初醒，驚訝地道：「小子，你在那裏學來的邪術？」東方鈺淡然一笑，道：「這個你不必知道。」神容一肅，道：「哼！今天你們這些狼牙虎爪，一個也別想活着去！」

八王爺三角眼一翻，陰沉沉地笑了數聲，道：「就看誰不能活着去！」回對另一白衣人道：「把帝主授你們的絕招給他瞧瞧！」　（未完）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簫·圖

建文君的削藩政策

明太祖的分封諸王的制度，他自己是極感得意的，認爲這套制度能够屏藩帝室，翼衞朝廷，使朱家的江山永遠穩固，可以有力地制止異姓的臣民覬伺神器，又可使他世世代代所有的龍子龍孫在名位、尊嚴、生活等等方面有保障。可是，他以外所有的人，都能看出這套制度日後的流弊無窮，而心不以爲然。但誰都不敢掃他的興而建言反對。我在上文已經提及過，獨有一個讀書人，却孤忠耿耿，心以爲危，不惜冒逆鱗之禍而上章諫勸。結果不出衆人之所料，明太祖勃然大怒，上章的人終於死在獄中，諫章中的話，沒有一句被明太祖鑒許而採用。

那位上章諫勸的人，是個學官——一個官職低微的儒學訓導。他是乘天文現象有異常的時機而上諫章的。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中國往日自遠古以來，就一直認爲天文現象是和人事有關係的。倘若天文氣候等有比較不平常的景象呈現，便被認爲一定朝廷的典章法令或用人行政等有過失錯誤，上天特以此示儆；或者是國家將有大變，人民將有災禍，上天仁愛，預先以此作爲微兆而代警告。在天文氣象一有異象出現後，皇帝必須正心修身，痛加反省，朝廷必須檢討一切，將過失錯誤之事之處改正更易。這就叫做修人事以邀天心。災禍變亂如已發生，可因此而立即消除；本應發生而尙未發生的災禍變化，亦可因此消弭於無形。倘若朝廷帝王能長此戰戰兢兢，畏天修德，則天將迭示禎祥之兆，國家人民可享萬年無疆之休。根據傳統的規例，在天文氣象方面一有異常景況出現之後，皇帝應該下詔求直言，臣下也義不容辭地要上章對於國家政務或皇帝私人生活作耿直的論列或作有建設性的建議。那位儒學訓導的小臣就是趁此機會而上章建言的。

他的諫章內先從新見的天文象說起。他說：日是君主的象徵，月是臣下的象徵，五星是公卿士大夫和庶人的象徵。君是可以刑尅臣的，所以日刑月的現象，倘說得過去，可是現今却有日月相刑的異象，月可抗日刑日，不啻兆微臣可抗君刑君，這還了得？而且五星的正常運行度數紊亂，不啻說卿士庶人互紊互亂，更非佳事。他認爲上天所以示現這樣的異象，實是由於當今朝廷分封制度的太侈之故。他於是引經據史，發出了下述的議論。

他說：本朝因爲鑒於宋元兩代皇室孤立的弊病，於是將秦、晉、燕、齊、梁、楚、吳、閩等地，盡其地而分封諸王；諸王的都城和宮室的規

制之廣狹大小，只比天子的都城和宮室次一等；而朝廷又特許諸王擁有數衆質精的甲兵衞士。這樣下去，臣恐幾世之後，必定造成尾大不掉的形勢。到了那時，朝廷如果不設法改正，諸王將會在窺伺神器和覬覦大位的野心下，據地稱兵和朝廷爲敵。那時如果朝廷想趁諸王尚未有明顯的叛迹時，削奪他們的封地和權力，則又必定會引起他們的憎怨，因而造成如漢代的七國之亂和晉代的諸王之亂。或有人說，諸王都是天子的親子，皇太子的親弟，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的。但請看漢代的往事，漢景帝是高帝的孫，七國的王都是景帝同宗的人，誼屬至親，血統相關，可是景帝一削七王的封地，他們便立即擧兵反叛。再請看晉代的前車之鑒，晉的諸王不都是皇室中人嗎？然而在晉武帝崩後，迭相擁兵，以危帝室，終於由八王之亂而造成五胡之禍。由此而言，分封制度過分太侈，禍患立生，大非國家之福。從前賈誼曾經勸漢文帝早分諸王國的地，使他們國小力少，則不容易生起邪心而危害宗社。現在，好得諸王尚未就藩，不如趁此時機，把諸王的都邑和宮室的規制減等，把他們的甲士衞兵的數目減少，又把他們封地的里數縮小。這樣防患未然，早爲之計，對於國家社稷和諸王的子孫都有莫大的好處。（關於明太祖的分封制度之給予國家日後財政上的負擔，以及給予宗室子孫本身的害處，這道奏疏還未能見到而說出。）

自從那位儒學小臣上章得罪後，終明太祖三十一年之世，沒有一個敢再明白議論太祖的這套封建制度。可是很多臣工和儒士的內心，仍是不以爲然的。

朱允炆在洪武二十五年，因父親懿文太子的薨逝而被册立爲皇太孫後，皇祖給他實際政治上的訓練，命他與聞國事。他的年齡雖少，但也開始感覺到皇祖的這套分封制度的不安了。他以儲君皇太孫的地位與聞國事，有機會翻閱舊日的章疏檔案。他發見到了那位學官在洪武九年所上的奏疏，披閱之下，頓生共鳴之感，認爲章疏中所說的話對極是極。他所讀的書是着重在經和史兩方面的，而他又愛好讀經史的書籍。他從史書中得知了漢代七國之亂和晉代八王之亂的因果端委

，以古視今，更覺心危。而授皇太孫讀的那幾位師傅，又都是在內心極不以當代的這套分封制度爲然的。他們見到儲君也不以爲然，不覺大喜，認爲這位日後將繼爲大明天子的人能夠明鑒及此，實爲社稷蒼生之福。他們希望皇太孫在日後嗣位後能有所改正，便設法給皇太孫以鼓勵，而使他的信念能夠堅持。但那時太祖尚在，他們不敢向皇太孫明言分封制度的不是和必須改革，只是在講授經史的時候，援古證今，以宛委的言詞來曲折地表達出他們的意思。好得皇太孫性本聰穎，自己的內心又早有不滿這套分封制度之意，所以能夠全喻師傅們的意思。允炆雖爲皇太孫，但在皇祖尚存的時候，也不敢明言這套分封制度之非，也不敢和師傅們明白暢快地批評議論。他們君臣之間，只是彼此心心相印，默喻於胸。

太祖宴駕，允炆繼位了。那些緊主改革分封制度的儒臣，可以暢所欲言了。他們紛向這位新即位的皇帝，指出當今分封制度的各種弊害和所具的危險性。他們所指出和說出的，大致都不出二十二年前的那位學官小臣在章疏內所指陳的範圍，這些都是建文君早已明白的。不過，他們有幾句話，却使這位少年新皇帝更覺心驚，更感到改革的必需和不可或緩。

他們告訴他，諸王因爲名位高，有封邑，掌兵權，又享有各種特權，很易引致野心邪念，即使不存野心邪念，也往往易流於驕倨放恣的一途，目中無朝廷，朝廷也很難節制他們。往日太祖高皇帝在時，英明察察，又不務姑息，諸王是不大敢驕倨放恣和目無朝廷的。可是現今，他們，恃爲叔父行，又欺主上年少和寬厚，就難說得很了。以往的儲君是諸王的嫡長兄，而且名位早定，依情依理，依國法，依祖制，都是沒得爭的，但諸王之中尚且有幾個，暗存覬覦大位的野心。現今當更有不顧爲少主之臣的邪念。他們所以敢如此，實是恃着名位高，輩分尊，有兵權，有財力，又多據名城要地。朝廷如果不早日善自爲計自他們的野心邪念，將會很快地化爲叛逆的實迹的。

建文君聽了這番話後，更感危懼了。他的內心開始有了削藩的念頭。但削藩是件大事，總得經過一番計慮籌畫後，方能實行。太祖剛宴駕，喪葬大事待辦，而他嗣位伊始，也有不少急須辦理的大事，一時尚難遽行削藩之策。再說，太祖方逝，屍骨未寒，就要改革其手訂而行之多年，又事涉皇室骨肉至親的分封制度，在各方面來說，也是不便的。因之，建文君只好暫時存之於心。

可是，建文君的不滿這套分封制度之心意，以及他的左右親近的儒臣之有意勸他日後改革，早在太祖末年，即多少洩漏出而爲諸王所知。所以，太祖一病倒後，諸王就關心得很，密切注視京師的動態。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他們父皇的病況。他們所密切注視的京師的動態，也全是由於他們切身利害而出此的。

太祖病重時，命兵部尚書齊泰輔佐皇太孫。（洪武十三年胡維庸一獄後，太祖下詔廢去宰相，永不許設立；國家庶務分由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治理，總攬之柄操於君上。在洪武十三年廢相後，以至日後的內閣制度完全形成前，國家最重要而有權實的大臣，實是上述各衙門的首長，其中尤以六部尚書爲最重要和權責最大，六部中又以吏、兵二部尚書居更主要的地位。）齊泰和太常卿黃子澄都是一向主張削藩的人。現今諸王在各自的封地聽說已命齊泰輔佐皇太孫，他們的心頭都罩上一重陰影了。

黃子澄是洪武時的第一名進士，由翰林簡擢而累官至太常卿，又奉命伴讀東宮，是皇太孫所敬信的人之一。當建文君尚爲皇太孫的時候，一天在東角門和黃子澄談及諸王的可慮，黃子澄認爲朝廷日後必須削藩，以朝廷的力量來對付諸王，是不足慮的。皇太孫大喜，從此稱黃子澄爲黃先生而不名。諸王中有些有野心妄念的，暗中聯絡京中的某些官員和宮中的某些太監，專刺探朝廷的消息和京師的動靜。皇太孫和黃子澄在東角門的一席談，自以爲很秘密，其實已給那些耳目偷聽而轉報諸王了。太祖病中，皇太孫對黃子澄更見親近，也給諸王知道了，他們的內心，因之更添多了一重陰影。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朝廷發佈遺詔，內云：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佈告天下，使知朕意（這就是說：葬祭之儀一概從簡，不可太奢侈。三年之喪，應遵漢文帝始創的例，以日代月，二十七天後即除孝服。這是每一代每一位皇帝的遺詔中必有的話，已成公式）。」遺詔中又命：諸王各在其封地守孝，不得至京師奔喪。王國所

在的文武吏士，全聽朝廷節制，惟王府的護衛軍仍歸諸王指揮；其餘各事，遺詔中雖不能一一列出而作指示，應推遺詔中所含的意旨而行。

這道遺詔，像歷代極大多數的遺詔一樣，是出於臣下秉承新君之意而擬就頒佈的。但遺詔的內容，可說全有法理的根據，並無違背明太祖心意之處。例如命皇太孫嗣位，是理該如此的。關於喪事一切的指示，也是合乎千百年來傳統的規例。關於諸王國所在的文武吏士以及諸王護衛軍的指示，也是合乎國家的典章法令。至於命諸王不得至京師奔喪一節，新君當然有其用意—怕諸王至京刺探機密，或搞風搞雨而有所活動—但實際上也是有太祖的意旨為根據的。「皇明祖訓」中有一條規定：「凡朝廷新天子即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所謂新天子即位，也就是說舊天子逝世，兩者的時間是相連的。

諸王已為了齊泰的奉命輔佐皇太孫，和皇太孫的親近敬信黃子澄，而在內心起了陰影，現今再讀到遺詔不許他們至京師奔喪，更感不悅了。他們漠視「祖訓」的明文規定，而硬說父親病逝，不許諸子奔喪，世間實無此理。他們於是指這一定是兵部尚書齊泰弄的鬼，有意離間皇室。

太祖是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病逝的，在次年的六月中，就有戶部侍郎卓敬，上了一本密奏，請裁抑宗藩。當時正在辦太祖的喪葬大事，又正在為新君的即位忙着辦理各項急要之務，所以，卓敬的這項密奏，雖合乎建文君的心意，但却暫時擱置而不予批復。卓侍郎所上的雖是密奏，但其實朝中人很多已經知道了。於是，自有諸王的那些密布在京師宮內外的耳目，把此事急速報給諸王知曉。

從上述看來，建文君和他的敬信的大臣齊泰、黃子澄等，確難免「志大才疏」之譏，他們的才幹不足以幹大事。他們的第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能保守秘密，又疏於防察，事情尚未做，甚至計畫尚未籌定，就先把自己的心意和動向，完全洩漏於外。這樣，一方面激引起諸王的怨憤之情，不啻加深或加速他們的野心及其實現；一方面又使真有野心的叔王們得早日從事準備的工作。還有，諸王中也有不少是循謹守分的，現在聽到新君有意要收拾諸王，朝廷又無明白頒示內容計劃，看來收拾的對象當是全體親王。他們自問安分守己，恪遵臣節，而今朝廷竟要收拾他們，當不免有怨恨朝廷之心。再加上一些有野心的王，從中煽動，他們就很容易站在一條陣線上。建文君和他的親信大臣們，不能爭取到諸王中那些循謹守分的中立者底同情，反先把他們驅向敵對的陣線，這也可見不够才智。

朝廷尚未定下計畫，尚未着手有所行動，諸王已怨忿大興；燕、周、齊、湘、代、岷諸王，更相煽動。於是，一時流言大起，傳至京師，建文君臣引為大患，更感危懼，於是決定從速實行削藩的工作。

明太祖所定的封建制度之必須改革，諸王的權力之必須削減，當時稍明事理和關心國運的人，是都有同感的。但如何改革，必須有詳密正確的計畫，有切實可行的方法，以及必須有層次妥善的步驟。建文君臣從史書上知道漢代的七國之亂，援今證古，認為必須改革，這是對的。但可惜他們却不善讀史，不能從漢代對待諸王的事跡上，汲取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他們對於漢代有效的方法不肯虛心學習和採用，反而採取漢代的不好而有禍害的方法。他們雖讀史書，却不能以古為鑑而免蹈覆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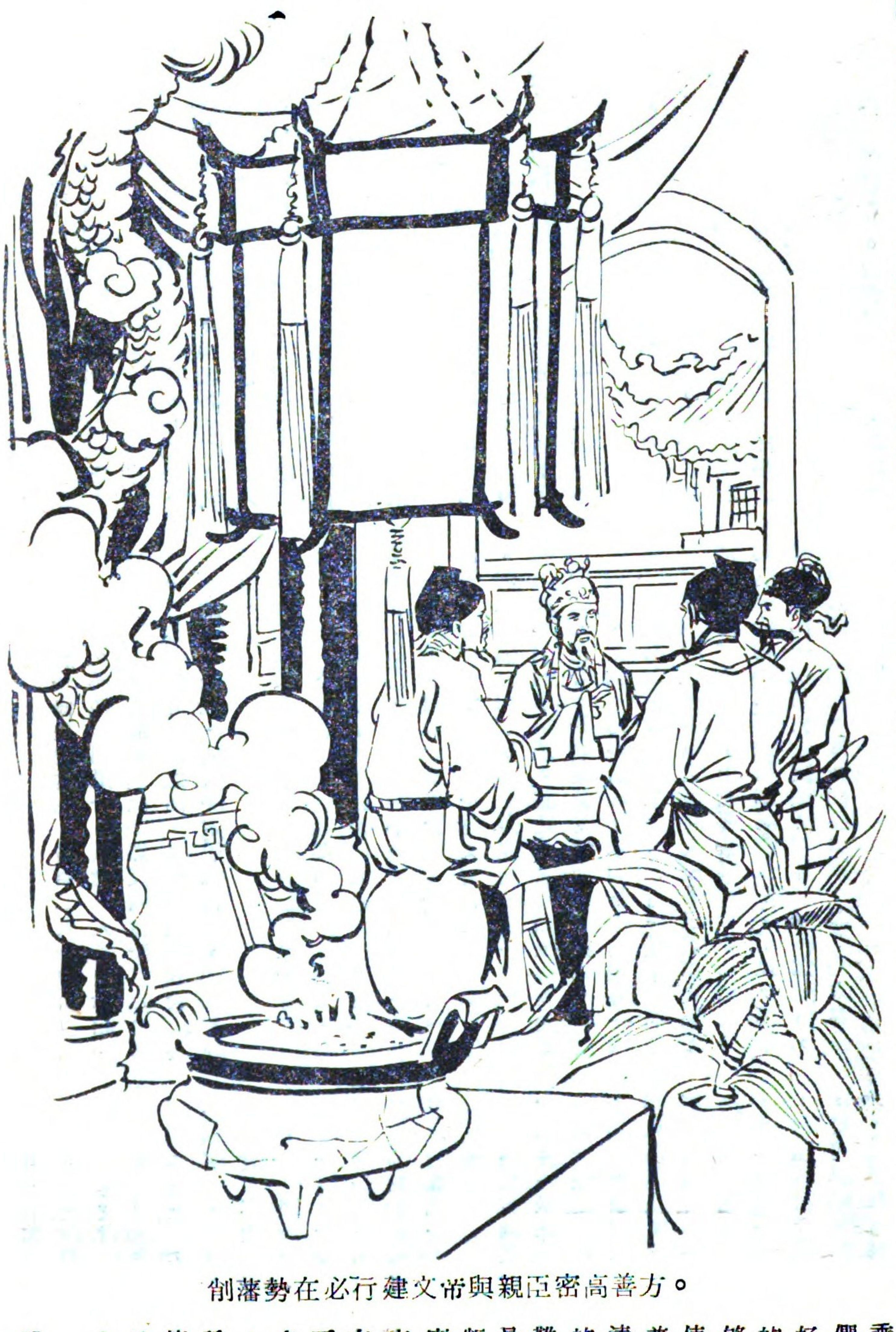
漢高帝的分封宗室和漢初的親藩之強，可說和明初相同。漢文帝時，賈誼曾經建議改革，痛哭而言，但未為文帝採用。到了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遂激引起吳楚七國之變，漢廷用足了兵力，才勉強把亂事平定，但天下已被塗炭，而且禍本仍在，未能拔除。再至武帝時，用主父偃的推恩之策，再加上一些巧妙而有效的方法，以致諸王之國，不削自削。漢代的強宗之禍，武帝後就全被消除了。

建文君臣如真以漢代為鑑，就當採行賈誼之說和主父偃之謀，而不能遽用晁錯之策。在當時也曾有人以此為言過。建文君即位的那一年（仍為洪武三十一年，要到次年才改元為建文元年），一位已退休的大員高巍，因為朝廷下詔起用，便赴吏部上書論時政。在關於對待諸王的一事上，高巍的上書內有說：

「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筆者按：賈誼這個方法是：以有限定的土地，分封較多的藩王，則每一王國的面積就小，各種力量也就因

之而小。）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諸王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朝廷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遣使餽問。賢者，下詔襃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

高巍這番意見，確屬高策。當時即使燕王及三數親王驕倨放恣，存有不願爲少主之臣的心，但反叛爭位畢竟是大事，如果不成，後果是不堪想像的，他們是不敢冒昧輕率地首先發難的（倘眞有敢於冒昧輕率發難者，以其如此的冒昧輕率，不會有成事的可能的）。他們懾於國家的制度法令，父皇的祖訓，傳統的君臣大節，天下的輿情，以及中央政府的力量，又無口可藉，無機可乘，又沒有形勢情况逼迫他們非稱兵不可，他們是只好暫歛野心而不敢有稍明顯的不臣行動。朝廷如果能够勤修國政，孜孜求治，不使政有溯失，民有怨憤，則普天之下，無有人敢和這樣清明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硬碰的，而也無有藉口可藉而犯難作亂的。即有不度德，不量力而又不擇藉口者起而反叛，也絕不易號召而獲得響應的，而中央政府也很易戡定這樣的叛亂的。建文君如在即位後，能善自守成，又不給諸王以可藉之口和可乘之機，更不迫他們走上梁山，一方面則逐步推行像高巍所建議的那樣方法，則燕王等雖萬分不願，亦無可奈何的，而削藩政策也將會收取大功的。



削藩勢在必行建文帝與親臣密高善方。

但建文君及齊泰、黃子澄等大臣，却計不及此。

他們的削藩政策，雖然尚未明白訂出計畫，但他們內心却早有了一套與高魏所說不同的方法和步驟，這是當時內外俱知的。因爲明太祖三十一年的統治，使諸臣都不敢說出與皇帝的意旨相反的話。雖然現今的皇帝，已非威嚴不可稍犯的太祖，而是比較仁厚的建文君，但積習猶在，諸臣仍不敢顯逆君上之意。所以，高魏的建議，只得御史韓郁一人明白表示贊同，其他芸芸諸臣都不出一聲贊助支持。甚至大師源然，以方正耿直著稱的大儒方孝孺，那時正被召至朝中，建文君正想倚之成太平之業，敬信備致，也不同意高魏的建議，至少未曾出言贊助高魏的說法。

高魏的奏章由吏部遞上後，建文君畢竟與他的皇祖不同，並沒有因高的見解與自己不同而發怒，也沒有對高魏以任何申斥或處分。他閱了後，只是不置可否。而接着他們君臣所施行的各事，說明了高魏的建議顯然未蒙採用。

朝廷對於諸王尚未做過一件事，甚至戶部侍郎卓敬的請削藩的奏疏亦暫擱置不議，可是，諸王已經大興怨忿，同時，流言也四起了。建文君於是不再遲延，決定立即有所行動。在這件事上與他共商大計的大臣就是齊、黃二人。

齊泰和黃子澄主張削藩的政策。他們認爲除非不做，要做就得徹底。賈誼之說和主父偃之謀，是他們所不贊同的，認爲賈、主之謀過於迂腐，需時百數十年方能完全解決問題，不適於現今迫急的情勢。他們兩人雖未明言晁錯之策可行，但實際上走的却是晁錯的路子。他們主張要做就得動手開刀，而且事不宜遲，非立即動手開刀不可。

建文君是優柔的君主，齊黃二人是他所敬信的大臣，又與他志同道合。齊黃二人既同作如是的主張，又沒有別的大臣顯然反對這種主張（事同上，他在定此大計之前，又很少與別的大臣共同商議）。於是，他就決定了採行齊、黃二人的意見。

齊泰和黃子澄在削藩政策的原則上是意見一致的。他們兩人都主張朝廷要即日對於諸王，整飭綱紀，樹立威信，而且要像太祖在位施行任何事一樣，嚴格、澈底和絕不同情。他們都主張以諸王的罪名爲藉口而給以嚴懲。洪武時所封的諸親王，都是皇子（即都是建文君的叔父）。名分、爵位、權力和財富，使得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有些驕逸不法的事做出。即使是當時在全國有賢德美譽的蜀王等，倘若要嚴格地用國家典章、制度、法律、祖訓，來衡量他們的每一行爲——就有如衡量一般臣民的言行一樣——都可以發現到有很多非議之處。蜀王等三數以賢德著稱的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具有野心邪念或平時有顯著的驕逸不法行爲的親王了。所以，要給諸王檢出一項觸犯綱紀法令的罪名來作爲藉口，給以懲處，以此來實行削藩政策，那眞是太容易了。

齊、黃二人在原則上和方法上，都意見一致。可是一涉及方法實行時的技術問題，兩人就不能無異議了。

明太祖諸子——除皇太子和早夭的兩子外——俱被封爲親王，其數共有二十三個，其中雖有些死了，但俱由其子承襲親王，王國依然存在。建文君即位時，這樣的親王及其封國，其數仍在二十以上。建文君臣雖有心削藩，而且決定從速着手，但總不能在立即的同一時間內，將二十幾個親王都各加上罪名而施懲處，這在情理和實際上都是不便的。因之，必須訂定步驟，分先後地一個個處置，不能同時並舉。這點，建文君和齊、黃二人也是同意的。

一涉及先後的步驟，就發生對象的次序問題了。誰是第一個被整治的對象呢？誰是第二、第三……個呢？在這對象的次序問題上，建文君表示了他的意見後，齊泰和黃子澄各抒彼此略有出入的見解了。

建文君雖然基於宗社和其本人的利害，而決定以罪名來懲治自己骨肉至親的諸王，但他畢竟是個天性比較仁厚的人，又爲了不想讓當時及後世的人譏責他太不顧「親親之情」，所以，他主張只選出幾個比較勢雄力大和比較桀驁不馴的親王來懲處，只要這幾個懲處了後，大問題就可解決了。其他比較勢小力弱或比較循規蹈矩的親王，就不敢也不能和朝廷立異或相抗了。到了那時，朝廷再行一些比較溫和的方策來改革分封制度，就可以順利無阻的水到渠成。這樣，既可收實效，又不致太傷骨肉之恩和親親之情。至於選那幾個爲整治的對象，這個問題是可以說得不成問題的。因爲比較勢雄力大而又比較桀驁不馴的親王是那幾個，大家都知。因之，建文君所開出的名單，是和齊、黃二人所開出的名單，幾乎完全相同。但這紙名單中的排名次序誰先誰後，建

文帝就需要聽聽齊、黃的意見了。

齊泰認爲第一個應該整治懲處的，是燕王棣。燕王在現存的諸皇叔中最長，輩分最尊；所封之地是勝國的都城，地居險要；歸其掌握和節制的兵，既多又精；又一向具有野心，覬覦大寶。聞說他在北平，一直招納羅致奇才異能的人，以備日後舉大事時之用，那些武勇之夫，韜畧之士，乃至江湖僧道術士之流，只要有一技之長的，投他門下，無不爲他所收用。現今諸王中最危險和最可憂懼的人，就是燕王，所以第一個應該整治的對象是燕王。

齊泰所分析燕王一切，黃子澄是表同意的，但却不主張把燕王來做第一個開刀的對象。黃子澄的理由是：燕王力强勢大，而且早有準備。朝廷在未集結力量而作好一切的準備工作之前，倉卒圖燕，是很難成功的。出馬第一舉就遭挫敗，後果之劣是大得不可設想的。黃子澄認爲周王是燕王的手足和羽翼，而周王又比較易圖，倘若先懲治周王，就可以剪去燕王的羽翼，將來再圖燕王，就容易很多了。還有，朝廷先懲治周王，可能會使燕王震懼，說不定他就會悔罪順服，而乖乖地聽朝廷的處置。卽使他不容易如此悔罪順服，朝廷也可有一段時間從事準備工作而圖燕。只要朝廷的準備工作能够做好，不論從那一點來說，都是有勝燕的把握。可是，現今朝廷却不能先以燕爲對象。黃子澄又主張，朝廷當今既不欲先整治燕王，而欲以周王爲第一個對象，就該設法表示朝廷對於燕王並無芥蒂，並無圖燕的意思。這樣，使燕王不致疑朝廷，因而可以鬆懈他的警惕心和準備工作。然後，朝廷暗中籌畫準備，乘其無備，一舉而圖之，必定能立卽奏大功的。怎樣可以表示朝廷對燕王無芥蒂呢？怎樣可以鬆懈燕王的警惕戒備呢？黃子澄認爲燕王有三個兒子留在京師，不敢也不能同去北平，燕王爲了顧全留在京師的三個兒子的生命安全，是不敢公然稱兵而反叛的。現今如果朝廷自動下令遣燕王的三子回去，燕王一定會認爲朝廷確實對他沒有芥蒂，確實不疑心他。朝廷既不疑心他，自不會圖他的，他的警惕戒備也因而自會鬆弛。

建文帝終於採取了黃子澄的意見，先以周王爲對象，並下旨遣燕王的三子回國。

洪武三十一年秋季，建文帝以周王有罪爲名，特派曹國公李景隆率兵去周王的封地河南，圍住王府，把周王和他的妃嬪以及世子等家屬捉住，裝上囚車，解往京師。朝廷下詔，削去周王的爵號，廢爲庶人，並遷徙去雲南。

這是建文君削藩政策實行的第一舉。

（未完待續）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武俠小說

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面慈心狠　血掌誅羣魔

當天邊最後一片彩霞，剛被夜神魔爪攫去之際，華燈已照亮了秦淮河畔——這脂粉之地的每一個角落，酒樓客棧，笙歌相接，墨客騷人，官宦巨賈，幾乎坐滿了每家酒樓，這裏的黑夜，永遠是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儘管他們心坎上，有些無法洗刷的愁痕，儘管有些正面臨着無法避免的刧運，但這些都是過去與未來的事情，最起碼在這短暫的一夜，他們將在歡樂中渡過，因爲，這兒是人間天堂！

然而，世間之事，往往難臻十全十美之境，有些地方雖在紙醉金迷的歡樂之中，而同時同地，却正有許多人，正面臨着死亡與恐怖。

死神將臨，恐怖隨着意念而生，此時，位於城郊的一座巨大莊院，紅牆綠瓦的樓閣，連綿廣達數畝之地，宏偉的石牆，隱藏在落葉衰柳之後，圍繞於四週，此時雖已是深秋時分，但觸目仍使人不期然的會想到夏季的盛景。

這座莊院，十幾年前，被附近居民稱爲宗家堡，但是，這過去爲人們敬仰的名字，如今却已被人們給忘懷了，世事滄桑，確實令人嘆息。

這時，莊院的兩扇紅漆大門，正洞開着，門口兩個壯漢，正自神情呆滯的望着，兩側馬欄上，拴着十幾匹健馬，顯然，他們似有什麼變故與恐怖的事件發生。

不錯，他們確實正處在恐懼之中。屏風之後，廣大的客廳裏，此際燭火通明，兩張巨大的八仙桌的周圍，正圍坐着老老少少不下十六個人之多。侍候的漢子，正不停穿梭其間，遞菜換酒，忙碌不停，本應是杯盤狼藉；然而，他們端來端去的餚饌，都是同樣的重量，似乎每樣菜餚都沒有人動過。

奇怪，却也透着邪門，大廳裏呈現出一片死寂，他們沒有飲酒的喧鬧，也沒有彼此間的寒喧，每個人的臉上，都浮出一層無法形容的憂鬱。

突然，那上首一個留着五柳長鬚，雙目陰沉的老者，起身發話道：「各位兄弟，請先吃點東西，咱們再共商大計好了，來來來！我敬各位一杯。」話落伸手端起面前酒杯，引頸一飲而盡，但他那舉杯的手，却已有些顫抖。

其他的人，木然的站起身來，舉杯把酒喝完，一個個，似乎都已失去了主宰，顯然也有些失魂落魄之慨。

上首老者，沉沉的吸了口氣，乾咳一聲，道：「老五，你的消息正確嗎？」話落向右下首一個年約六旬，右頰有道紫色疤痕的老者望去。其他諸人，也全把目光集中在那人的臉上，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一種希冀之色。

疤面老者木然的點點頭道：「是真的，千眞萬確的。」

「聽誰說的？」幾乎有三四個人同時這樣問着。

疤面老者聞言，霍然起身道：「你們怕死，難道我不怕嗎？是我親眼看到的……」聲音激動而顫抖。

上首老者，心中一跳，不由自主的脫口叫道：「你……你看到了，是怎樣的情形？」

疤面老者，此時精神上似已不勝負荷之慨，聞言突然狂笑道：「他們用自己的手抓自己的心肝五臟——哈哈……」聲如傷獸哀鳴，歷久始絕。

在場衆人一聽，不由同聲「哦！」那疤面老者的話，使得每個人的面部，深刻地現出驚駭的弧線，不禁木然的望着那疤面老者發呆。

上首的老者，喃喃自語道：「一個小孩子會有多大功力，他怎能逼使『長江三傑』自挖心肝呢？這……這不可能吧？」儘管他嘴中不停的否認着，但他內心的陰影，却並未被口中的連連否認而扶然。

恐怖已籠罩着全廳，人人有種自危的感覺，大衆已陷入恐怖的死寂中，緊張而沉悶的氣氛，令人感得連呼吸都有點困難。

驀地，兩聲旋耳的陰沉狂笑來自牆外，聲如一道閃雷急閃而至，接着紅光乍現，赫然停於大廳之前。大廳中人，正在心情恐懼之際，笑聲倏一入耳，不由全體駭得跳了起來，數十道驚恐的目光全向廳外望去。

他們目光到處，不由全都嚇了一跳，只見，大廳之外，正站着兩個身穿紅袍，面蒙紅巾，一高一矮的白髮老者，由他們那炯炯如電的銳目中，可以了然此二人的內功修爲，只怕已達登峯造極之境了。尤其令他們吃驚的，是兩個老者雙手中，各提着兩顆血淋淋的人頭。

右邊較矮的紅巾蒙面人，冷森森的道：「[illegible]

淮五義，老夫是養命取割你等首級來的！」

上首老者，心頭微微一沉，沉聲道：「老夫五人犯得何罪，要受此梟首之刑？」

那左邊較高的紅巾蒙面人，冷然道：「你們罪大滔天，無可數計，納命來吧！」

「你們奉何人之命？」秦淮五義的老三冷冷問道。矮的紅巾蒙面人冷笑道：「你們還不配問，爲何還不自己動手，莫非要老夫代勞不成？」語聲陰沉，令人心驚。

此時大廳中人已知此二人並非他們所提懼之人，心中不由大放，頓時卻發出一聲冷哼，顯然對此二人之言，甚不服氣。

上首老者，大笑一聲，道：「只怕兩位還等不到！哈哈……」

身材較高的紅巾蒙面人，聞言面色登時一寒，雙目中陡射出兩道駭人的冷電，右手一揚，一道黑影疾飛上首老者胸口，去勢快速無倫，但卻沒有暗勁。

廳中老者冷哼一聲，伸手接住一看，不由脫口驚叫道：「啊！是玄御道長？」語氣吃驚無比。

高的紅巾蒙面人冷冷道：「你們自認武功與玄御相比誰高？」

「秦淮五義」聞言不由面面相覷，他們也沒想到，以玄御那種高深的武功，竟然也喪命在他二人手中。

「秦淮五義」老大低頭向那顆人頭細一端詳，心中登時大吃一驚，叫道：「你是千手人屠？」

「千手人屠？」大廳中每一人，幾乎都脫口叫了出來。紅巾蒙面人，仰天狂笑一聲道：「哈哈……既知老夫到此，你們還想反抗嗎？哈……」笑聲淒厲無比，震人耳鼓。

上首老者，先是面色一緊，繼而心中一動，抖手把人頭拋出，也狂笑道：「老夫等武功雖與閣下相去甚遠，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你們沒能耐動此室一草一木？」兩個紅巾蒙面人聞言同時一怔，突然怒叱道：「你看老夫敢不敢？」話落就要起身。

上首那人見狀急忙探手入懷，掏出一塊雕刻精緻的玉牌，一揚手道：「你們看這是什麼？」兩個紅巾蒙面人，抬頭一看，不由驚道：「啊！『瑤池令』！」話落微微一停，突然轉身電馳而去。

他們來得快，退得也快，而死活之分，卻全顯在小小一塊玉牌。院中一棵高大的白菓樹上，發出一聲冷酷的哼聲，但卻無人發覺。

大廳中人，一見兩個殺人魔已被「瑤池令」駭退，那先前的恐懼，不由又浮上了心頭。突然，「秦淮五義」老大抬眼望着疤面老者道：「老五，也許殺『長江三傑』的就是千手人屠吧？」

疤面老者聞言心中微微一動，但仍有懷疑的道：「但隨『長江三傑』同去的人都說是個黑衣少年人？」

老三笑道：「人可以易容啊！他可是一老一少，豈不剛好是兩人裝扮的。」他這一說，可就入情入理了，大廳中人，心情不由全部一鬆。

疤面老者嘆了口氣道：「唉，但願是假的，想當年，唉！咱們全被人家利用了，到如今連那主持之人都不知道，而卻要代人受過。」

老大急忙阻止道：「老五，你不要命了，別忘了，當年我們全都參與其事了。」

就在「秦淮五義」老大的話剛剛說完之際，突然，大廳中響起一聲冷森森的笑聲，一個生硬的聲音道：「所以你們都該死！」

大廳中的人，聞聲全都駭得亡魂喪膽，循聲一看，全驚得離坐而起，反手拉下背上的兵刃，凝神以待。

只見大廳入門處，一個身着黑衣的俊美少年，冷然而立，冷電般的目光，緩緩掃過每人的臉上。大廳中的人，雖不能說是武林頂尖的高手，但以武林一流高手稱之，卻也當之無愧，然而，這黑衣少年什麼時候進來的，他們無一人發覺。

「秦淮五義」老大右手緊緊握着「瑤池玉令」，沉聲喝道：「你是誰？」聲音已有些顫抖。

黑衣少年長長的睫毛眨了兩下，俊臉上殺氣突然浮出，冷森森的道：「宗鴻羽。」雖然只有三個字，但聽在眾雄耳裏，卻如三把鋒箭刺入他們心坎上一樣，使他們覺得全身肌肉皮毛都起了變化作用。

「宗鴻羽？」

「臥龍石堡中的宗鴻羽？」

不錯，此人正是那臥龍石堡中的神秘黑衣少年宗鴻羽。

宗鴻羽冷酷的掃了羣雄一眼，冷然道：「在下來意諒你們已知，你們還是自裁吧！」聲音冷

森平靜，但却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

「秦淮五義」老大陰森的打量了宗鴻羽一眼，心中暗忖道：「以他的年齡看來，似乎不會有什麼驚人的武功才對。」

他心中這樣想，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先前的恐懼心理，已因宗鴻羽的年紀而漸漸冲淡了。只見，那最前面的三人，緊了緊手中的兵刃，面現不屑之色，一步一步向宗鴻羽逼了過去。

宗鴻羽對他們的欺來，更是不屑以顧，仍然冷冷道：「你們還等什麼？」

驀地，連聲怒吼道：「殺你！」前面三個漢子，同時聲起飛撲而上，刀光劍影，映着廳內燭光，閃閃生輝，三般兵器，已閃電般指向宗鴻羽身上三處死穴，出手端的狠毒以極！

宗鴻羽鼻中發出一聲冷哼，身子却未移動分毫！

三人均以全力而出，速度之快，令人眼花，指顧間，三般兵刃已全指到距宗鴻羽身上穴道五分的地方了。

突然，宗鴻羽意動機先，閃電推出一掌，出手之快，衆人只見他右手微抬而已。

沒有刺骨的寒意，沒有狂號的勁風，陡地，三聲淒厲無比的慘號過處，三人却已分別跌到二丈以外的牆角下，氣絕身亡了。

「哦……」在現場的人，幾乎同聲驚哦！只見那黑衣少年，不過舉手投足之間，結果了三條人命，這手段似乎太過殘酷了，但是，又有誰知道他——宗鴻羽的遭遇哩！

宗鴻羽對那三具血肉模糊的屍體，看也沒有看一眼，只冷冷開口又道：「今日誰也別想在宗某手中逃過活命！」

羣雄先前消失了的恐懼心，此時突然又加倍的恢復了，豆大的汗珠從他們臉上，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突然，「秦淮五義」的老大，一揚手中「瑤池令」道：「宗鴻羽，老夫有令在身，你有種就下手看看？」

宗鴻羽仰天發出一聲狂笑道：「宗鴻羽要殺之人，一任他有玉皇大帝之令在身，也難逃得一死，哈哈……」隨着震耳的笑聲，一步一步向廳中走去。羣雄不由自主的連連後退，眼睛一眨不眨的緊盯着宗鴻羽，漸漸地距離縮短——

大廳裏的人，聽到他輕微的腳步聲，比聽到索命喪鐘還要恐怖！「秦淮五義」老大見狀驚叫道：「你敢違背『瑤池玉女』之令？」

宗鴻羽冷森森的笑道：「老兒！宗鴻羽老實告訴你，你若要想從宗鴻羽手中逃得活命，只怕要難比登天了。」聲落依舊向前行去。這時，羣雄已然退到大廳一角了，眼看後退已然無路，而前面宗鴻羽却仍然一步一步的向前逼來。

狗急跳牆，貓急上樹，羣雄既知後退無路，拚命之心油然而生，數十道目光中，全都暴射出困獸般的兇芒，一瞬不瞬的緊盯着宗鴻羽。

宗鴻羽心中微微一動，俊臉之上，却依舊毫無表情，他低垂的雙掌，緩緩舉起，冷然道：「你們認命吧！」就在宗鴻羽聲落欲待出手之際，衆聽羣雄一聲怒吼道：「不見得！」聲起突然一哄而上，刀光劍影，四面八方指向宗鴻羽全身要穴，迅猛、快捷，勁道十足，威勢端的駭人聽聞。

就在此時，院中悄悄的飄落一個眉目如畫的綠衣少女，緊跟着又飄落四個婢女打扮的女子，但是，她們却已到遲了一步。

就在那第一個少女落地的一瞬間，宗鴻羽已然發動了攻勢，只見他身形一動，一道飄忽如幽靈的黑影，已輕捷的穿出層層劍幕之中。接着，大廳中傳來了一連串的慘號之聲，十四人中，已倒下了十個之多，每人胸口都中了一掌，倒地七孔流血而亡。

這只不過是錯眼之間的事，剩下四人，一見同伴傷亡殆盡，逃走之心油然而生，當下全都使盡平生之力，飛身向門口撲去。

宗鴻羽此時殺心已起，那能讓他們逃脫，見狀不由冷哼一聲，轉身雙掌一揚，只見紅光一閃，那剛逃到門口的四人，齊都慘號一聲，死於就地了。血流猶如泉湧，屍首狼藉縱橫，大廳上燈火依舊明亮如故，然而，它們此刻照耀的却是地獄中景象。

宗鴻羽沉重的嘆息了一聲，木然的站在當地，不知是沉重的心事，使他如此，抑或是對羣雄的惋惜。良久，良久，宗鴻羽才舉步向門口走去，只聽他嘴中，淒涼的自語道：「這本是我宗家的故居，可是，如今却只剩下我宗鴻羽一人了。」聲音雖然是那麼輕微，但却沉重無比。

宗鴻羽低頭走到門口，突然，他發現了那枚雕刻得精緻無比的「瑤池令」，不由自主的蹲下身子，伸手去拾。

院中被驚得呆了半天的美艷少女，一見宗鴻羽俯身去拾那「瑤池令」，心中不由嚇了一跳，

下也顧不得出聲招呼，右手揚處，一縷藍線直奔宗鴻羽手臂射去。

宗鴻羽此時正在思考一件沉重的心事，那會想到有人暗算，就在他的手將觸及那玉令之際，「噗」的一聲，手背上已刺進了一枚藍針。一陣劇痛，使宗鴻羽右手不由自主的停了一停，但却並未縮回，依舊伸出手去把那玉令抓入手中。

這些動作，完全出那少女意料之外，不由急得嬌喝一聲道：「把瑤池令放下。」聲落人已撲了上來。

宗鴻羽聞言已知傷他之人是個少女，心中不由暗怒，當下霍然起身道：「妳是誰？」兩道冷電般的目光，已射到那女子臉上。只見那女子一身翠綠衣裙，眉如青山，目如秋水，瑤鼻櫻脣，簡直美如畫中觀音，心中不由微微一動。

這時，那女子也已看淸宗鴻羽的面目，粉臉上不由微微一紅，急忙把目光移開，冷聲嬌叱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在我家令主管區之內，殺人奪令，今日遇上本郡主，只怕你難逃公道。」

宗鴻羽天生傲骨，聞言心中不由暗怒，冷哼一聲道：「瑤池玉令，雖爲天下武林所畏懼，但對宗某來說，它却不值一顧，倒是姑娘出手傷人，却是爲何？」

那自稱郡主的女子，聞言冷笑道：「那是令主的警告毒針？」

「毒針？」宗鴻羽明亮的星目中，突然掠過無窮殺機，冷森森的道：「妳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妳竟下此狠心，姑娘，妳莫非以爲在下不敢殺妳？」聲落雙掌突然提聚於胸前。

宗鴻羽冰冷的聲音，直驚得那絕色綠衣少女花容一變，連退了兩步，抬眼冷聲道：「敢就下手吧！」

她這奇特的決定，宗鴻羽猜不透她的含意，倒並不覺得怎樣，但那四個婢女，心中却大吃一驚，同時忖道：「郡主今天怎麼變了？」

宗鴻羽雙掌舉了幾次，却始終無法下手，因爲她與他並無不可解的深仇大恨啊！他沉重的暗自一嘆，朗聲道：「姑娘，在下以令換取解藥如何？」

綠衣少女不答反問道：「你不是要殺我嗎？爲什麼不殺了？」宗鴻羽淡然一笑道：「妳我並無深仇大恨？」

綠衣少女冷然道：「我身上沒有解藥，只要你兩年之內能改過自新，不去再殺無辜，令主自會派人送解藥於你。」

宗鴻羽聞言一怔道：「兩年？」四個婢女中，較大的一個接口道：「這是我們美麗的令主的仁慈之處，如換了別人，只怕你早已沒命了。」

宗鴻羽抬眼茫然的望了天際疏落的寒星一眼，心中暗忖道：「這位我未見過的令主確實是個仁慈之人，江湖後生有福了。」忖罷伸手把瑤池令遞與那綠衣少女，道：「此令還妳吧！兩年的時間，對我宗鴻羽來說，已多了月餘！」

綠衣少女吃驚道：「你就是宗鴻羽？」宗鴻羽點點頭道：「是的，在下就是！」

「我們令主要見你，現在就隨我去吧！也許她會馬上給你解藥的。」聲音中，隱隱含有一種喜悅之色。

宗鴻羽搖頭笑道：「不必了，下次咱們再相見時，不知該在那一個兇宅之內。」話落把令遞於爲首的一個婢女，大步向院外走去。

綠衣少女心頭一沉，突然轉身急追了兩步，問道：「你還要殺人？」宗鴻羽沒有回頭，只淡然道：「在宗鴻羽有限的兩年生命之中，殺人便是主要的使命。」話落飛身躍上牆頭，消失於蒼茫的夜幕之中。

綠衣少女痴痴的望着宗鴻羽背影之處，喃喃自語道：「有限的兩年生命，有限的兩年生命：……」突然，她紅潤的嬌靨爲之一變，驚道：「莫非他已……」轉臉對四個婢女道：「走，我們回總壇。」

四個婢女，茫然的看了郡主一眼，突然，她們心中似乎明白了些什麼？轉身隨郡主而去。

再說宗鴻羽飛身落下石牆，伸手拔下手背上的毒針，回頭留戀的向身後巨大的莊院望了一眼，起身向城中奔去。

就在宗鴻羽剛一動身之際，驀地，一個如蚊蚋的聲音，起自耳邊道：「宗施主，請到西邊林中來，老衲有話對你說！」聲音凝而不疏，沉重雄渾，雖是傳音入密，但却如對面交談，單此一點，已足證那發話之人，內功修爲境界之高？

宗鴻羽聞聲猛然刹住衝勢，本能的扭頭向西方望去。只見，在距莊院約五十丈的西方，果然有一片疏林，面積有多大，却無法看出，宗鴻羽心中不由爲之一驚，暗忖道：「五十丈以外，竟能傳音如此淸楚，此人功力，只怕還在南邪北怪

之上。」忖度之間，心中已下了決定，飛身直向林中奔去。

只見，茫茫黑夜之中，劃起一道黑線，僅只三四個起落，宗鴻羽已停身於疏林之前了。

宗鴻羽向四周打量了一眼，却不見半個人影，不由開聲叫道：「是那位大師，要見在下？」

宗鴻羽話聲剛落，突然，一聲沉重的佛號，起自身前二丈之處的林中，道：「是老衲大悲！」

「大悲」二字一出，宗鴻羽心中頓時一震，忖道：「難道他還沒死？」思忖間，抬眼循聲望去。

瞧見，在兩丈外一棵粗有數人合抱的巨大松樹後，緩緩悠閒的踱出一個鬚眉俱白，身着灰色僧袍的老和尚，由於他眼簾低垂，無法看見他眸子中的光彩，但由他那蒼松古月，紅潤如嬰的臉上，任何人都可一目了然的看出，此僧必是一個悲天憫人的得道高僧。

老和尚緩步踱到宗鴻羽身前五尺左右處停住。宗鴻羽淡淡一笑道：「大師的舉動，足以令宗鴻羽吃驚！」聲音並不十分友善。

老和尚聞言，沉聲道：「宗施主在莊院中所做所為，却足以令吾佛震怒。」聲音低沉之中，充滿了責備之意。

宗鴻羽如電般的星目，迅速的掠過老和尚的右手，但在長袖覆蓋之下，他什麼也沒看到，當即冷然道：「種因得果，理所必然，莊院中之事，只因大師不知其因而已！」

老和尚心頭一沉，但臉上却毫不動容，沉聲道：「長江三傑也是早先所種之因嗎？」宗鴻羽冷然一笑，道：「不錯！」

「老衲願聞原因？」

宗鴻羽不考慮的笑道：「恕在下無可奉告！」聲音十分堅定。老和尚心頭再度一動，突然問道：「宗施主，可是名叫鴻羽？」

宗鴻羽毫不驚奇的淡然道：「大師早已知曉了，何必再問？」

老和尚眼簾動了一動，但却忍住沒有睜開，只淡淡的道：「宗施主，一身黑衣，英姿蓋世，江湖上已然人人皆有所聞，老衲之所以知道，也也僅憑猜測而已。」

宗鴻羽星目再度掃過老和尚右手，沉聲道：「大師找宗鴻羽來此，是否為了莊院中之事？」

老和尚心念連轉一陣，突然搖頭沉聲道：「先前却有此意，但現在已無此想法，種因得果，乃屬必然，施主手段雖然有些毒辣，但老衲在未知因由之前，却也難斷是非曲直，倒是宗施主如不早離中原，只怕有人耐心不如老衲？」老和尚這番話，說得振振有辭，但如細加分析，其中却有許多可疑之處。

宗鴻羽冷然一笑道：「大師所指之人，不知是誰？」

老和尚道：「是中原武林，昇平無爭的兩個絕色奇女子。」

宗鴻羽冷然道：「其一是『瑤池玉女』對嗎？」話落一頓，道：「但在下却無意與她爭權！」

「你擾亂了昇平的武林，人人使不安，她們會放過你嗎？」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放與不放，宗某不管，但宗某要尋之人，決無放過之可能。」聲音堅決無比。

老和尚聞言心頭大震，平靜的臉上不由為之一動，但只一閃即逝，故意淡然問道：「宗施主可願知道那另一人嗎？」

宗鴻羽冷然道：「不談這些也罷！」話落一頓，忽然沉聲道：「大師，宗某有個不情之求，不知大師能否答應？」

老和尚臉色再度一變，略一遲疑，沉聲道：「只要老衲辦得到，施主儘管說。」宗鴻羽冷然道：「宗某想看看大師右手！」

老和尚低垂的眼簾突然睜開，兩道冷電般的目光，如同利刃盯在宗鴻羽臉上，他那紅潤而平靜的臉上，掠過陣陣殺機，顯然，宗鴻羽的話，已深深刺傷了他，或是道出了什麼秘密。

老和尚猛然向前跨進一步，道：「宗施主可否先告知要看老衲右手的用意。」

宗鴻羽星目中透出兩道寒芒，沉聲道：「這事對大師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老和尚冷哼一聲，道：「你懷疑老衲是種因之人？」

「最好不是！」

老和尚冷笑道：「假使老衲拒絕施主的要求呢？」

「拒絕！」宗鴻羽星目中殺機一閃，突然仰天一聲長嘆，道：「哈哈……大悲，宗鴻羽既敢出口要看，就不怕你拒絕！」話落舉步向大悲大師緩緩逼去。

大悲僧不願把右手給宗鴻羽看，兩人打了起來。

空氣中，此時已充滿了殺機，大悲精眸中寒光如電，深深盯在宗鴻羽的俊臉上，冷森森的道：「你自信看得到嗎？」說話之際，功力已提聚於雙掌之上，顯然這面相慈悲的老和尚已眞的動了殺機了。宗鴻羽逼上兩步，突然冷喝一聲道：「試試看！」聲起人已電射而出，「金龍探抓」，疾向大悲右臂抓去，身起如電，出手更是快得驚人，只見人影一閃，手掌已將抓到。

大悲沒想到宗鴻羽年紀輕輕，武功竟會達此不可思議之境，心頭不由爲之一沉，當卽冷哼一聲，側身斜出半尺，蓄勁的右掌，已在側身之際拍了出來，「金剛降世」逕拍宗鴻羽的胸口。

掌出風生，勢如排山倒海，威猛絕倫，而其出手部位，却是宗鴻羽胸前死穴，似乎欲將宗鴻羽置於死地。

宗鴻羽一抓不着，卽知大悲功力極高，心中不由一震，急忙右脚向前一點，霍然回身，招化「直搗黃龍」向大悲胸口擊去，動作之快，的確令人咋舌，好似他突出此招，是事前之安排。

大悲一見宗鴻羽竟然硬接他拍出的雙掌，心中只當是宗鴻羽無法閃避，而不得不出此下策，因爲，照常理推斷，宗鴻羽年僅十六七歲，其功力決難與大悲相提並論。

大悲雙目中殺機大熾，推出的雙掌，威力突然大增。電光石火之間，四掌已然按實。「轟！」一聲震天價大響過處，地上沙土捲起數丈之高，枝斷葉飛，隨着激蕩的氣流四散飄零，落滿一地。

沙土彌漫中，大悲連退了四步，胸口氣血翻湧，雙臂微覺麻木，心中登時大驚，駭然忖道：「此人年紀輕輕，怎會有此不可思議的功力呢？」思忖間，不由自主的舉目向宗鴻羽望去，觸目更覺震驚得無以復加。只見宗鴻羽身前地面之上，只印着一隻深陷的足印，顯然他只退了一步，功力强弱已經一目了然。

疏林中，經過一次激烈的火拚之後，暫時又恢復了寂靜，一陣微風過處，吹散了彌漫的沙土。宗鴻羽冷森森的笑了一聲，道：「大悲，宗鴻羽不想殺害無辜，你該有自知之明。」

大悲向四周掃了一眼，突然陰聲冷笑道：「

宗鴻羽，只怕難逃一死的是你。」聲音十分鎮定。

由大悲臉上神色，宗鴻羽似乎得到了什麼啓示，但却又似毫無所覺，因爲，以他那麼靈敏的聽力，他什麼動靜也沒聽到。

宗鴻羽陰沉沉的盯着大悲道：「大悲，你不要逼我宗鴻羽走上極端！」聲落舉步向大悲行去，隨着漸進的步伐，他俊臉上的煞氣，也一層層加濃。

大悲由方才一掌，已知宗鴻羽功力遠在自己之上，那敢等他攻擊，當下心念一轉，突然怒吼一聲，搶先向宗鴻羽攻去。

此時，他已知宗鴻羽功力高過於他，出手那敢有絲毫大意，只見他寬大的衣袖，隨着他飄忽如風的身體，連連向外煽動，眨眼之間，已攻了宗鴻羽七掌三腿。但見四面八方，都是大悲的掌影，連綿不絕，使人虛實難分，罡風如剪，直欲穿山裂石，此人震動江湖多年，顯然不是欺人之談。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一閃，冷哼聲中，已然出招迎了上來。只見黑影閃動間，已失去了他瀟洒的身形，眨眼間，也還了七掌三腿，恰好阻住大悲的掌腿。

大悲連攻數招無功，心中登時有些着急起來，招式一變，「金剛掌」中的絕招，連綿不斷的展了出來。眨眼之間，兩人已互換了五十多招，但勝負之數，却仍無半點端倪。

突然，四周林中大樹之後，出現了十幾個紅衣紅巾的蒙面人，緩緩向兩人打鬥的地方逼了過來。由他們包圍的行動上看來，顯然他們是預先就安排好的圈套。

這時宗鴻羽與大悲已鬥了將近百招，勝負雖仍未分出，但由出招的迅猛，與招法的變換看來，顯然大悲已落於下風了。

宗鴻羽一面出招，一面仔細的注意着大悲的右掌，但却始終未見大悲的右掌從袍袖中伸出來過。轉眼之間，兩人又鬥了三十招，大悲紅潤的臉上，已浮現了汗跡・精光四射的眸子，不時向四周巡視着。這時那批紅巾蒙面人，已走到距兩人打鬥之處不滿二十丈的地方了，但却仍舊躲於樹後，不肯現身。

突然，一絲輕微的聲響，傳入打鬥中的宗鴻羽耳中，使他心頭爲之一震，由這絲聲響，他已知道了大悲不停向四周看的目的了。

這絲聲響，傳進了宗鴻羽耳中，也同樣傳進大悲耳中，只見大悲雙目精光一閃，突然大喝一聲，一招「金剛伏魔」架住宗鴻羽一招「赤地千里」，雙足用力一點地面，飛身向發聲之處縱去。

宗鴻羽見狀並未追擊，收招轉身冷冷朝林中道：「各位既爲我宗鴻羽而來，何不現身相見？」

這時，大悲也已停住身形，宗鴻羽的停身不追，大出他意料之外，使他覺得此子除了武功勝他之外，心計似乎也不在他之下，因此欲除却宗鴻羽之心，登時更加深許多。

宗鴻羽話聲一落，突見林中紅影連閃，四周大樹之後，突然竄出十幾個紅巾蒙面人，恰好形成一個包圍之勢。

這些紅巾蒙面人的裝束，與先前在莊院中出現的「千手人屠」與另一老者一般無二，但宗鴻羽却不了解，自己與他們到底結有什麼寃仇。

宗鴻羽毫無懼意的朝四周掃了一眼，冷冷開聲道：「宗鴻羽與諸位素不相識，諸位找我究爲何事？」對面的蒙面人，冷笑一聲道：「殺你滅口！」

宗鴻羽聞言心中雖怒，但却不知滅什麼口，不由冷聲茫然問道：「殺在下滅口？」

紅巾蒙面人狂笑一聲，道：「反正今夜你已難免一死，大爺可以明白告訴你，前面莊院中的事，乃是爲引二虎相鬥之局，但却被你看到……」

宗鴻羽依舊不解的問道：「那你們是誰？」

「西藏……」

那人話聲未落，突聽林中大悲冷聲道：「朋友，你說得太多了！」聲音冷澀無比。

紅巾蒙面人聞聲截然而住，冷然對宗鴻羽道：「其他的，你到閻王老兒那裏問去吧！」

宗鴻羽本就無心參與江湖上是非之中，是以並不多問，狂笑一聲道：「哈哈……你們有把握置我宗鴻羽於死地嗎？」

紅巾蒙面人冷笑一聲道：「你何妨試試？」聲落，突使一招「萬里飛虹」，凌空劃起一道弧形，閃電般的向宗鴻羽頭上劈落，出招怪異無比，宗鴻羽一見，就知並非中原武學，心中不由一怔。

剎那之間，掌招已到，宗鴻羽星目中寒光一

閃，冷喝一聲道：「找死！」一招「漠野千里」閃電迎了上去。「砰！」的一聲，只見紅影一閃，那人一個龐大的身體，已被震出一丈開外，落地一式「鯉魚打挺」，一躍而起。

宗鴻羽見狀心頭不由一震，剛才他那一掌，雖用了八成眞力，而却未能將此人傷於掌下，顯見此人功力必然深厚無比。同樣的，那些紅巾蒙面人一見同伴連一招都未使出，就被宗鴻羽一掌打出了老遠，心中也不由爲此駭然。當下彼此一聲招呼，各自提足功力，一步步向宗鴻羽逼了過來。

宗鴻羽星目中緩緩罩上了一層殺機，冷森森的自語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說話之際，功力已然提集雙掌之上，只見他低垂的玉掌，此時已變成了鮮艷的血紅之色。

突然，先前被宗鴻羽震飛的紅巾蒙面人，大喝一聲道：「大家齊上！」一聲令下，十幾道急如迅雷般的紅影，已紛紛向宗鴻羽撲了過來。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一閃，冷森森的喝道：「找死！」聲落人已騰空而起，只見他雙掌一揮，突然一片紅光，當頭向十幾個紅巾蒙面人罩了下來，範圍足有十丈方圓。

只聽大悲一聲驚叫道：「啊！血掌？」

大悲一聲驚呼發出之時，也正是十幾個紅巾蒙面人失去宗鴻羽踪跡的一瞬，不由全都抬頭向上望去。

一抬頭，登時把他們驚得亡魂皆冒，因爲這時，那片紅光已距他們頭頂不滿半尺距離了。忽聽他們脫口發出一連串的驚呼道：「血掌？血掌？」此時欲待閃避，已然爲時不及了。

於是，疏林之中，發出一聲聲，淒厲無比的慘號之聲，劃破了沉寂的夜幕，直冲霄漢，令人聞聲毛骨悚然。殘肢斷臂，零落滿地，四濺的鮮血，廣達數丈方圓，屍首堆積，慘不忍睹，十幾個圍攻上來的紅巾蒙面人，竟無一人倖免。

宗鴻羽猶如天降煞神般的飄落地面，小巧的嘴角上，依舊浮現着那絲殘酷的笑意，令人猜不透此刻他心中有何想法。

大悲怔怔的望了十幾個蒙面人的屍體一眼，心中暗自慶倖宗鴻羽剛才沒有展出血掌，否則，只怕他比他們要早些陳屍疏林之中了。

大悲雙目緊盯着宗鴻羽，踹手踹足的向後緩緩退去，突然，一個念頭掠過大悲腦海之中，心說：「我何不引誘他到那裏去，假他人之手，將他除掉！」思忖間，人已退出十幾丈之遙了。

宗鴻羽雖然臉上仍舊是那麼平靜，但他內心中此時却波濤起伏，他那善良的本性，使他覺得自己不該將這些人全部殺掉，也正因爲他內心不寧，才把大悲忘懷了。

這時大悲已退出有二十幾丈了，他心中暗自盤算道：「由這兒到達那裏，約有二十里之遙，宗鴻羽脚程再快，二十里之內，他也無法在二十丈距離趕過頭去。」思忖間，臉上不由浮出一片狠毒的笑意，猛一轉身，右脚故意用力一踩地面，飛身向正東奔去。

「唰！」的一聲清響，打斷了宗鴻羽的思潮，抬眼一看，只見大悲已出去二十五六丈之遙了，不由冷叱一聲道：「那裏走？」飛身急追而去。

這時，明月已然偏西，估計此時已是四更時分了。這座廣大的疏林，不大工夫，宗鴻羽已追出疏林，見大悲正在前面急奔，相距有二十丈外，不由邊追邊怒喝道：「大悲，任你逃上西天，宗鴻羽也要將你追回來。」話落，脚下猛一加勁，頓時化成一道黑影，如驚電般的向大悲追去。

頓飯工夫，兩人已出去五里之遙，他們之間的距離已由二十五六丈，縮短爲十五六丈了。

前面的大悲，此時正自全力向一座荒凉的小山奔去，有許多地方，他可以借機廻避宗鴻羽，他都沒有竄入躲避，其居心不難看出另有陰謀，只可惜宗鴻羽此時正在盛怒之下，竟把這些全忽畧了過去。

轉眼之間，又是兩三里地，前面三四里的一處荒僻的峯頂上，突然出現了一座十分宏偉的古廟，大悲的去向，正對着那座廟飛馳前進！這時，兩人之間的距離，已剩下不滿十丈了。

宗鴻羽冷森森的一笑道：「大悲，你往那裏逃？」

由那聲音的距離判斷，大悲已知宗鴻羽離他已不滿十丈了，不由駭出一身冷汗，猛吸一口眞氣，使盡平生之力，向古廟奔去。

前面的古廟越來越近了，宗鴻羽擡眼之間，只見那古廟宏偉異常，但却破落不堪，山門已然不見，顯然此廟已有多年無僧居住，當下心中不由一動，忖道：「莫非這古廟之中，大悲也有埋伏在內不成？」心念轉動間，前面五六丈的大悲，已距差不滿二丈了。

宗鴻羽心中一急，不由大喝一聲，一招「乘風飛錫」，遙空一掌向大悲背心拍去！

大悲乃是久經大敵之人，早巳料到宗鴻羽會有這一掌，當下，一聽背後風生，急忙用力一點地面，騰空向廟中縱去，宗鴻羽拍出的掌風，正好加速了他前衝的速度，等宗鴻羽追至廟前，大悲早巳進入古廟中了。

宗鴻羽不由冷哼一聲，道：「任你埋伏千軍萬馬，我宗鴻羽也要一闖！」當郎把功力貫注於雙掌之上，向廟裏走去。

一進山門，裏面是一片廣大的庭院，由於日久無人洒掃，是以枯草、敗葉，遍地皆是，觸目一片荒涼。正對着廟門的，便是大雄寶殿，宗鴻羽四周打量一眼，只見兩側客舍，窗門緊閉，蛛網縱橫，大悲根本不可能躲進裏面去。

除了大雄寶殿之外，再也無路可以進入廟內，宗鴻羽當郎毫不遲疑的飛身躍落大雄寶殿門前，用力向裏一推，只聽「呀！」的一聲，木門巳開，原來那門是虛掩着的。

宗鴻羽舉步跨進殿中，目光到處，不由一怔，心中忖道：「莫非這廟裏有僧人居住不成？」

只見大雄寶殿之內，打掃得纖塵不染，兩側牆上，整齊的排列着兩排未曾點過的巨大紅燭，似是預先佈置的。

大雄寶殿正面壁前一張供佛桌上，供着一尊高有兩丈的巨大如來佛，四周羅列着八座青面獠牙，長像猙獰的金剛，黑夜中看去，顯得特別恐怖。如來佛前面的供奉桌上，香爐巳被除去，桌子兩端，端端正正的插着兩根粗如兒臂的巨大紅燭。

宗鴻羽越看越覺可疑，當下向四周側門一看，只見每處側門都是由外面反鎖着的，除此再無入內之門，心中不由大疑，忖道：「莫非大悲沒有進廟？」思忖之間，抬眼向殿頂一打量，只見如來佛頭頂高處壁上，有一處五尺見方，洞開着的神龕，心中不由一動，自語道：「也許由那兒可以進入此廟裏面？」當下功運雙掌，右足一點地面，飛身向龕中躍去。

就在宗鴻羽起身之際，廟外突然傳來四個女子的呼喝之聲。清晰無比，顯然她們巳到廟門口了。

宗鴻羽躍上神龕，只見裏面乾淨異常，但却並無進廟內之門，心中不由百思莫解。

這時，院中巳響起了脚步聲，宗鴻羽心中不由大急，思忖道：「由方才的聲音，顯然來的是些女子，我未得允許，擅入人家預備進香的佛堂，如何說得過去，但我又不能不走……」突然，另一個念頭掠過宗鴻羽腦海，道：「大悲既巳進入大雄殿，我不能走出去，他自然也出不去，此處居高臨下，正可監視於他。」心念電轉間，伸手把兩扇木門拉起來，自縫中向外窺視着。

就在宗鴻羽剛把木門拉上的同時，「呀！」的一聲，大雄殿的兩扇巨門，巳被拉了開來，接着緩步走進兩個中年婦人。

宗鴻羽向外一看，不由一怔，心說：「怎麼來的也是武林人物？」

原來那兩個女子，背上插着兩柄長劍。兩個中年女子進得大雄殿，熟練的從身上摸出千里火，迎風幌燃，點亮了四周巨燭，大雄殿上登時亮如白晝。但供奉桌上的兩枝巨大紅燭，到未點燃。

兩個中年女子，把巨燭點着之後，同身讓到大雄殿門口，恭身立於西側。宗鴻羽見狀不由劍眉一皺，心說：「莫非她們在等人不成？」就在此時，門口緩步走進兩個面容肅穆，白髮蒼蒼的七旬老婆婆。

宗鴻羽面對廟門，任何人進門，他都看得非常淸楚，只見兩個老婆婆身着藍色衣裙，各人胸口都繡着兩隻其大無比的白色鳳凰，不知代表着什麼？

兩個老婆婆分別走到供桌兩側，恭身而立。宗鴻羽心中奇道：「莫非還有比這兩人更重要的人物不成？」

宗鴻羽思忖未落，門口又走進八個六旬上下的老者，分別立於兩個老婆婆下首。殿中此時巳進來了十人之多，但却鴉雀無聲，氣息沉悶之中，充滿了神秘之感。

宗鴻羽這時被此種奇異神秘的氣氛所吸引，幾乎連大悲都忘了。

驀地，院中响起一聲嚴肅聲音道：「總舵主芳駕到！」聲音曳然而止，殿內十人，分別肅穆恭身侍立，狀極恭敬。

突然，門口白影一閃，出現一個一身白衣白裙，胸繞紅鳳的婀娜少女，在少女身後，並排跟着四個眉目如畫的翠衣白鳳小婢。

宗鴻羽一目盯着殿門口，一見那女子，心中登時一震，暗驚道：「啊！想不到世間竟有

等美麗女子，莫非她就是大悲所說的兩大奇女子之一嗎？」愛美是人之天性，宗鴻羽的讚美是出自內心的，但却沒有半點邪惡，甚至根本不想與她正面相逢，因爲他不願參與江湖中的是非。

只是那女子，鵝蛋形的粉臉上，兩道翠眉如遠山含黛，一雙美目如秋水下波，瑤鼻滴中，櫻唇含笑，貝齒如玉，兩道長而黑的睫毛，開合間，猶如兩道小扇，美！確實美，在她身上的一切，幾乎無一不是美的精華。

那白衣美人，緩步踱入殿中，兩道清澈如水的美目在地上一掃，突然抬頭向宗鴻羽藏身的神龕望了一眼，瑤鼻中，發出一聲輕微的冷哼。舉步向供奉桌後走去。

四個翠衣小婢，左右二人，點燃供桌西端的巨燭，其他二女，却在奉桌背後的椅上，舖上錦墊。白衣麗人緩緩落坐，冷聲道：「將白虎堂鄧芳帶上來！」儘管聲音冷如冰霜，但入耳如銀鈴乍响，瀏聲鶯啼，悅耳至極。

白衣麗人話聲方落，右邊老太婆已沉聲喊道：「帶『白虎掌』鄧芳上堂。」聲音不高，但却凝而不散。

殿外一聲暴喝：「遵命！」聲落門口走進一個黑衣漢子，在他左右兩側緊跟着兩個手握匕首的青衣壯漢。

那人進得大雄殿，雙目恐怖的向兩側掃了一眼，逕自走到奉桌前，跪在那白衣麗人之前，顫聲道：「弟子『白虎掌』鄧芳，參見總舵主？」

白衣麗人冷然一哼道：「鄧芳，你還有什麼可說的？」敢情此人就是「白虎掌」鄧芳！只見「白虎掌」鄧芳低頭喘喘的道：「弟子知錯了！只求總舵主給弟子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白衣麗人冷哼一聲道：「你身爲『白鳳會』中弟子，不能爲武林主持正義，却胆敢犯此色戒，本舵主如饒你一死，將何以對會中弟子交代，何以向武林交待，你自己說！」

「白虎掌」鄧芳聞言直駭得一哆株，吶吶道：「總舵主……」白衣麗人冷然道：「白鳳會之會規，豈能因你一人而改。」話落一頓，喝道：「刑堂堂主何在？」

右側老太婆急忙出列，恭身應道：「俾職候命！」

白衣麗人肅然道：「弟子犯色戒，應受何刑？」老太婆恭敬的道：「自絕堂前！」話落熟練的轉身對門口兩個手握匕首的大漢說道：「將匕首送上！」

兩個大漢忙應一聲，急步上前，揚手將兩柄匕首，插於「白虎掌」鄧芳面前，朝白衣麗人恭揖，退出門去。

「白虎掌」鄧芳恐怖的望了地上匕首一眼，雙目充滿乞求之色，向白衣麗人望去。望儘管望，却無再度開口的勇氣。

白衣麗人見狀冷然道：「鄧芳，你還等什麼？」聲音冷酷的沒有絲毫人情味。

「白虎掌」鄧芳絕望的長嘆一聲，伸出顫抖的右手，拔起地上的匕首，暗然自語道：「一失足成千古恨，『白虎掌』鄧芳拜別總舵主了。」話落朝白衣麗人叩了一個頭，右手揚起一道白光，「噗！」的一聲，沒入胸口間。鮮血四濺中，「白虎掌」鄧芳跪着的身子，緩緩仆跌地上，氣絕身亡。

死！不論對死者本人與旁觀者，都是一件恐怖的事情，然而，在場的人，却個個神色泰然，形如未見，好似「白虎掌」鄧芳並未死去一般。

宗鴻羽心中駭然忖道：「這些人怎麼如此狠心。」突然，那白衣麗人黯然嘆息一聲，道：「將鄧芳屍體搬下來，好好埋葬，我白鳳會又少了一人了。」言下似有無限惋惜之意。

「刑堂堂主」隨却發令，那送匕首的兩個大漢，立刻上來，把「白虎掌」鄧芳的屍體搬了下去。當時，左側那老婆婆，出列道：「啓稟總舵主」，據卑職堂下弟子偵察，目下我會管區中人，已有七人死於『瑤池令主』徒衆手下了，請總舵主定奪。」

白衣麗人聞言冷哼，憤然道：「『瑤池令主』却也欺人太甚，明日妳派人通知於她，十日之後的月圓之夜，我要找她還我公道來，叫她一人前來！」

「一人？總舵主也是一人前去！」

白衣麗人點頭道：「也許就是因爲我與她的存在而使武林不寧，如果我倆同時死去，武林中也許再也沒有這許多風波了。」

右邊老太婆道：「卑職看法却與總舵主相反，武林所以有今日之昇平現象，乃是由於總舵主的維護，諸多事件均可爲證，總舵主自己全都知道。」

左邊老太婆眼睛一動，突然朝右邊老太婆一使眼色，岔開話題，道：「此事關係天下大局，

我們今後再從長計議好了，倒是，那使武林羣豪不安的宗鴻羽，我們却不能不想法將之除去。」

白衣麗人聞言一怔，問道：「此人現在什麼地方？」顯然她對此事的重視，並不亞於對「瑤池令主。一

宗鴻羽心中一震，憤然忖道：「我宗鴻羽與妳們何干？惹得小爺性起，連妳白鳳會也除掉！」

這時只聽那左邊老太婆稟道：「他今夜才在宗家莊殺了秦淮五義，諒他還走不了多遠，以卑職推斷，他今夜必然還在秦淮河畔，我們何妨現在就去找他，先將此人除去？」

白衣麗人點頭道：「也好！」左邊老太婆道：「總舵主請回總壇，由卑職與刑堂堂主對付已足。」白衣麗人鄭重的道：「兩位要多小心。」右邊老太婆見此間事已了，沉聲發令道：「替總舵主備車！退堂！」

驀地，白衣麗人聞聲冷喝道：「且慢！」聲音甚道冷漠。

老太婆聞言一怔道：「總舵主還有什麼吩咐嗎？」形聲之間惶恐無比，顯然，她以為自已擅自下下令退堂，幫主生氣了。

白衣麗人緩步從供奉桌後踱到殿中，抬眼冷冷的注視着宗鴻羽藏身的神龕，冷森森的一笑道：「何方高人，何不下來相見？」

宗鴻羽心頭一怔，凝目向下一望，只見大雄殿中之人，此時已站成一道半圓的孤形，恰好阻住大門，他心中不由一沉——

宗鴻羽聞聲一震，心知自已藏身之處已被人發現，但却不知白衣麗人是怎麼發覺的，因為自從她進來之後，自已就沒有發出半點聲響。

宗鴻羽伸手推開兩扇木門，白衣麗人緊盯在神龕上的目光，恰好射在宗鴻羽那俊美絕倫的臉上，她那本如古井之水的芳心中，登時激起了重重漣漪，但她那嬌艷如花的粉臉上，却沒有絲毫表情，形如未見，但她的內心，暗暗地默唸一聲：「好英俊呀！」

大雄殿中，白鳳會的羣豪，也同時覺得眼前一亮，心中幾乎是同時驚嘆道：「世間居然有如此俊美的男子？」宗鴻羽飄身坦然落到地面，朝白衣麗人一抱拳，淡然道：「在下乃是追人至此，事先並不知貴會在此開壇，驚擾之處，還望總舵主海涵一二」他不願捲入江湖恩怨之中 ，是以出言非常謙恭。那知，白衣麗人聞言却冷然一哼，不答反問道：「閣下身着黑衣，年在十六七歲，諒必就是近日使江湖不安的宗鴻羽吧？」語氣冷森無比，却暗地裏替這位俊美的小伙子可惜！

宗鴻羽傲骨天生，聞言心中不由氣往上冲，但却又強忍了下去，淡然一笑，道：「在下正是宗鴻羽。」白鳳會中羣雄，一聽說他就是「白鳳會」中要找的殺人禍首，不由全都精神一震，各自跨上一步，磨拳擦掌，躍躍欲動。

宗鴻羽見此情形，再也按捺不住心頭怒火，星目中不由寒光爆射，冷哼一聲，道：「宗某與妳們白鳳會向無瓜葛，各位如此舉動，却是為了何事？」白衣麗人冷然一笑，問道：「長江三傑可是你殺的？」

提到「長江三傑」，宗鴻羽精光閃射星眸中，頓時迸發出重重殺機，冷然向前跨上一大步，道：「長江三傑莫非是貴會中之人？」語聲陰冷，如自萬年墓穴中吹出的陰風，令人聞聲，立覺毛骨悚然之感。白衣麗人不由自主的芳心一跳，匆匆把目光從宗鴻羽的臉上移開，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有此感覺，她自已也感覺奇怪，為什麼不敢看他的原因何在？瞬間，那白衣麗人冷笑一聲，道：「長江三傑雖非本派弟子，但在本會統轄區內，却不准有人擾亂江湖的安寧。」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漸漸消失了，他想向她解釋自已殺人的原因，但却又覺得無此必要，當下只深深的望了白衣麗人一眼，淡然道：「事出決非無因，可是總舵主只見其果，未知其因而已，也許不久的將來，總舵主就會知道了。」白衣麗人沒來由的一震，脫口問道：「不久的將來，那是多久？」宗鴻羽舉步向前走去，坦然道：「不出一年半。」

刑堂堂主冷然道「一年半，這一年半，只怕永遠也過不完，你為什麼不說一個確定之期，莫非……」宗鴻羽止步平靜的道：「在下只有一個一年半！」話落舉步向廟外行去。廟中羣雄，一時之間，全沒聽懂宗鴻羽話中之意，全都茫然的向白衣麗人望去，好像他們的總舵主甚麼全都知道似的。白衣麗人美目中射出兩道奇異的光芒，不錯，她確實聽懂了，只聽她冷叱一聲道：「宗鴻羽，站住！」宗鴻羽聞聲止步，冷然道：「總舵主有何指教？」刑堂堂主冷森森的道：「宗鴻羽，你還想走嗎？」語氣中充滿了殺機。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 童姥自雪峯跌下峽谷，逃得了性命，她深知李秋水決不肯放過她，考慮再三，便想到一個死中求活的辦法，要虛竹負着她西行，到西夏國皇都去避難。因爲那是李秋水的家，她決不會料到敵人會如此大胆，反逃到她的家中躲避。虛竹一路西行，童姥沿途傳他「天山折梅指」的口訣。這口訣艱澀難唸，虛竹唸了好多天才能朗朗上口。

小和尚初入溫柔鄉

又過了一日，虛竹已將六路「天山折梅手」的口訣都背得滾瓜爛熟，童姥便在曠野之中，傳授他應用之法。她一腿已斷，只得坐在地下，和虛竹拆招。這「天山折梅手」雖然只有六路，但包含了逍遙派武學的精義，掌法和擒拿手之中，含有劍法、刀法、鞭法、槍法、抓法、斧法等等兵刃的絕招，變法繁複，虛竹一時也學不了那許多。童姥說道：「我這『天山折梅手』是永遠學不全的，將來你內功越高，見識越多，天下任何招數武功，都能自行化在這六招折梅手之中。好在你已學會了口訣，以後學到什麼程度，全憑你自己了。」虛竹道：「晚輩學這天山折梅手，只是爲了保護前輩之用，待得前輩散功歸元大功告成，晚輩回到少林寺，便將前輩所授忘却，重練少林派本門功夫了。」

童姥向他左看右看，似乎看到了一件希奇之極的怪物，臉上神色奇異之極，過了半晌，才嘆了口氣，道：「我這天山折梅手豈是任何少林派武功所能比？你捨玉取瓦，愚不可及，但要你這小和尚忘本，可眞不容易。你合眼歇一歇，便進靈州去吧！」

到了二更時分，童姥命虛竹將她負在背上，奔到靈州城外，躍過護城河後，又翻越城牆，輕輕溜下地來。只見靈州城內外戒備森嚴，一隊隊的鐵甲騎兵高舉火把，來回巡邏，兵強馬壯，軍威甚盛。虛竹見識有限，但這次出寺下山，路上見到過不少宋軍，與這西夏國的軍馬相比，慓悍勇武，那是大大不及了。童姥輕聲指點，命他貼身高牆之下，向西北角行去，走出三里有餘，只見一座高樓衝天而起，高樓後一大片都是構築宏偉的大屋，屋頂金碧輝煌，都是琉璃瓦。

虛竹見這些大屋的屋頂依稀和少林寺相似，但富麗堂皇，更有過之，低聲道：「阿彌陀佛，這裏倒有一座大廟。」童姥忍不住輕輕一笑，道：「小和尚好沒見識，這是西夏國的皇宮，却說是大廟。」虛竹嚇了一跳，道：「這是皇宮麼？咱們來幹甚麼？」童姥道：「托庇皇帝保護啊。那李秋水找不到我屍體，知我沒死，便是將地皮都翻了過來，也要找尋我的下落。方圓二千里內，大概只有一個地方她才不去找，那便是她自己的家裏。」虛竹道：「前輩眞是想得聰明，咱們多挨得一日，前輩的功力便增加一年。那麼咱們便到李秋水的家裏去啊。」童姥道：「這裏就是她的家了……小心，有人過來。」

虛竹身子一縮，躲入了牆角，只見四個人影自東向西掠來，跟着又有四個人影自西邊掠來。八個人交叉而過，輕輕怕了一下手掌，繞了過去。瞧這八人身形矯捷，顯然武功大是不弱。童姥道：「御前護衛巡查過了，快翻進宮牆，過不片刻，又有巡查過來。」虛竹見了這等聲勢，不由

得胆怯，道：「前輩，皇宮中高手這麼多，要是給他們見到了，那可……那可糟糕。還是咱們到李秋水的家裏去吧。」童姥怒道：「我說過這裏就是她的家了。」虛竹道：「你又說這裏是皇宮。」童姥道：「傻和尙，這賤人是皇太妃，皇宮便是她的家了。」

這句話當眞是大出虛竹的意料之外，他做夢也想不到李秋水竟是西夏國的皇太妃，一呆之下，又見有四個人影自北而南的掠來。

待那四人掠過，虛竹道：「前……」只說出一個「前」字，童姥已伸手按住嘴巴，一怔之下，只見高牆之後又轉出四個人來，悄沒聲的巡了過去。這四個人突如其來，敎人萬萬料想不到在這黑角落中竟會躲得有人。等這四人走遠，童姥在他背上一拍，道：「從那條小弄中進去。」

虛竹見了適才那十六人巡宮的聲勢，知道自身已入奇險之地，若是沒有童姥的指點，便想立卽退出，也是非給這許多御前護衞發見不可，當下更不思索，便依童姥的吩咐，負着她進了那條小弄。小弄兩側都是高牆，其實乃是兩座宮殿之間的一道空隙。他二人穿過這條窄窄的通道，在牡丹花叢中伏身片刻，候着八名御前護衞巡過，穿入了一大片假山石中。這一片假山石蜿蜒而北，長達五六十丈。虛竹依着童姥的指示，每走出數丈，便依童姥的指示停步一躲，說也奇怪，每次藏身之後不久，必有御前護衞巡過，似乎童姥乃是這些御前護衞的總管，什麼地方有人巡查，什麼時刻有護衞經過，她都是瞭如指掌，半分不錯。

如此躲躲閃閃的行了小半個時辰，只見前後左右的房舍已矮小簡陋得多，御前護衞也不再現身。童姥指着左前方的一所大石屋，道：「到那邊去。」虛竹見那石屋前有老大一片空地，月光如水，照在這片空地之上，四周無遮掩之物，當下提一口氣，飛身而前，只見這座石屋四周牆壁均是以五尺見方的大石塊砌成，厚實異常，大門則是一排八根原棵松樹創成半邊而釘合。童姥道：「拉開大門進去！」虛竹道：「李…李秋水住在這裏？」童姥道：「不是。拉開了大門。」虛竹拉住門上鐵環，將那扇大門拉了開來。

那門一開，只見裏面緊接着又有一度門，同時感到一陣寒凉之氣，從門內滲了出來。其時已是三月天氣，高峯雖仍積雪，平地上早已冰融雪消，花開似錦繡，但這道內門外，却結了一層薄薄的白霜。童姥道：「向裏推。」虛竹伸手一推，那門緩緩的開了，只開得尺許一條縫，便有一股寒氣迎面撲來。虛竹內力深厚，原是不怕寒氣侵襲，前幾日在雪峯絕頂，也不感寒冷，但此刻這股伶氣突然而至，大出意料之外，不由得機伶冷打個冷戰，

童姥與虛竹躲入西夏皇宮的冰窖之中。

再推門時，只見裏面堆滿了一袋袋米麥的麻袋，高與屋頂相齊，似是一個糧倉，左側留了一個通道。

他好生奇怪：「這個糧倉之中，怎地如此寒冷？」童姥笑道：「把門關上。咱們進了冰庫，看來是沒事了！」虛竹奔道：「冰庫？這不是糧倉麼？」一面說，一面將兩道門都關上了。童姥心情甚好，道：「你進去瞧瞧。」兩道門一關上，倉庫中黑漆一團，伸手不見五指，虛竹摸索着從左側進去，越到裏面，寒氣越盛，左手伸將出去，碰到一片又冷又硬，濕漉漉之物，顯然是一大塊堅冰。正奇怪間，童姥已晃亮火熠，霎時之間虛竹眼前出現了一片奇景，只見前後左右，都是一大塊、一大塊割切得方方正正的大冰磚，火光閃爍，照射在冰塊之上，忽青忽藍，甚是奇幻。

童姥道：「咱們到底下去。」她扶着冰塊，右腿一跳一跳，當先而行，在冰塊間轉了幾轉，從屋角的一個大洞中走了下去。虛竹跟隨其後，只見洞下是一列石階，走完石階，下面又是一大屋子的冰塊。童姥道：「這冰庫多半還有一層。」果然第二層之下，又有一間大石屋，也藏滿了冰塊。童姥吹熄火熠，坐下來，道：「咱們深入地底第三層了，那賤人再鬼精靈，也未必能找到童姥。」說着長長的吁了口氣。要知道幾日來她臉上雖是鎮定如恆，心中却是着實焦慮，西夏國高手如雲，深入皇宮而要避過高手的耳目，一半由於她機警謹愼，一半却也全憑運氣，直到此刻，方始畧畧放心。

虛竹只覺四周寒氣不住侵體而入，嘆道：「奇怪，奇怪！」童姥道：「奇怪甚麼？」虛竹道：「這西夏國的皇宮之中，居然將這許多不值分文的冰塊藏了起來，那有甚麼用？」童姥笑道：「這些冰塊在冬天不值分文，到了炎夏，那便是珍貴得很了。你倒想想，盛暑之時，那太陽猶似火蒸炭焙，人人汗出如漿，要是身邊放上一兩塊大冰，蓮子綠豆湯或是薄荷百合湯中放上幾粒冰珠，滋味如何？」虛竹這才恍然大悟，道：「妙極，妙極！只不過將這許多大冰塊搬了進來埋藏，化的功夫着實不小，那不是太也費事了麼？」童姥更是好笑，說道：「做皇帝的一呼百諾，要甚麼有甚麼，他還會怕甚麼費事？」

虛竹點頭道：「做這皇帝那也是享福得緊了，只不過享福太多，未免折了福氣。前輩，你從前來過這裏麼？怎麼那些御前護衞甚麼時候到何處巡查，你心中清清楚楚？」童姥道：「這皇宮嘛，我自然來過的，我找這賤人的晦氣，豈只來過一次？那些御前護衞呼吸粗重，十丈之外我便聽見了，那有甚麼希奇。」虛竹道：「原來如此。前輩，你天生神耳，當眞非常人可及。」童姥道：「什麼天生神耳？那是練出來的功夫。」虛竹一聽到「練出來的功夫」幾個字，猛地想起這冰庫中並無飛禽走獸，雖獲熱血，不知童姥如何練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又想外邊糧食倒是極多，但冰庫中無法舉火，難道就以生米生麥爲食？

童姥聽他久不作聲，問道：「你在想什麼？」虛竹說了。童姥笑道：「你道那些麻袋之中，裝的都是糧食麼？都是沙子，嘿嘿，你吃沙子不吃？」虛竹道：「如此說來，咱們須得到外面去尋食了？」童姥道：「御廚中活雞活鴨，那還少了？不過雞鴨豬羊之血沒什麼靈氣，不及雪峯上的梅花鹿和羚羊。咱們這就到御花園去捉些仙鶴、孔雀、鴛鴦、鸚鵡之類來，我喝血，你吃肉，那就對付了。」虛竹忙道：「不成，不成。小僧如何敢殺生吃葷？」他心想童姥已到了安全之所，不必再由自己陪伴，說道：「前輩，常言道得好，道不同不相爲謀，小僧是佛門子弟，不能見你殘殺衆生，我……我這就要告辭了。」

童姥道：「你到那裏去？」虛竹道：「小僧回少林寺去。」童姥大怒，道：「你不能走，須得在這裏陪我，等我練成神功，取了那賤人的性命，這才放你。」虛竹聽她說練成神功之後要殺李秋水，更加不願陪着她造孽，站起身來，道：「前輩，小僧便要勸你，你也一定是不肯聽的。何況小僧知識淺薄，笨嘴笨舌，也想不出什麼話來相勸，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結，得放手時且放手吧。」一面說，一面走向石階。童姥喝道：「給我站住，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要去了！」他本想說「但願你神功練成，」但隨卽想到她神功一成，不但李秋水性命危險，而烏老大這些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以及不平道人、慕容復等等，只怕個個要死於非命，越想越怕，伸足跨上了石階。

突然間雙膝一麻，翻身跌倒，跟着腰眼裏又是一酸，全身動彈不得，知道是給童姥點中了穴道。黑暗中她身子不動，凌空虛點，便封住了自己

要穴，看來在這高手之前，自已只有聽由擺佈，並無反抗的餘地。他心一靜，便唸起經來：「修道苦至，當念往刼，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童姥插口道：「你唸的是什麼鬼經？」虛竹：「善哉，善哉！這是菩提達摩的『入道四行經』。」童姥道：「達摩是你少林寺的老祖宗，我只道他眞有通天徹地之能，那知道婆婆媽媽，是個沒骨氣的臭和尚。」虛竹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前輩不可妄言。」

童姥道：「你這鬼經中言道，修道時逢到困苦，那是由於往刼之故，要甘心受之，都無怨訴。那麼不論旁人如何厲害的折磨你，你都甘心受之，都無怨訴麼？」虛竹道：「小僧佛法淺薄，於外魔侵襲，內魔萌生之際，只怕難以抗禦。」童姥道：「現下你本門少林派的功夫是一點也沒有了，逍遙派的功夫又只學得一點兒，有失無得，糟糕之極。你聽我的話，我將逍遙派的神功盡數傳你，那時你無敵於天下，豈不光采？」虛竹雙手合什，又唸經道：「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

童姥喝道：「呸，呸！胡說八道。你武功低微，處處受人欺侮，好比現下你給我封住了穴道，我要打你罵你，你都反抗不得。又如我神功未成，只好躲在這裏，讓李秋水那賤人在外面強兇霸道。你師父叫你持圖西來，還不是叫你求人傳授武功，收拾丁春秋這小鬼？這世界上強的欺侮人，弱的受人欺侮，你想平安快樂，便非做天下第一強者不可。」虛竹唸經道：「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禪師悟眞，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虛竹雖無才辯，這經文却是唸得極熟。這部「入道四行經」乃曇琳所筆錄，那曇琳乃達摩自南天竺來華後所收的弟子，經中記的都是達摩禪師的微言法語，是少林寺衆僧所必讀。他隨口而誦，却將童姥的話都一一駁倒了。童姥生性最是要強好勝，數十年來言出必隨，座下侍女僕婦固然無人敢頂她一句嘴，而三十六洞，七十二島這些桀傲不馴的奇人異士，也是個個將她奉作天神一般，今日却給這小和尚駁得啞口無言。她大怒之下，舉起右拳，便向虛竹頂門拍了下去。

手掌將要碰到他腦門的「百會穴」上，突然想起：「我將這小和尚一掌擊死，他無知無覺，仍然道是他這片歪理對而我錯了，哼哼，世上那有這等便宜事？」當卽收回手掌，自行調息運功。過得片刻，她走上石階，推門而出，折了一根樹枝支撐，逕往御花園中奔去。這時童姥的功力已十分了得，雖是斷了一腿，仍然身輕如葉，一衆御前護衛，如何能够知覺？她在園中捉了兩頭白鶴，兩頭孔雀，回入冰庫。虛竹聽得她出去，又聽到她回來，再聽到禽鳥的咯咯之聲，唸了幾聲：「阿彌陀佛」，既是無法可施，也只有任之自然。

次日午時將屆，冰庫無晝無夜，仍是一團漆黑，童姥體內眞氣翻湧，知道練功之時將屆，便咬開一頭白鶴的咽喉，吮吸其血。她練完「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後，又將一頭白鶴的喉管咬開。虛竹聽到聲音，勸道：「前輩，這頭鳥兒，你留到明天再用吧，何必多殺一條性命？」童姥笑道：「我是好心，弄給你吃的。」虛竹大驚，道：「不，不！小僧萬萬不吃。」童姥左手一伸，揑住了他的下頜，虛竹無法抗禦，自然而然將嘴巴張了開來。童姥倒提白鶴，將鶴血都灌入他的口中。虛竹只覺一股炙熱的血液順喉而下，拚命根閉住喉嚨，但穴道爲童姥所制，實是不由自主，心中又氣又急，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童姥灌罷鶴血，右手抵在他背心的靈台穴上，助他眞氣運轉，隨卽又點了他「關元」、「天突」兩穴，命他無法嘔出鶴血，嘻嘻笑道：「小和尚，你佛家戒律，不食葷腥，這是破了吧？一戒既破，再破二戒又有何妨？哼，世上有誰跟我作對，我便跟他作對到底。總而言之，我要叫你做不成和尚。」虛竹甚是氣苦，說不出話來。童姥說道：「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你一心要遵守佛戒，那便是求了，求而不得，心中便苦。須得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佛戒能遵便遵，不能遵便不遵，那才是『無求』，哈哈，哈哈，哈哈！」

她不住口的連聲大笑，得意之極。要知道她自來生成了一副有己無人的脾氣，稍有不如意事，她總是要整治得對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手下一衆旁門左道之士，所以對她如此懼怕，便由於此。她見虛竹堅持要守佛門戒律，當卽硬要他吃葷破戒。

如此過了月餘，童姥已恢復到五十幾歲時的

功力，出入冰庫和御花園時，直如無形鬼魅，若不是忌憚李秋水，早就離開西夏皇宮他去了。她每日喝血練功之外，總是點了虛竹的穴道，將禽獸的鮮血生肉，塞入他的口中，待過得兩個時辰，虛竹腹中的食物消化淨盡，無法嘔出，這才解開他的穴道。虛竹在冰庫中被迫茹毛飲血，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實是苦惱不堪，只有誦唸經文中「逢苦不憂，識達故也」的句子，強自慰解。

這一日童姥又聽他在嘮嘮叨叨的唸甚麼「修道苦至，當念往刧」，甚麼「甘心受之，都無怨訴」，冷笑道：「你是鬼鹿鶴雀，甚麼葷腥都嚐過了，還成甚麼和尚，還唸甚麼經？」虛竹道：「小僧爲前輩逼迫，非出自願，不算破戒。」童姥冷笑道：「倘若無人逼迫！你自已是決計不破戒的？」虛竹道：「小僧潔身自愛，不敢壞了菩薩的規矩。」童姥道：「好，咱們便試一試。」這一日便不逼迫虛竹喝血吃肉。虛竹甚喜，連聲道謝。

次日童姥仍是不強他吃血肉，虛竹餓得肚中咕咕直響，說道：「前輩，你神功即將練成，不須小僧伺候了。小僧便欲告辭。」童姥道：「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肚餓得緊，那麼相煩前輩找些青菜白飯充飢。」童姥道：「那倒可以。」便即點了他的穴道，使他無法逃走，自行出去，過不多時，回到冰庫中來。虛竹只聞到一陣香氣撲鼻，口中登時滿嘴都是饞涎。托托托三聲，童姥將三隻大碗放在他的面前，道：「一碗紅燒肉，一碗清蒸肥雞，一碗糖醋鯉魚，快吃罷！」

虛竹驚道：「阿彌陀佛，小僧寧死不吃。」

這三大碗肥雞魚肉的香氣不住衝到虛竹鼻中，第一日虛竹強自忍了。第二日上，童姥挾起碗中雞肉，吃得津津有味，連聲讚美，虛竹卻只是唸佛。第三日童姥又去取了幾碗新鮮的葷菜來，火腿，海參，熊掌，烤鴨，香氣更是濃郁。虛竹雖然餓得虛弱無力，卻始終忍住不吃。童姥心想：「在我跟前，你是要強好勝，決不肯取食的。」於是走出冰庫之外，半日不歸，心想：「只怕你非偷食不可。」那知回來後將這幾碗菜餚拿到光下一看，竟然是連一滴湯水也沒動過。

到得第九日時，虛竹唸經的力氣也沒有了，只是咬些冰塊解渴，却從不伸手去碰放在面前的葷腥。童姥大怒，一伸手抓住他的胸口，將一碗煮得稀爛的紅燒肘子，一塊塊塞入他的口中。但她雖然強着虛竹吃葷，自知這場比拼終於自己輸了。狂怒之下，伸手啪啪拍拍，連打了他三四十個耳光，喝罵：「死和尚，你和姥姥作對，要你知道姥姥的厲害。」虛竹不嗔不怒，只是輕輕唸佛。

此後數日之中，童姥總是大魚大肉的灌他。虛竹逆來順受，除了唸經，便是睡覺。這一日睡夢之中，忽然聞得一陣甜甜的幽香，這香氣既非菩薩神像前燒的檀香，也不是魚肉的菜香，只覺得全身通泰，說不出的舒服，迷迷糊糊之中，又覺得有一樣軟軟的物事靠在自己的胸前。虛竹一驚而醒，伸手去一摸，着手處柔膩溫暖，竟是一個不穿衣服之人的身體。虛竹大吃一驚，道：「前輩，你⋯你怎麼了？」那人道：「我⋯我在甚麼地方啊？怎麼這般冷。」喉音嬌嫩，是個少女的聲音，絕非童姥。虛竹更是驚得呆了，道：「你⋯你⋯你是誰？」那少女道：「我⋯我⋯好冷，你又是誰？」一面說，一面往虛竹身上靠去。

虛竹向後一縮，那少女嚶嚀一聲，又靠近了些。虛竹待要站起身來相避，一撐持間，左手扶住了少女的肩頭，右手却攬在她柔軟纖細的腰間。虛竹今年二十四歲，生平只和阿紫、童姥、李秋水三個女人說過話，這二十四年之中，只是在少林寺禪房中敲木魚唸經。但好色而慕少艾，乃是人之天性，虛竹雖然謹守戒律，每逢春暖花開之日，總不免心頭蕩漾，幻想男女之事。只是他不知女人究竟如何，所有想像，當然怪誕離奇，莫衷一是，更是從來不敢與師兄弟提及。此刻雙手碰到那少女柔膩嬌嫩的肌膚，一顆心簡直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却是再難釋手。

那少女轉身過來，伸手勾住了他的頭頸。虛竹但覺那少女吹氣如蘭，口脂之香，陣陣襲來，不由得天旋地轉，全身發抖，顫聲道：「你⋯你⋯你⋯」那少女道：「我好冷，可是心裏又好熱。」虛竹難以自已，雙手微一用力，將她抱在懷裏。那少女「唔，唔」兩聲，湊過嘴來，兩人吻在一起。虛竹是個未經人事的壯男，當此天地間第一大誘惑來襲之時，竟是絲毫不沖抗禦，將那少女越抱越緊，片刻間神遊物外，竟是不知身在何處。那少女更是熱情如火，將虛竹當作了她的愛侶。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虛竹慾火漸熄，神智回復，大叫一聲：「啊喲！」要待跳起來。

但那少女仍是緊緊的摟抱着他，顫聲道：「

別……別離開我。」虛竹神智清明，只是一瞬間事，隨即又將那少女抱在懷中，輕憐蜜愛，竟無厭足。兩人纏在一起，又過了大半個時辰，那少女道：「好哥哥，你是誰！」

這「你是誰」三個字說得甚是嬌柔婉轉，但在虛竹聽來，宛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顫聲道：「我……我大大的錯了。」那少女道：「為什麼說你大大的錯了？」虛竹結結巴巴的無法回答，只道：「我……我……」突然間脅下一麻，被人點中了穴道，跟着一塊毛氈蓋上身來，那赤裸少女離開了他的懷抱。虛竹叫道：「你別走，別走！」黑暗中一人嘿嘿嘿的冷笑三聲，正是童姥的聲音。虛竹一驚之下，險險暈去，癱軟在地，腦海中只是一片空白。耳聽得童姥抱了那少女，走出冰庫。

過不多時，童姥便即回來，笑道：「小和尚我叫你享盡了人間艷福，你如何謝我？」虛竹道：「我……我……」心中兀自渾渾沌沌，說不出話來。童姥解開他的穴道，笑道：「佛門子弟要不要守色戒？還是你自己犯戒呢，還是被姥姥逼迫？你這口是心非，風流好色的小和尚，你倒說說，是姥姥贏了，還是你贏了？哈哈，哈哈，哈哈？」她越笑越响，得意之極。虛竹心下恍然，知道童姥為了惱他寧死不肯食葷，却去擄了一個少女來，誘他破了色戒，霎時間又是悔恨，又是羞恥，突然間縱起身來，將腦袋疾往堅冰上撞去，砰的一聲大响，掉在地下。

童姥大吃一驚，沒料到這小和尚性子如此剛烈，才從溫柔鄉中回來，便圖自盡，忙伸手將他拉起，一摸之下，幸好尚有鼻息，但頭頂已撞破一洞，汩汩流血，忙替他裹好了傷，餵以一枚「九轉熊蛇丸」的療傷聖藥，罵道：「若不是你體內已有北溟眞氣，這一撞已送了你的小命。」虛竹垂淚道：「小僧罪孽深重，害人害己，再也不能做人了。」

虛竹道：「嘿嘿，要是每個和尚犯戒都圖自盡，天下還有幾個活和尚？」

虛竹一怔，想起自戕性命，乃是佛門大戒，自己憤激之下，竟是又犯了一戒，他倚在冰塊之上，渾沒了主意，腦中一面自責，一面却又不自禁的想起那個少女來，適才種種溫柔旖旎之事，綿綿不絕的湧上心頭，突然問道：「那……那位姑娘，她是誰？」童姥哈哈一笑，道：「這位姑娘今年一十七歲，端麗秀雅，無雙無對。」

適才黑暗之中，虛竹看不到那少女的半分容貌，但肌膚相接，柔音入耳，想像起來也是個十分容色的美女，聽童姥說她「端麗秀雅，無雙無對」，不由得長長嘆了口氣。童姥微笑道：「你想她不想？」虛竹不敢說謊，却又不便直承其事，只得又嘆了一口氣。

此後的幾個時辰，虛竹全在迷迷糊糊中過去。童姥再拿雞鴨魚肉之類葷食放在他的面前，虛竹起了自暴自棄之心，尋思：「我已成佛門罪人，既拜入了別派門下，又犯了殺戒、色戒，還成甚麼佛門弟子？」拿起雞肉便吃，只是食而不知其味，怔怔的又流下淚來。童姥笑道：「率性而行，是謂眞人，這才是個好小子呢。」再過兩個時辰，童姥竟又去將那裸體少女用毛氈裹了來，送入他的懷中，自行走上第二層冰窖，讓他二人留在第三層窖中。

那少女幽幽嘆了口氣，道：「我又做了這怪夢了，眞叫我又是害怕，又是……又是……」虛竹道：「又是怎樣？」那少女抱着他的頭頸，柔聲道：「又是喜歡。」說着將右頰貼在他左頰之上。虛竹只覺她臉上熱烘烘地，不覺動情，伸手抱住了她纖腰。那少女道：「好哥哥，我到底是在做夢？還是不在做夢？要說是做夢，為什麼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抱着我？我摸得到你的臉，摸得到你的胸膛，摸得到你的手臂。」她一面說，一面輕輕摸摸虛竹的面頰胸膛，又道：「要說不是做夢，我怎麼好端端的睡在床上，突然間會……會身上沒了衣裳，到了這又冷又黑的地方？這裏寒冷黑暗，却又有一個你，等着我、憐我、惜我？」

虛竹心想：「原來你被童姥擄來，也是迷迷糊糊的，神智不淸。」只聽那少女又道：「平日我一聽到陌生男人的聲音也要害羞，怎麼一到了這地方，我便……我便心神蕩漾，不由自主？唉，說它不是夢，又像是。昨晚上做了這個夢，今兒晚上又做，難道……難道，我眞的和你前世的因緣麼？好哥哥，你到底是誰？」虛竹失魂落魄的道：「我……我是……」要說「我是一個和尚」，這句話總是說不出口。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狂波俠影

岳川 文

雲君 圖

【前文提要】洪剛被玉環尊者安置在一間獨立的院子中，任他自生自滅，再也無人過問。他在那院子中避逅了玉環島逃亡的使女何蔚水。洪剛掩護何蔚水逃出玉環尊者手下的搜緝，二人患難相共，情愫漸生。何蔚水苦練武功，企圖爲父報仇，洪剛却仍是毫無振作。不經不覺，兩人在這院子中已住了兩年，也從未有人前來過。這天突然有人敲門，何蔚水忙躲了起來，讓洪剛前去開門。

第五回　兩載共處　賁夜謀逃七

洪剛呆呆地望着門外，許久，才道：「什……什麼人？」何蔚水身形一閃，閃到了一幅屏風之後，向洪剛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去開門。

洪剛心中害怕，道：「我……我……」

何蔚水急得一頓足，又向門口連指了幾下。她苦於不敢開口，唯恐被門外的那人聽到自已的聲音。然而，她也根本不必說話，因爲他們兩人在一起久了，何蔚水一作手勢，他就可以知道何蔚水的意思了。

這時，他知道何蔚水的意思是叫他去開門，不必害怕，因爲他本來就是住在這裏的。

洪剛硬着頭皮，向何蔚水揮了揮手，令她躲到屏風後面去。

他自已則大着胆子，向門口走去，可是一面走，一面雙腿却在把不住發抖，兩隻膝蓋，不住相碰，發出「得得」之聲來。

好不容易來到了門口，他又問道：「門外的是……什麼人？」

他的發問，仍然得不到回答，洪剛無法可施，只得一伸手，將門拉了開來。

將門拉了開來之後，他抬頭一望，剎時之間，三魂七魄，去了一大半，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是大聲喘氣，隔了好半晌，才叫道：「鬼啊！鬼啊！」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踉蹌向後退出，退出了兩步，便跌倒地在。

何蔚水聽出他的叫聲有異，心中也不禁一怔，連忙自屏風後面，探出頭來看時，只見洪剛業已倒在地上，面上現出恐怖之極的神情。

何蔚水又向門口看去，一看之下，她心頭也不禁爲之亂跳！

在這兩年來，何蔚水苦練「異數經」，武功實已極高，但是她究竟年紀輕，而且身在險地，玉環島上，人人身懷絕技，若是被人發覺，那麼仍是萬無倖理。所以她在躲在屏風之後的時候，心中已是怦怦亂跳，十分之害怕。

這時，她一眼看到門口所站的那人，更是大驚。

只見那人的樣子，可以稱得上奇特之極，他背部高高聳起，頭却又抬得老高，仰面向天。但是，他面上的五官，却是蕩然無存，所餘的只是大大小小，重重叠叠的疤痕。

而在他赤着的上身上，疤痕更多，若不是日日在受傷，眞是難以想像他身上爲何會積了那麼多新舊的傷痕的。

洪剛倒在地上，站不起來，連連喘氣之餘，又叫道：「鬼……蔚水，……這是鬼。」

何蔚水這時，已經看出事有蹊蹺，因爲那個怪人，一直站在門口不動。看來，他似乎不像是玉環島上的那些人。

何蔚水心中略一猶豫，便自屏風之後，輕輕地躍了出來。

她這時輕功已練到了極高的境界，當她在那怪人面前停下來之際，可以說是一聲聲息也沒有。而那怪人，則仍是木然地站着。

何蔚水伸手到那怪人的面前，搖了一搖，那怪人毫無反應。何蔚水又陡地尖叫了一聲，那怪人也仍是站立着不動。

何蔚水後退了一步，將洪剛扶了起來，道：「你不必害怕，這是一個又聾又啞的瞎子。」

洪剛舒了一口氣，道：「那麼，他……來我們這裏作什麼？他是什麼人？」

何蔚水道：「我也不知道，待我去試他一試。」

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來到了那怪人的面前，伸手去碰那怪人的肩頭。

那怪人站在門口，本來一動也不動，就像是一具僵硬的屍體一樣，何蔚水雖然心中仍有餘悸，但是却也沒有怎樣在意。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那怪人的動作，竟快到了極點！

她這裏手指才一碰到那怪人的肩頭，便聽得那怪人的喉間，發出了一種極其難以形容的怪聲，緊接着，那怪人出手如風，手腕倏地反轉，五指如鈎，逕向何蔚水的手腕抓來。

那一抓的來勢之快，實是無與倫比，若是何蔚水是在兩年之前，未曾

練那「異數經」之際，一定被那怪人的一抓，抓中脈門了。

但這時何蔚水的武功已經極高，那怪人一抓甫發，何蔚水陡地驚起，手臂一縮，中指「拍」地彈出，反彈向那怪人的脈門！

照理來說，那怪人的出手如此之快，這一彈應該避得過去才是。

但是，那怪人對於何蔚水的這一彈，却像是全然無知一樣。

何蔚水的出手也極快，那怪人又不躲避，電光石火不間，只聽得「拍」地一聲，一指已經彈中了那怪人的脈門。

那怪人的身子，猛地一震，跳起了尺許來高來，但是身子却並不跌倒。

何蔚水見自己的一指，分明已彈中了那怪人，而那怪人竟能若無其事，武功之高，實是可想而知，不知他是什麼來路，心中不免駭然，正在思疑間，那怪人身子向前一俯，一掌向前砍出！

那怪人的出招之勢，十分特別，而他那一招的力道，也是雄猛無比。

何蔚水本來想避了開去，不與他硬拚的。

可是，何蔚水的身子，才向後一閃間，只見到自己若是避開了那怪人的掌力，那麼掌力向前湧出，將直襲坐在床沿上的洪剛！

何蔚水心中一驚，臨時變計，眞氣疾運，一掌也向前推出。

只聽得「叭」地一下巨响過處，兩人雙掌相交，何蔚水只覺對方掌力洶湧，內力綿綿，實是非同小可的內家高手！

何蔚水的身子，不由自主一搖，「騰」地向後退出了一大步。

看那怪人時，身子也搖幌了好幾下，只不過却沒有向後退出。

何蔚水見這一掌比拚，那怪人的武功，顯然還在自己之上，她心中不禁難過之極，頹然地坐了下來，一句話也講不出。

她在這兩年來，苦練異數經，武功進境，一日千里，與兩年之前，實是不可同日而語，她只當自己若是離開了玉環島時，敵人雖然厲害，自己也可以爲父親報深仇了。

怎知這時忽然來了一個目不能視，耳不能聞的駝背怪人，一比掌之下，竟然技不如人，那還提什麼報仇雪恨？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練得足够報仇的武功，那怪人既然闖了進來，自己的行蹤，只怕難免被人發現，還能安然練功麼？

種種問題，襲上她的心頭，令她坐着發呆。

洪剛見何蔚水在和那怪人對了一掌之後，忽然坐下不動，心中不禁吃了一驚，忙道：「你……你可是受傷了麼？」

何蔚水這才緩緩地抬起頭來，道：「不是，我是因爲這怪人的武功在我之上，所以一時之間，坐着發怔而已。」

洪剛笑道：「這又有什麼可以難過的，常言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武功再好，總會有人勝得過你的，所以學武嘛，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何蔚水見洪剛又重彈老調，不禁苦笑了一下，道：「怎會沒用？」

洪剛道：「這兩年來，你朝夕苦練，我看你起早落夜，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自己，實在是辛苦得緊，可是你的武功，却還不如這個怪人。」

何蔚水啼笑皆非，道：「我武功不高，你難道感到高興麼？」

洪剛道：「當然不是，我的意思只是，你即使練到了和那人一樣，那又如何呢？你看那怪人，身上面上，全是傷痕，當然是被人打出來的，他又何嘗有好日子過了呢？」

洪剛的話，却陡地提醒了何蔚水。

她猛地站了起來，身形一幌，又掠到了那怪人的面前，向那怪人的面上看去，看了片刻，又退了回來，道：「那是給陰火燒傷的。」

洪剛莫名其妙，道：「什麼陰火？」

何蔚水道：「陰火是玉環尊者以七種毒藥，再加上特配的引火毒藥配成的，不發時只是一粒一粒，碧綠色的小丸，揑破表皮，彈了出去，便是一團陰火，一附着任何物體，不到燒完，絕不熄滅，厲害無比。」

洪剛「哈」地一聲，道：「我知道，你偷了一葫蘆陰火在，是不是？」

何蔚水瞪了洪剛一眼，道：「少廢話，這人一定是大有來歷之人，可是他又聾又瞎又啞，有什麼辦法可以與之通話呢？」

她一面說，一面在室中來回踱着。

那駝背怪人，却仍是如同一尊石像也似地站着。

何蔚水來回踱了片刻，才「啊」地一聲，道：「有了！有了！」

她奔了出去，立即又奔了回來，手中已多了一枝細如手指的樹枝。

洪剛不知道何蔚水想做什麼，只是充滿興趣地望着她。

何蔚水站在那駝背怪人的前面，慢慢地伸出樹枝去，樹枝一碰到了那怪人的肩頭，那怪人倏地伸手，便將樹枝抓住。

他一抓住了樹枝，樹枝便「拍」地斷折，那怪人呆了一呆，喉間又發出了一陣奇怪的聲音來。何蔚水又慢慢地將樹枝向前伸去，一碰到了怪人的肩頭，怪人又伸手將樹枝抓斷。

如是者四五次，那怪人已斷了五次樹枝，到了第六次，他雖然將樹枝抓住，但是却並不發力，樹枝也不再斷折。

何蔚水鬆了一口氣，她又慢慢地將樹枝從怪人的手掌中抽了出來。

她知道，自已反覆的動作，已使那怪人明白，那樹枝並不會傷害他的了。她再次將樹枝向怪人的肩頭點去，那怪人不再出手，何蔚水迅速地以樹枝在那怪人的肩頭，劃了三個字：你是誰。

那怪人的身子，陡地一震，右手抬起，向前走了幾步，到了方桌之前，就以手指在桌面上劃了起來，隨着他手指的移動，木屑紛飛，刷刷有聲，就像是一柄利双在刻木一樣。

剎時之間，桌上已出現了四個字：「崆峒怪駝」。

何蔚水一看到，「崆峒怪駝」四字，心中不禁陡地吃了一驚。

崆峒怪駝乃是崆峒派中第二名高手，在武林之中，大大有名，何蔚水自小便隨着父親，闖蕩江湖，自然是知道的。

剛才她一對掌，佔了下風，心中大是沮喪。可是此際，當她知道和自已對掌的，竟是崆峒怪駝這樣一流高手時，她心中不禁又高興了起來，因爲這可證明自已在這兩年之中的成就，實是驚人，再假以時日，又何愁深仇不報？

她忙又以樹枝在崆峒怪駝的肩頭上劃寫，這一次，她的動作又慢了些，劃道：「你何以在玉環島上，又這等模樣？」

只見崆峒怪駝面上肌膚抽搐，雙眼之中，似有淚水滴出，這兩年之間他的遭遇，實是慘痛之極，是以一經人問起，便不禁流淚。

他雙手按在桌上，簌簌地抖着，好一會，才以手指劃道：「一言難盡，你是玉環島上何人，何不向玉環尊者報告我在此處。」

何蔚水忙在他肩上劃道：「我是玉環島上逃犯，只怕和你一樣。」

崆峒怪駝喉間發出「格格」聲來，又在桌上寫道：「蒼天有眼，使我逃出地獄，你能送我回崆峒，定當厚謝，決不食言。」

何蔚水想了一想，回答他道：「我正欲離島，定然帶你同行，你不必惶急。」

她伸手按在崆峒怪駝的肩上，崆峒怪駝一伸手，將她的手背按住。

崆峒怪駝的一切感覺全失去了，但是觸覺却還是在的，你一按住了何蔚水的手，便覺出那是一個女子的纖手。他又在桌上劃道：「大嫂如何稱呼？」

因爲他剛才曾和何蔚水對過一掌，何蔚水的掌力，震得他身子連幌，他現已知道對方是女子，自然料不到對方會是一個少女，所以逕稱「大嫂」。

何蔚水在攤開他的手心，在他手心上寫道：「我姓何，你逃了出來，他們必然找你，但此間安全，過得幾日，我們再走。」

怪駝連連點頭，何蔚水引着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他便端坐不動。

洪剛饒有興趣地看着，看到了怪駝坐下，他才「呵呵」笑了起來。

洪剛笑了幾聲，何蔚水已一瞪眼，道：「你笑些什麼？」

洪剛笑道：「我笑你離不開玉環島了。」

何蔚水嗔道：「別胡說！」

洪剛笑嘻嘻道：「我再也不胡說，你想想，你一個人要離開玉環島，已是大難事，你還要帶我一齊走，這本是難上加難了，如今，還想連這個又聾又瞎又啞的駝子一齊走，怎還離得開玉環島。」

何蔚水道：「越是難，我便越是要做到它！偷那異數經和陰火，豈是常人所能夠做得到的？我還不是一樣做到了？」

洪剛道：「你本事，可是你又沒有船，怎離得開玉環島啊？」

何蔚水側着頭，好半晌不說話，才道：「我已經有辦法了，總之，你只要不來和我搗蛋，肯跟我離去的話，我一定有法子的。」

何蔚水看到石室之中兩個老者在練功。

這兩年來，洪剛只覺得在這個院子之中，住得安安樂樂，不要說絕無騷擾，而且還有一個紅粉知已陪着他，在洪剛來說，當眞可以說得上人生如此，夫復何求了！

當然，在玉環島上，不免提心吊胆，是美中不足，能够離去，當然也好。

可是，洪剛一想及要離開玉環島，首先要經過重重驚險，還要渡過汪洋大海，吃上了許多苦頭，不一定能够達到目的，他又老大不願。

他翻來覆去地想了好一會，才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好，你說怎樣就怎樣麼？」

何蔚水喜道：「那就好了，你可別小覷了這個駝子，他叫着崆峒怪駝，是個大有來歷的人物，崆峒派的武功，向稱一絕，他師兄崆峒老祖的武功之高，在武林中屈指可數，我若是將他送到了崆峒山，那一定大有好處，報仇之望便更濃了！」

何蔚水興緻勃勃地講着，但洪剛却已經聽得呵欠連連了。

何蔚水望着他，嘆了一口氣，道：「你睡吧，由得那駝子坐着好了，我出去看看。」

洪剛一歪身，早躺了下去。何蔚水來到圍墻脚下，只聽得外面人聲紛擾，分明是正在尋找崆峒怪駝的下落，但這個院子却像是被人忘了一樣，連走也沒有走近來。

何蔚水心中暗暗思忖，玉環尊者不知和崆峒派有什麼仇恨，何以將崆峒怪駝折磨成這個模樣？

她哪裏知道，崆峒怪駝是自己送上門來，被玉環尊者編入陰火屍煞隊的。

玉環尊者之練有「陰火屍煞隊」，這件事，武林中人知道的，當眞是少之又少，除非是知道玉環尊者原本來歷的人，那也不過是略有所聞而已，其中詳情，也難以得知。

那樣秘密的事情，何蔚水自然是不會知道的了。

她伏在墻下，聽了好一會，才聽得有人漸漸地走了近來，何蔚水心中緊張起來，只聽得來人越走越近，竟到了墻前。

也就是說，來人和她，只不過隔了一堵磚墻而已。

何蔚水連忙屏住了氣息，一聲也不敢出。只聽得脚步聲停了下來，有兩個人，一齊嘆了一口氣，一個婦人聲音道：「老爺子已有好久未曾這樣發怒了，看來若是找不到那個駝子，咱們都不得了。」

另一個也是婦人聲音，道：「這次可怪不到咱們頭上了，那駝子是他自己看住的，也會不小心給他走了出來，幸而這裏是島，四面汪洋大海，那駝子萬難離去，要不然，老爺子練『陰火屍煞隊』的事情一洩露，多年的心血，可就白費了。」

先一個婦人忽然道：「唉，這院子裏面還未曾看過呢，會不會在裏面？」

那一個笑了起來，道：「四妹，你想什麼了？這院子裏是一個病鬼，如今只怕早已成了一堆白骨了，去看他作甚？我們快去別的地方找一找吧。」

兩人講到這裏，聲音便已經漸漸地遠了開去。

何蔚水放下心來，回到了屋中，當夜盤算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晚上，午夜時分，她攀上了墻頭，向外看去，黑沉沉地一片，顯然已放棄了尋找蠍峒怪駝。

何蔚水翻出了墻，悄沒聲地向前掠了出去，一直到了海邊上，也沒有人阻攔。可是何蔚水站在海邊上，望着汪洋大海，她也不禁嘆了一口氣。

她的父親外號人稱「黑鯊」，家學淵源，她的水性也極好，可是，水性再好之人，總也不能游水過汪洋大海的。

何蔚水知道玉環島上有船，但是船全泊在島內的湖上，要駕船出海，必需通過那個缺口，而缺口兩旁，又是不分日夜，都有人駐守的。

何蔚水呆立了片刻，又折了回來，到了船隻停泊的附近，巡邏了一陣，只見船泊也有人看守着。何蔚水行動無聲，身子隱藏得十分巧妙，一直到了天色將明時分，何蔚水看到，那正是退潮時分，船隻在輕輕地幌動，而在唯一出島的缺口處水流嘩嘩，湖中的水退出缺口去，像是急流一樣。

何蔚水知道，只要能够奪到一艘船的話，那麼在退潮時分，只消一斷了船纜，那是一定可以迅速地流出大海之外的。

但是，怎樣才能偷到一艘船呢？

何蔚水一面想着，一面退了回去。

她一夜未睡，但是却一點也不覺得疲倦，反倒因爲自己不久便可以離開玉環島，從此以後，海濶任魚躍，天空由鳥飛而興奮。

這一天，她只是不斷地在設法，到了傍晚時分，已經給她想到了辦法。

她對洪剛道：「今天晚上，便是我們離開玉環島的日子了。」

洪剛苦笑道：「好，反正是要有那麼一場麻煩的了，早離遲離，都是一樣。」

何蔚水道：「你可得小心些，別太兒戲了，到午夜之後，我，你和怪駝，便先離開這裏，到一處隱蔽的地方，躲了起來，我再離去。」

洪剛道：「你離去？你到哪兒去啊？」

何蔚水道：「我去放火，將人都引去救火，我們便可趁機奪船，我已算準了時間，到那時，一定是天色將明，退潮時分，我們奪到了一艘船，再放火將其他的船燒去，到時，就算玉環尊者發現我們逃走，沒有船隻追趕，也只有徒呼荷荷了。」

洪剛聽了，不禁呆了半晌。

本來，他以爲要逃出玉環島，其難處實是不堪設想的。

但如今，經何蔚水一說，一件難得不可想像的事，已變成可能的事了。

何蔚水道：「你最要緊記得的，便是當我去放火之際，你躲着，千萬不可走動。」

洪剛道：「我知道了，我豈有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麼？」

何蔚水雖然計劃得十分週到，可是她的心中，也不免十分緊張，尤其是入夜之後，她幾乎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捱到午夜，何蔚水先外出巡了一周，玉環島夜間並無人防守，她的計劃十分可行。

她回來之後，又等了一個時辰，才以手指在怪駝的手心中劃道：開始逃亡，一切妥當，不必擔心。當何蔚水在怪駝的手心寫字之際，洪剛不禁佩服何蔚水的胆子之大。

怪駝本就生得奇形怪狀，再加上面上的傷痕，實是鬼怪不如其醜，這兩天來，洪剛連走近怪駝的胆子都沒有。

只見怪駝點了點頭，何蔚水拉着怪駝，向洪剛招了招手，三人一齊到了圍墻之旁，何蔚水一提怪駝，兩人身形拔起，躍到了墻外。

何蔚水再進來，將洪剛帶了出去，三個人在黑暗中走着，何蔚水一直帶着怪駝，洪剛則跟在他們兩人的後面，脚高脚低地走着。

走了約摸半個來時辰，前面隱隱可見水光船影了，何蔚水才停了下來。

那裏全是茂密的林木，天色又黑，躲在此處，確是不易被人發現。

何蔚水又在怪駝的手中寫道：「我去盜船，在此相候，切勿心急。」怪駝點了點頭，何蔚水轉頭低聲道：「我去放火了，你在這裏，不論有什麼事發生，在我未曾回來之前，切不可亂走，免我找不到你。」

何蔚水對洪剛的極度關切之情，使得洪剛的心中，也十分感動，道：「我明白了，你去吧！」何蔚水仍不放心，又再三叮嚀了好幾句，才身形掠起，向前面飛奔了出去。

那一晚，月色昏暗，洪剛在何蔚水走了之後，向怪駝望去。只見在昏黑的星月微光之下看來，怪駝更像是一個活鬼一樣，他心中害怕，向後退開了幾步。

何蔚水掠了開去，掠出了半里許，便停了下來。

這時她停身之處，向前望去，已可以望到那幾排華麗的屋子了。

何蔚水是曾在這些屋子中住過的，她知道玉環尊者，玉環尊者的女兒、兒媳，全是住在這些屋子中的。雖然這時明知他們全在睡鄉之中，但是要接近去放火，她心頭仍是十分緊張。

她伸手入懷，取出了一隻拳頭大小的朱紅葫蘆在手中。那是她兩年之前偷來的一葫蘆陰火，共有九十九顆之多。

她的手才握住了葫蘆，葫蘆便被她的手汗濡濕了一大片。

她屏住了氣息，向前掠去，每掠出了三五丈，總要隱起身形片刻看，看四周圍可有什麼異動，四周圍十分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

何蔚水不斷向前掠出，終於，她已到了一所大宅的近前，何蔚水身形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為快
請為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一聲，悄沒聲地翻過了圍牆，站在圍牆的牆下。

她努力地屏住氣息，但是由於心情的緊張，她卻仍不得不緩緩地呼氣。

成敗、生死，全靠此一舉了！

如果陰火一彈出，她不能安然脫身的話，那麼一切全部完了！

她等了片刻，捏了五粒陰火在手，準備一到長廊之旁，便將陰火彈出的。

她躡手躡足地向前走着，圍牆之內乃是一個園子，園子中有一個小小的山峯，石頭透剔玲瓏，看來乃是天然生成的。

何蔚水小心翼翼，扶着一塊大石，向前走着。

突然之間，何蔚水忽地聽到了有人講話之聲！

何蔚水的神經，本來就已緊張到了極點，陡然之間，又聽得有人講話，她雙腿一軟，幾乎跌倒在地上，剎時之間，只覺得頭皮發麻，喉間發燥，眼前金星亂迸，耳際似乎又聽到了有人要將她全身穴道，以一百零八根天狼釘釘住的聲音。

好一會，並沒有什麼動靜，何蔚水才漸漸地定下了神來。

當她定下神來之際，她又再度聽到人聲。

那是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看這樣如何？」

那聲音十分低微，竟像是從何蔚水扶着的那塊大石之上發出來的。

何蔚水猛地一驚，縮回了手來。她又聽得另一人道：「可以了，你再試試。」

那第二個聲音，聽來也相當蒼老。

何蔚水不再向前走去，她呆立着，尋查着語聲的來源。

不一會，她便發現在前面大石的轉角處，有一絲微弱的光芒，射了出。

何蔚水大着胆子，向前輕輕地跨出了兩步，轉過了石角，她看到那道微弱的光芒，是從一道石縫中透出來的！

大石之中，果然有人！

大石之中有人，當然是不可能發現她的。何蔚水已放下心來。

但是這裏大石中有人，火若是一起，大石中人一出來，她的退路便被截斷了，那卻是她周詳的計劃中所未曾料到的事！

而且，何蔚水的好奇心，也驅使她要湊在石縫上，向前看個究竟。

她慢慢地向石縫上湊去，只見裏面，乃是一間小小的石室。在石室中，點着燈火，有兩個六十左右的老者，正面對面地坐着。

那兩個老者的手，正在做着一些怪異的手勢，何蔚水卻是看不懂。

何蔚水在未曾動手偷盜異數經之際，曾在玉環島當了兩年丫頭，她從來不知道，在這幢所大宅中，除了玉環尊者和他的孫兒之外，還有別的男人，她更不知道這塊大石當中是空的，有着一間小石室！

那兩個面對面而坐，手在做着奇怪手勢的老者，她自然未曾見過。

何蔚水看了片刻，只見那兩個老者的手勢，時快時慢，像是正在練着一種什麼武功。

何蔚水本就知道這玉環島上，神秘的怪事，多到不可勝數，所以她儘管心中奇怪，仍不以爲異，看了一回，便向後退開了兩步，心中盤算着，是不是要改變自已的計劃。

這時候，何蔚水離開洪剛，已經有半個時辰之久了。

洪剛在林中，來回踱步，只盼遠處有火光冒起，那就表示何蔚水放火成功了。可是，前面總是黑沉沉地，不要說火光，連火星也沒有一點！

洪剛並不在乎自已是不是可以離得開玉環島，但是何蔚水的安危，他卻不能不關心，不到小半個時辰，他已開始心急起來。

但是，他卻緊記得何蔚水的話，只是在丈許方圓之內，來回踱步。

踱了片刻，他不知不覺之間，來到了怪駝的面前。他連忙站定，只見怪駝一動不動地站着。

洪剛望着怪駝，心中暗忖，自已從小多病，已覺得人生苦多於樂，活着沒有多大的意思。這駝子如今又駝又聾又啞又瞎，不知還有什麼做人的樂趣，又何必斤斤計較能否離開玉環島？當真不如一頭在岩石上撞死了的好！

他一想及此，心中不禁對怪駝同情起來，恐懼之心，也去了大半。

他走向前去，伸手在怪駝的肩頭之上，輕輕地碰了一下。　—未完—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西班牙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要洋行　電話 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